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九編



本書承

國立中央圖書館借給明刻善本及手抄善本影印，以廣流傳，誌此以表謝忱。

筆記小說大觀

三十九編

索隱

梁

周氏冥通記

四卷

梁·陶弘景撰

三十九編

第一册

〇〇一頁

唐

紀聞

十卷

唐·牛肅撰

三十九編

第一册

一四九頁

宋

家世舊聞

二卷

宋·陸游撰

三十九編

第一册

三九五頁

明

六研齋筆記二筆

四卷

明·李日華撰

三十九編

第二册

〇〇一頁

六研齋筆記三筆

四卷

明·李日華撰

三十九編

第二册

三九一頁

半野村人閑談

不分卷

明·姜南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六二五頁

蓉塘記聞

不分卷

明·姜南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六三九頁

蓬軒吳記

二卷

明·黃暉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六五三頁

蓬軒別記

不分卷

明·黃暉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七〇一頁

酒顯

二卷

明·夏樹芳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七一頁

茶董

不分卷

明·夏樹芳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七六七頁

清

今白華堂筆記

四卷

清·董槐撰

三十九編

第三册

〇〇一頁

松崖筆記	三卷	清·惠棟撰	三十九編	第三册	二六三頁
九曜齋筆記	三卷	清·惠棟撰	三十九編	第三册	三八五頁
松塵燕談	二十四卷	清·吳元相撰	三十九編	第四册	一頁
雅諛	不分卷	清·浮白齋主人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一頁
語新	二卷	清·錢學綸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四三頁
貯香小品	九卷	清·萬後賢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一六五頁
分甘餘話	二卷	清·王士禎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三四七頁
嶠南瑣記	二卷	清·魏澹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三八一頁
征羅紀聞	不分卷	清·王昶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四一五頁
南中紀聞	不分卷	清·包汝楫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四五七頁
黃嬾餘話	八卷	清·陳錫路撰	三十九編	第五册	四九三頁
絲繡筆記	二卷	清·朱啓鈴撰	三十九編	第六册	一頁
南亭筆記	十六卷	清·李伯元撰	三十九編	第六册	二〇五頁
雞窗叢話	不分卷	清·蔡澄撰	三十九編	第六册	四九一頁
菜根談	不分卷	清·洪應明撰	三十九編	第六册	五六七頁
冥報錄	二卷	清·陸圻撰	三十九編	第七册	一頁
現果隨錄	不分卷	清·晦山撰	三十九編	第七册	六七頁
果報聞見錄	不分卷	清·楊式傳撰	三十九編	第七册	一五五頁

信徵錄 不分卷 清·徐慶撰 三十九編 第七册 二二一頁

上列四種書，已印在三編第十册，今印本佳，故將重複之一百六頁除去，不併入標準頁數內計價，作為贈閱。

詞苑叢談 十二卷 清·徐鈞撰 三十九編 第七册 二九七頁

十鴛齋叢新錄 二十卷 清·錢大昕撰 三十九編 第八册 一頁

十鴛齋叢新餘錄 三卷 清·錢大昕撰 三十九編 第八册 四七九頁

中華民國

清史要略 四編 民·陳懷撰 三十九編 第九册 一頁

上下古今談 二十回 民·吳稚暉撰 三十九編 第九册 二二五頁

古今名言詩畫 六四四幅 民·牛哥畫 三十九編 第十册 一頁

牛哥先生以漫畫表達言意，使篇篇生動，老幼咸宜，正人心，供效法，尤適合收藏閱覽。

編者

周氏冥通記卷一

梁陶弘景撰 明胡震亨毛晉同訂

玄人周子良字元齋茅山陶隱居之弟子也本
豫州汝南郡汝南縣都鄉古遷里人寓居丹陽
建康西鄉清化里世爲胄族江左有聞晚葉彫
流淪胥以瘁祖文朗舉秀才宋江夏王國左常
侍所生父耀宗小名金剛文朗第五子郡五官
掾別住餘姚天監二年亡年三十四仍假葬焉
所繼伯父耀旭本州主簿揚州議曹從事母永

嘉徐淨光懷娠五月夢一切仙室中聖皆起行
四面來繞已身乃以建武四年丁丑歲正月二
日人定時生於餘姚明星里暮歲爲姨寶光所
攝養同如母之義子良幼植端惠立性和雅家
人未嘗見其愠色十歲隨其所養母還永嘉天
監七年隱居東遊海嶽權住永寧清嶂山隱居
入東本往餘姚乘舫取晉安霍山平晚下浙
江而潮來掣向定山非人力所能制因仍
上東陽欲停忽值永嘉人談述彼山水甚

美復相隨度嶠至郡投永寧令陸襄陸仍自送
憇天師治堂而子良始已寄治內住於此相識
今討覈緣由如神靈所召故其得來此山不爾
莫測其然于時子良年十二仍求入山服節爲
弟子始受仙靈籙老子五千文西嶽公禁虎豹
符便專心於香燈之務凡好書畫人間雜伎經
心則能後隨往南霍及反木溜旦夕承奉必盡
恭勤十一年從還茅嶺此後進受五嶽圖三皇
內文十二年秋其家中表親族來投山居乃出

就西阿別解住以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
夏至日於解忽未中寢臥彌淪良久乃起出姨
母不解所以深加辯切乃頗說所見具如別記
自爾於四五旬中大覺爲異恒垂簾掩扉斷人
入室燒香獨住日中止進一升蜜餐周家本事
俗神姨舅及道義咸恐是俗神所假或謂欲滌
邪氣亟相慰問唯答云許終是婁羅夢無所知
寃自懷愁慮爲復斷隔耳於是衆人莫測可否
相與縱置聽看趣向其七月中乃密受真旨令

外混世迹勿使疑異從此趨走執事乃過於常
日其年十月從移朱陽師後別居東山便專住
西館掌理外任應接道俗莫不愛敬本性君子
訥言敏行所可云爲默而能濟清修公正纖毫
無私去冬欲潛依冥旨逆須別宇託以方便冒
求構立雖建三間麤屋經時未畢入此年十月
便密自成辦窻戶牀簾至十九乃竟親屬道義
齋其上果要往看之覺其潛形測容並莫知所
以至二十六日密封題東西館諸戶閣解處磨

洗以文簿器物料付何文幸爾夕自衣衾枕出
所住廨云當暫齋或云暫行二十七旦獨在住
家廨及還館中言色平然了無一異更香湯沐
浴著諸淨衣與文幸碁博讀書而屢瞻晷景至
日昃後便起云時至矣卽束帶燒香往師經堂
中遍禮道衆徑出還所住廨住廨住屋唯有三
間住東一間西二
間亦安兩高坐
並有香火也衆人正言應就齋去日晡間其
弟名子平往看正見
燒香出還住戶問
子平何以來答云姨孃氣發喚兄還合藥煮湯

語云我體亦小惡卽時欲服藥竟當還若未卽
還汝可更來仍見鐙中温半升酒子平馳還說
此姨母驚恠亟令走徃已正見偃臥子平不敢
便進俄頃所生母及姨母續至見便悲叫問何
意何意唯閉眼舉手三彈指云莫聲叫莫聲叫
誤人事其母欲捧頭起而蹴巾轉猶舉手再過
正巾須臾命 祀時用香鑪燒一片薰陸如狸豆
大煙猶未息計此正當半食頃耳時年二十先
已裝束內衣止止著眠衣加以法服並堅結其

帶脫羣襦卷辟之容質鮮淨不異於生一切聞見莫不歎駭以二十九日日昃後殯仍造確塚於東岡十一月三日丙寅日昃後窆卽捧土成墳此後音影寂寥未通寤寐將同人神之隔爲機會俟時乎其得道原由品號自具顯所受計中今略疏在世事迹共所聞見如此故載之記前又爾日於書案上得四函書並封題上皆濕一函與師一函與後解姨母等一函與舅徐普明一大函有四紙與南館東山諸道士並是告

別同云二十七日計此當時是從朱陽還仍作
書作書竟便燒香也又檢温鐙中猶如常酒氣
瓦盆中已被水湯無氣都不見藥蹤迹竟不測
何所因託

檢記中得一藥方或疑脫是此

師旣惋慨此事追恨

不早研究亟令人委曲科檢諸篋蘊庶覩遺記
而永無一札文幸云二十六日燒兩束書可百
餘紙不聽人見意疑此必皆已焚毀懊惜彌切
心猶未彌十一月旦甲子試自往燕口山洞尋
看果見封投一大函登嶠嶽鈎取拜請將還開

視卽是從來受旨五月唯有夏至日後四事六月七月並具足從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未止疏目錄畧舉事端稱云而已未測亦並有事如六月七月而不存錄爲當不復備記止經略如此邪今以意求恐是不復疏之何知爾尋初降數旬中已得閑靜後旣混糅恒親紛務不展避人題之紙墨直止錄條領耳想此十餘月中訓諭何限惜乎弗問此師之答矣

所封函中皆散紙雜糅今係日月次第相

惠如又從今年八月至十月都不復見一條又

尋所燒者定當非此例無容一封一焚故也

亦可

是焚不可顯出者也

又從來有令師及姨母知者止有數

條一者初夏至日晝眠內外怪責不得不說二者斷不食脯肉亦被怪不得不說三者與師共辭請雨真旨令改朱用墨此不得不說四者師得停召真旨令告知此

右周傳

五月事

一依本寫卽事有隱者今朱注詮記

夏至日未中少許

天監十四年乙未歲五月二十三日乙丑也

在所

住戶南牀眠始覺仍令善生下簾

于時住在西阿姨母解中

善生是兩姨弟本姓朱七歲時在永嘉病十餘日正爾就盡隱居若爲救治仍捨給爲道子

又眠未熟忽見一人長可七尺面小口鼻猛眉
多少有鬚青白色年可四十許著朱衣赤幘上
戴蟬垂纓極長紫革帶廣七寸許帶鑿囊鑿囊
作龍頭足著兩頭烏烏紫色行時有聲索索然
從者十二人二人提裾作兩髻髻如永嘉老姥
髻此髻法寬根垂至額也紫衫青袴履縛袴極緩三人著
紫袴褶平巾幘手各執簡簡上有字不可識又

七人並白布袴褶自履屨悉有所執一人挾坐
席一人把如意五色毛扇一人把大卷書一人
持紙筆大硯硯黑色筆猶如世上筆一人捉繖
繖狀如毛羽又似綵帛斑駁可愛繖形圓深柄
黑色極長入屋後倚簷前其二人並持囊囊大
如小柱似有文書挾席人舒置書牀上席白色
有光明草縷如荝子但織縷尤大耳侍者六人
入戶並倚子平牀前此人始入戶便皺面去居
太近後仍就座以臂隱書按于時筆及約尺悉

在按上便自捉內格中移格置北頭

所住屋自西廂有兩

間去堂屋止三間步廟子云大近後恐自逼堂而堂于時已被燒盡未解近後之旨住屋東向北邊安戶五尺眠牀約西壁卽所畫寢者頭背西故得見外又一五尺安北壁卽子平住也一方五尺安窻下施書按東向硯本在按北頭筆格在南頭故移就硯而隱按也問左右

那不將几來答云官近行不將來乃謂子良曰

我是此山府丞嘉卿無愆故來相造子良乃起

整衫未答

云予時自覺起對分明而人見身猶臥亂推不自解

仍問曰今

日吉日日已欲中卿齋不答依常朝拜中食耳

未曉齋法又曰中食亦足但夏月眠不益人莫

恒貪眠又簷體羸有小事竟覺倦倦如欲眠不能自禁曰小小消息無苦因風起吹繖欲倒仍令左右看繖赤豆在庭中戲走來垂至繖邊左右以手格去郎善又來架子上取堰觸此左右善便倒地此左右以手接之此人問那得此小

兒子子良答家在錢塘姓俞權寄此住又曰勿

令裸身善神見之

小男兒名赤豆年五歲是俞僧夏兒云多災厄暫寄道士

夏月裸身出戲

又問郎善何人子良答家在永嘉依廢

陶先生又曰陶有美志爲人所歸投

郎善姓徐樂成縣人

年十六七許先依隨隱居還山今已去又語子良曰卿父昔不無

小過釋來已三年今處無事地自云墳塚在越

雖自羈迴亦不願移之南頭有一坎宜塞去其

今欲同來有文書事未了不果明年春當生王

家以其前過未盡故復出世子良本欲以甲午年迎父愜出西事

不果周事角家過此未申酉歲乃更議當是其父不許移故因此告即往驗果有坎已塞竟

卿前身有福得值正法今生又不失人神之心

按錄籍卿大命乃猶餘四十六年夫生爲人實

依依於世上死爲神則戀戀於幽冥實而論之

幽冥爲勝今府中闕一任欲以卿補之事月將定莫復多言來年十月當相召可逆營辦具故來相告若不從此命者則三官符至可不慎之子良便有懼色此人曰卿趣欲住世種罪何爲得補吾洞中之職面對天真遊行聖府自計天下無勝此處子良乃曰唯仰由耳又曰卿自幼至今不無小愆可自思悔謝若不爾者亦爲身累凡修道者皆不裸身露髻枉濫無辜起止飲食悉應依科聊復相告言窮於此今還所任方

事猶疑冀非遠耳卿勗吾言勿示世中悠悠之

人山中同悉知之無嫌便下席未出戶見門上

有令春劉白等

令春是姨男間婢子劉白是白從子

乃又曰勿令

小兒輩逼壇靖靖中有真經前失火處大屋基

今猶有吏兵防護莫輕洩慢其輩無知事延家

主

門是前中隔閣靜屋及壇在閣外經堂被燒移經出安靜中堂屋四間東二間作齋堂西

二間姨母住始其年四月二十三日遭燒四間都盡姨母修黃庭三一供養魏傳蘇傳及五嶽

三皇五符等所云真經當指在此但未解空基處云何猶有防守之卿姨病源乃

重雖不能致斃亦難除子良因問不審若爲治

療腹中又有結病何當得除答曰不可卽除歲

月之間不知若爲耳腹中亦有卒可差別當向

卿言

前云事延家主家主即姨母所以因說病事不由於請服也姨母年四十七素患風

冷恒上氣腹左邊有氣結如令春等去便下堦

而滅

尋神明出入無方乃並牀不疑而亦有避人時蓋是過穢賤者不可觸胃

右一條是夏至日書所受記書四麤白紙

承此

依別自是趙於保命四承居火者名威伯河東人主記仙籍并風雨水領五芝今玉草事

出真

誥

其夕三更中復聞一人扣戶云范帥來未應已

進修壯形貌端嚴著大冠似如幘服緋從者唯
三人衣色黑晻晻不可別戶外有光狀如把燭
不見光形帥倚牀而言曰僕姓范爲定錄府
鬼神之司定錄保命二府同在一域而名界有
分各天真守之二君並姓茅是兄弟兄守定錄
弟守保命卿亦應已知之向有大丞遊行界域
記人罪福過造卿聞二君及府中諸監僚選卿
爲保籍丞此位乃始立以助領諸簿錄其任數
小而高清爲美兼得宗庇真仙二三爲宜卿向

酬對丞極不惡後何以與姨議異遂使日司聞之以白丞又疑是祆俗丞大不悅欲執卿爲無信之過故令僕來相告觀卿俗意未豁囂塵易迷何以苟縱於七魄而拘制於三魂實由卿素履帛家之事此輩小物亟稱其功而惑人意其

爲牧約之卿儻早議不乖則墨簡不書

周家本事俗神

禱俗稱是帛家道許先生被試時亦云爾子良祖母姓杜爲大師巫故相染逮外氏徐家舊道祭酒姨母化其父一房入道是以恒慮爲俗神所犯爾日見其淪卦不已乃具相戒約既未達

直自故不得
不挾疑耳

子良曰向實有疑今敢復異帥曰

夫神聖有旨豈是辭訟所讜兼向丞總領吳越
任之大者自來宣諭何得不從尊府君亦有訴
於丞云無復嗣丞已不許幽冥面告尚不得停

而況穢身投片辭亦是不達達亦不許徒勞紙

墨耳

于是姨母欲奏章上言并令其
作辭陳訴故帥此語以斷也

卿朝夕燒

香乞長生神仙今既果願復何所言二真今中

間往太元府至今未反恐還當問丞故令先來

相實可依心答旨

二君元是大司命太元真人
治大霍之赤城當是夏至日

往彼朝謁
未反也

子良答曰俗人童蒙不辨真正曲垂

貸宥實敢廻異帥直云好又曰卿每禮拜先依
科朝四方竟輒更禮拜司命定錄保命三真君
既居鄉故應爾于時子良撫屐橫在牀前又不
著衣眠帥云作道士法不宜露眠不宜橫撫屐
橫撫屐則邪不畏人子良唯應爾科戒云上牀
脫履令正輩

牀蓋爲如此凡道士應恒著眠衣服
牀如小單衣法衣不得露髻寢也

子良又問

既靈聖垂旨敢希久停可得申延數年不帥云

下聲傍人聞

前共疑議日司已白今來取實由
復求申更恐其聞奏故令下聲非

必畏人聞于時子
平亦在別牀眠

又曰向所言事不得爾自己

有定兼復此職不可久空所以勤勤重來者正
此耳今又私與卿云勿洩之卿既無解術猶應
栖質有所唯大嶺之南故園之地可得安厝若
其地多石則看北良常山左側應好地莫還本
基本基既塵穢兼復蕪滿若葬之必不爲卿益
竟不測嶺南園地在向處良常在朱陽東北十
里許山連岡亦至此間從來不開其屢行看地
今日倉卒便於東岡營塚後得此記檢看去年
十一月八日定錄告云作屋處於卜葬不便尋
其初作屋時欲近東大窠隱居嫌窠大而遠令
還西館明知今葬處已是闔合先吉雖非同此
師良常之言而會定錄北葬之告也既云無解
術應無質有所者則此尸骨不還所以令覓好

安塚地耳

其餘棺柩法周猶依世法用凡所受經符

可以自隨者則其神衛從人復宜須三師姓諱

兼受法年月恐三官水神復更考問皆應答對

不得落漠

留疏與家令事事亦如此是為依師教也自題五嶽圖三皇傳及諸經符

並云佩隨身但不知三師的是何者卽謂當作籍師度師經師義為直是師師相承之三世邪竟不問其尋覓此又經記所論人命終復不問此之與鬼必皆由三官開過皆須有所承按根本由是言之師資之結殊不容易

僕今去矣勿忘此證卿雖緣

質有定亦須用謹正謹者邪烝不干神明衛護

則招感易達卿既處此塵誼之中僕等難復數

來仍手指壁上所疏桃竹湯方云脫覺體不決
便依此方浴此方要卿那得子良答寫真誥中
得帥曰此是南真告楊許者卿得之甚好二君
亦標挺言未絕聞于平覺便歛去

右一條卽夏至夜所受記細書一大度麻紙

滿此范帥卽保命四鬼帥范名疆五四帥之
大者事出真誥但未了自稱僕而卿人之

志也

二十七日二更中開眼見一人在牀前容質端
正有鬚鬚甚厚細眉目年可二十餘顏狀甚可

愛著芙蓉冠垂青纓甚長著衣狀如單衣而有
朱青黃白相雜厠似錦復非素腰帶不知是何
所著亦有光如前范帥來時燭光也獨自而已
自云是中山人因言曰茅君用爾爲丞已遣丞
帥來相報事已定吾今來教爾修道之方可從
而言疏子良仍起襞紙疏之

五月二十七日事

此人見子良題此乃笑曰知
記曰爲好歲代久遠後人見

之知其何年子良曰前丞帥來已記年今詎
須又曰紙紙記爲好子良因疏下作下四字

太歲乙未

按如此人言便非奈留世未解周封
藏之意當示傳泄不由於已楊許先

迹亦是他
述故也

夫作道士皆須知長生之要爾既未能餐霞飲
景尅已求真徒在世上無益於體今所以相徵
召者一以助時佐事二以受業治身庶積年月
得其力耳五藏全其髓填實方可以求道爾今
四體虛羸精神昏塞真期未可立待卽亦可且
伺二星以通其感子良因問不審此星在何方
面形模若爲答曰北斗有九星今星七見二隱
不出常以二十七日月生三日伺之其形煥耀

異餘者爾今可畫作七星當隱約示其首向子
良因染筆作七星形此人曰我無容運手爾但

安二星置綱之頭相告也

次安此問是不答亦非二又安此更問答

此是也當燒香整心伺之見則祈乞隨心所願亦別有呪後當相告今夕三四更中可試看之勿令人知何時人知則不可見也又曰吾今去勿輕示人世上

亦有經子有宿業故口相受耳不聞開戶聲徘徊而滅

右一條二十七日夜所受記書一大度簿白

麻相接續滿紙

按別記此中山人姓洪名子涓本中嶽人今來華陽中不

顯何職後受洞房經亦是此君當是掌教學者真語中無此人也伺北斗二星法出方諸洞經中周從來都未窺上經性謹直亦不議求請追恨不得以諸真經及楊許真令一見之已雖不復任此要自於師心有虧

凡此三條皆彷彿夢耳不正分明

又別夢見懸巖峙壁鬱然若似青嶂中某在山下望見山上有二人一人著遠遊冠錦繡之衣其意言是保命君一人猶是向高座上老子也相對而談某不解其語須臾便覺竟不知此二人後何所適

右一條二十八日晝寢夢記書兩麤小白紙
按尋記凡標前云夢者是眠中所見其有直云
某日見某事者皆是正耳覺時其見但未知爲
坐爲臥耳從乙未年八月以後遊行諸處此皆
是神去而身實不動也又諸記中往往有贍易
字當是受旨時匆匆後更思憶改之昔楊君迹
中多如此

右初起五月二十三日至二十八日凡四條

事大書小八白紙

並與目錄
相應無闕

三ノ本ツ道ノトモオ一

三二ノ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梁陶弘景撰

六月事

一本寫卽事有
隱者今未注詮記

六月一日夜

凡此端皆題紙
背作乙未年

復見前丞來乃著

進賢冠猶如前侍七白衣人所執持亦不異舒

坐席坐南牀復有二人年並十五六許形服鮮

麗皆作兩髻著衣似單衣復如袴似繡而非丞

言曰一日有期差不爲疑仍指東邊一人曰此

華陽之玉童定錄保命二君令來相諭又指西

邊人曰此紫陽之侍童二君昨詣紫陽陳卿事

原

應作此源

紫陽乃戲言大族貞虛其中凌雲者理

非一人定錄曰此蓋見由耳紫陽笑曰東華紫

薇當焚錄邪丞曰吾想此言實是賞讚卿也華

陽童乃言曰夫騰龍駕霄之才理非涉世之用

榮華疇

應作籌字

略之心豈會神真之想爾情無滯

念曾臆蕭豁是以果而速之若無此虛豁之心

者則一志而不及一向而不廻此二能得道爾

既無才學可稱又乏至德之美特是採綠訪命

加以迹少愆累心無沉滯故得耳勿區區於世
間流連於親識眷眄富貴希想味欲此並積罪
之山川煑身之鼎鑊善思此辭勿足爲樂若必
寫此則仙道諧矣又問曰陶氏才識何如答曰
德操淵深世無其比又曰然恐緣業不及如何
紫陽童仍言曰君言君言是稱
紫陽語也神仙易致而人
德難全是故二象雖分其間猶混真道可聞而
不可見人道可見而其行難聞夫爲人者皆貪
虐誕欲恣情任美所以三惡不離其心五情不

節於體皆由先世種罪多故耳若生在中國知
有道德人身完備才明行篤者皆宿命有福德
也

述君言
似訖此

爾宿世已生周家君之餘嗣也今生

又在周家雖出庸俗先功未弭故得受學仙宮
任褻神府君昨歎云一與其別已數百年矣誠
子之辭訖勸子之言盡可善勗之方當往來不
爲久別又仍曰君已改子名字因人相告二童
復出戶丞曰二人言盡此皆真君授其語令相
諭吾不得停尋更來夜席便滅

右一條一日夜所授記書兩小度麤白紙

丞猶

是趙丞華陽童依後記云姓景名上期紫陽童云姓鳳名靈芝按此云已改子名字別因人告而後入日來說所改名字即猶是此童也當是其今未敢言耳

六月四日夜華陽童來授曰爾旣挺思合神必不會世心中人惟欲求利爾不能益則有不悅爾今事人尊者若罵詈爾得罵時當存念身神耳可得聞而心勿受爾莫口應若罵畜生禽獸之屬皆當卽沐浴此爲賊身之大穢穢則真神不降邪氣侵人昔有劉文長師李少連少連苦

酷不道鞭打罵詈無有時節文長受而口對積
十一年山神遂侵試之後成邪注病今在保命
丞間爲散使緣前身有忠朴之心故得爲正神
所使少連今猶在河間晝夜辛苦不可得見譬
如此事可不慎之

言此而去

右一條四日夜所授記書一白牋紙

去歲聞其家說

姨母常修服諸符恒令爲書其既始有通感
於書符失時兼亦不謹姨母責罵甚苦乃云
人家養犬亦須守吠逐鼠養汝已不得供養
止書符寫書而不用意用汝何爲伊于時意
色極不好今由此告當由斯源也姨母以其
年少伏事人恐過失每課厲非一從此後得

罵便喜笑悅竟輒沐浴大小咸怪如此至于師長之間實未嘗加以言色今則文長少連

爲譬當以在三之義均耳

六月六日夜見一人來儀服甚整著丹衣青帔芙蓉冠冠上又有小平蓋蓋青色紫緣邊背上佩三青色鈴年可二十餘面甚白微有鬚侍者

四人

二男二女

至良久乃言曰我是桐栢仙人鄧靈

期聞子合道故來相慰子良曰凡庸下賤少樂正法幸藉緣會得在山宅

應作澤字

何期真聖曲垂

啓降自顧腐穢無地自安若前緣可採願賜開

度仙人曰善哉辭也子千生已來種福多矣自
然而會何待開授度子者當自有人吾特嘉子
緣德來結交耳幸無謙辭桐栢當復有來者當
授相待吾今去矣下旬間更相過方事遊適兩
念相存執手而去

右一條六日夜所授記事一青紙

依後別記
鄭始得爲

桐栢帝宸執蓋御史領華陽學仙禁真誥中
所無云桐栢復有來者當謂後徐玄真也

六月八日夜紫陽童來裝服如前言曰欲知我
姓字不子良曰願聞之童曰我本姓王字子遷

太原人宿命時父爲陳留太守仍移居丹陽我
年十五化前身有福德生爲人復修功德死爲
神補紫陽內宮玉童賜姓鳳字雲芝君今改子
名爲太玄字虛靈

童凡所稱君者皆紫陽
也不改姓仍取周也

此名

字中皆有旨趣今略爲述之太者元始之極而
質象含真玄者謂應虛無之炁挺分所至非修
身立功所得虛者謂形同乎假志無苟滯蕭條
而應真靈者謂在世而感神棄世而爲靈此表
裏成功饗流後裔也略陳其綱紀如此別有幽

與處未可便及此名不施于世且莫顯示子良
字元齋此乃施之善名亦不勝於世直是施于
冥中耳言訖便去

右一條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

其羣從兄弟皆

以子字爲名子良是其本父乍生便名以無別小名也字元齋者是癸巳年十七於華陽東嶺冠師爲作此字燒香啟告以授之按後記云所改名卽是青錄玉文者當周名仍取以名之

六月九日夜夢聞人語不見人形聲氣高厲謂
子良曰若披罩紫蓋遊適偃房者神仙之漸也

唯言此而已意而言是定錄神君隱告也

須臾覺便見前丞丞曰向

來者爾識之不答曰不識丞曰是真君爾未宜

見之故遙相告爾

按此前華陽中唯丞帥及童來君都未降今此方爲

其始也又曰爾聞血臭不答不聞丞曰爾體血流

釋那不自知答曰自謂無血唯汗耳丞曰汗之

與血一何異乎汗者血之精華人血猶如水寒

則上凝夏則上清清則流泄易凝則決冰而血

出是爾陂塘虛微故不能止於流耳人血如淵

水不厭其溢但患其竭吾有築塘之術當爲爾

治之今但俟景挹華亦能微微為效吾今且去

外已有人來

下席而滅

即見一人入侍者三人來至

牀前而言曰我是張孝字子安滎陽梨井人也

直言此而滅見年可三十許中紫方冠著繡衣當是高仙人

右一條九日夜一夢聞一受記書一白籐紙

依別記張子安是華陽中蕭閑堂主上真誥所無

六月十一日夜有一女人

嶺裏形貌妍麗作

大髻通青衣言曰今夕易遠中有四人欲來爾

所住處今既在此當不果至十九日只當來耳

子良言侍從師還此不知今夕有垂降者欲還
住處仰俟可得爾不女曰旣已在此已夜不須
復還恐人相疑亦不須道今夕來此意子良問
不審氏字可得示不女曰姓李字飛華淮陰人
來易遷中已九十四年旣始受學未能超進今
者之來乃趙夫人見使便別曰十九日期君於
西阿子良歛手而別

此女年可二十三十四許有
兩人同來唯此女言耳一

人當是
侍者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籐紙

此日
師出

冰館仍上山日沒後還東嶺周送入至住處
已黃昏仍留其停宿于時在冰口屋尋嶺內
清淨神女不集西廡混雜反
欲相從未達此趣以爲於邑

六月十二日有五人來乃三更中

一人年可三十餘黃華冠雲錦毛衣

侍者四人執紫毛節

持流金鈴此馮真人也真誥有

一人芙蓉冠絳繡衣

侍者二人無所執則張子安也真誥見

一人芙蓉玄冠綠繡衣

侍者二人則中山人洪先生也真誥無

一人教幘朱衣紫草帶

侍者六人皆公服悉有所執持則樂丞真誥有

一人兩髻亦繡衣

此華陽童

右五人前三人列坐南牀丞及童坐書牀子
丞前進曰今夕有高真來可起可起子良因起
拜前者前者曰可坐子良還坐又曰周生修功
積德可謂不負其志乎張君曰明鑒鏡察理當
照其曾懷耳答曰如來辭洪君曰見周生不中
路怡發乎怡發字並應
作怠廢字答曰不怡發雖怡亦不
能毀其金簡丞曰周生可謂保仙之人前者乃
問子良曰今日諸人來暢爾懷抱不子良答曰
枉蒙上真賜降腐穢欣懼交心無以自厝乃笑

而不言華陽童子曰此諸真人君當不盡識今
將相告上者高高真人馮先生第二卽蕭閑仙
卿張君第三卽中嶽仙人洪先生第四乃保命
府丞樂道士第五則我華陽之天司農玉童故
令君悉知姓位此中諸位任何如世上侍中公
卿邪子良答曰真仙高靈豈得以比於塵俗承
曰能察幽惻應作測字冥者周生是也今者旣曲紆
真降願各爲其述一文真人曰卿是其明證可
前作答曰敢不聞旨但恐卑人居前非禮耳承

乃令子良襪紙染筆口授曰華景輝瓊林清風
散紫霄仰攜高真士凌空馭綠輶放彼朱霞館
造此塵中僚有緣自然會不待心翹翹

馮真人授曰

太霞鬱紫蓋景風飄羽輪直造塵滓際萬穢澆
我身自非保仙子安見今日人過此未申歲控
景朝太真冥緣雖有契執德故須勤

張仙卿授曰

寫我蕭閑館遊彼塵喧際騁景蓋飛霄尋此人

三寫通言卷二
一
間契周生一何竒能感玄人轍無使凌雲幹中
隨嚴霜折

洪先生授曰

靈風扇紫霞景雲散丹暉八素不爲迴九垓何
足巍志業雖右少一習之亦成微勛此今日事

金闕方共歸

華陽童授曰

懸臺凌紫漢峻階登絳雲華景飛形燭七耀亦
殊分寫此步塵穢適彼超世君勛哉二祀內無

令邪世聞方爲去來會短辭何用紛詩畢馮真

人曰諸人所述足以相勸戒可自思緣運剋列

單心

應作厲
丹字

當復有來者若能用思入微飛龍

轅於霞路奏鳳響於雲衢神童啓節玉女侍軒

豈待彌劫乎得道悉在方寸之裏耳不必須形

勞神損也世人唯知服食吞符苟非其分亦爲

徒勤更不及專營功德蓋積功滿道亦可議但

於後生得之不施於今身矣此言亦可告家人

令知之

子良唯
唯奉從

張曰真君此言可謂至教若更

能超踰往此則二府希之難矣蕭閑堂今將爲
周子之遊館乎洪君曰仁功苟積則選爲真人
府中小丞其亦未必止此丞曰其功已定亦何
必須勤勤童曰二君亦適人所爲不必相逼若
能積業更深則成真人功夫若怠猶當不失此
丞言畢同辭別徘徊戶內而滅

右一條十二日所受記書四白紙

此中五人
三人已經

來馮真人樂丞今降紫真誥有西嶽真人馮
延壽疑此應猶是也樂丞字長治咸陽人主
災害四丞中之一也夫仙真詩詠才辭通皆
相類真誥中有此甚多亦無相越者尋此降

集所受辭意如似畧
示東華保晨之舉也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夜見前帥來言曰比者真
仙遊降足致欣暢乎我比恒有事遂成冥隔子
良答曰近來乾坤澄淨七景齊明仰降高靈稍
蒙已數但滓穢無以克承耳帥曰是卿千秋之
功無嗟以滓穢爲辭但卿六世祖眉爲譙郡時
尤好射獵殺傷無數賴其中時復營功德罪已
得釋卿不宜復食肉食肉恐先源逮卿幸可慎
之仙藥草自足何急噉此恐卿不悟故因暇來

相報爾子良唯承受帥便去

右一條十三日所受記書一小碧紙

未檢汝南周

譜不知周眉晉何帝時爲譙郡殺戮之咎誠爲莫大但身尚以蒙釋方慮殃延苗裔小爲難解亦當如立善功身既荷福慶流子孫邪此師一僕一我亦未領

至六月十五日夜中山人去後

依別記目有六月十五日中嶽

洪先生授洞房經云云而檢函中不見此受恐當自修事與秘重不題文迹亦可已別授藏討此正應是卧卒法事與前二星相涉所以猶是洪先生授之間其在酉解及移朱陽所眠一牀絕惡人近身少遊雜夕輒別牀臥如此必是修方諸臥斗之法此法是上清中品經理非下仙品之

又一人來甚華少白衣傳范帥語云前故相告
食肉事遂不能斷耶今且何意往他人處食脯
從今去勿復爾望採前言副今日懷子良答曰
早至師間師賜食謂是甘果不以爲欺又春今
旨敢復近肉此人應爾而去

右一條十五日所受記一白藤紙其好全似

楊君體

其十四年已向姨母云不得食肉晚
入嶺亦見向說如范帥語于時即然

許之十五日且又入因進往潘淵文間潘與
共醮仍逼勸令其專志夜便得此信十六日
且卽復見向說之從此都斷惡其今答語云
師賜此亦復方便說以解責也其去歲十月

至其今年三月恒菜食既辛苦疲瘦姨母更勸令漸進裁少少而已尋又造罪尤非推拘於先殃所及既吞噬衆生理乖慈育之氣涉乎仁心者必宜斷之以成性是以仙聖爲體絕之

六月十九日有五女人來

此則是前十一夕李飛華於嶺裏所告十

九日期於西阿者

第一易遷領學仙妃趙夫人

字素臺年三十許綠繡衣也真誥有

此女第二易遷左嬪王夫人

改字太英年二十許紫衣也真誥有王進

賢恐是改

第三易遷右嬪劉夫人

字玄微年二十許線衣真

誥有劉春龍而此不同若云改名恐先

第四易遷都司學陶夫人

改字智安年四十許上綠下紫
表科斗恐許此改即是許掾母
第五易遷受學

李飛華

年可二十許前已經來者上綠下碧
真誥無此前云入易遷始九十四年

右五人字位並李飛華所說說竟四人齊坐

李猶倚

又有八侍女

一人捧巾箱箱上有題一人腰各
帶大符符方一尺許黑書青素上

一人執一函以蓋致函下合執之函中有囊囊
有黃題應是經書四人各執一牙板板上字極
細不可識並皆襟綾
衣紫絳為腰帶也
衆仙是共女良久似論子

良事不正了其旨趙夫人乃言告曰子冥契久

著故能招感真仙良助欣然子良笑曰不以猥

俗少便依道籍以緣幸能棲林谷豈期一旦真
仙咸降喜懼交心無以自安若前因可採願賜
神仙要訣以見成就夫人曰子名書紫簡何憂
不仙而求於我我猶仙人耳劉夫人曰周生爾
知積業樹因從何而來得如今日乎子良答曰
微塵下俗實所不究夫人曰今略爲說之爾周
生達家時已應得道爲貪濁彌多遂不致獲次
生劉偉家乃得學道精勤之福方流今身爾已
經三過上仙籍其中或犯非法而復落去今日

之會上錄來已七十餘年故經生死乃遂吾經
以此事諮受錄君君見告如此故爲宜說命知
源由耳王夫人曰劉右嬪之言備說幽顯宿命
爾可心自知之勿示凡俗悠悠之人陶夫人曰
周年十九丁丑生水命人因謂趙曰此比何似
趙曰亦無定總真王君丁丑生水命人位爲高
真張酸亦丁丑生乃沉淪三官此不可爲定但
論功業何如耳陶曰實如來告劉夫人又告子
良曰夫神仙雖通玄感徹則易但凡情虛微不

能招其感耳我等今來者直尋有道者耳非浮
遊無著泛濫而行也幸勿令人知知亦未然此
事或生疑請以迴爾心我乃無怪於彼但恐自
招其罪耳子良曰已蒙神降豈敢自有疑但欲
時呈師母耳不敢以告悠悠者又曰亦勿甲乙
告之趙夫人又告曰仙道有幽虛之趣今粗爲
說之夫爲真仙之位者偃息玄宮遊行紫漢動
則二景舒明靜則風雲息氣服則翠羽飛裳乘
則飈輪靈軫浮海歷嶽遊眄八方進無水火之

患退無木石之憂豈不足稱高貴乎人唯見軒
冕之榮嬪房之樂便爲極矣所以真道不交乎
世神仙罕遊人間正爲此耳縱有知者亦不能
窮而修之或修而不久或久而不精諸如此事
良亦可悲周生爾勿效此凡庸之疇也王夫人
告曰夫一志直往無迴還應作環字之慮瀟灑任理
無累著之心者此乃保仙之子也儻有窮幽測
遠遠求師友晝夜辛勤積以歲月或直坐一山
修經用法吞符翕景處七元者亦皆能致道終

不及積業用功果之快耳爾可以此事告於來
子令勤之也修此不止不患身後徒空爾自己
定無煩於其間矣陶夫人曰若能守道不動服
氣吞景以鎮五藏者亦能得地仙長生不死若
無金丹五芝終不能飛遊太極動靜無方也吾
今猶是仙之中者未及上仙下真也前服氣諸
事往亦爲之而得如今日耳周生爾營之乎言
語粗悉入四更中趙曰星已疎矣行當應曙相
與去和諸人曰應去趙又曰方當去來不爲久

別王曰趙夫人來當無不相隨劉曰來月三日當往東華呈學簿當學陶夫人相過子良問何學簿曰是易遷中教仙人學業有進退之簿二月日多一呈呈東華大司命入月三是此二月之最至九月復呈如此周而復始陶曰且作十餘日別李曰其間動靜趙夫人當見使來去不復辭別便悉下牀而去侍女隨次而滅

右一條十九日夜所受記書六小青牋紙

尋此

諸夫人所說並無義旨非必止在周生亦以兼戒學者明智功德之義過於專修觀夫議

理亦聞則其
理可見也

六月二十一日夜夢一人年可三十許白布袴
褶平上憤執手版版黑色形容乃端雅見敬自
稱趙丞使下官相聞而言曰昨所與陶隱居共
有辭欲須兩事國主憂民乃至但時運應爾比
諸處屢有章辭皆不與報陶既有功行周方來
於此當爲驗二人之德不煩謙謙恐悒望故遣
報子良曰比風月赫烈塘湖熇竭五穀焦枯草
木彫落方慮饑乏故冒共投辭希垂沾潤此人

曰當不慮不雨恐不得洪溢耳前辭言語乃好
但請雨應墨書請晴應朱書並青紙上人唯言
神重丹青不知丹青有不會處諸如此者世間
非一但無人報其此意其既不自知反云神而
無靈願更作墨書辭勿同前語子良答輒從要
肯又問聖靈何姓可得聞不此人曰問下官耶
答曰姓黃字元平東海人猶散在保命趙丞間
無位任仍曰不得久停或當更來歛手而去

右一條二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一白麻紙

此按

年夏旱不雨積旬諸道士恒章奏永無雲氣
隱居是與周共作辭依常朱書青紙二十日
晴後共周于靜中奏之故二十一日夜得此
夢周二十二日夜乃作墨辭於其廨延壇自
奏二十云曰周向家云昨夕有人報云今日
中當雨爾旦天清赤熱了無雨意至禺中周
來入嶺至上便見東邊風雲卒起未達隱居
間於路便雨地得好溜唯在一山周廻左右
耳此一事即共宣顯只疏云夢不知定夢定
覺耶華陽隱居陶甲道士周子良辭竊尋下
民之命粒食爲本農功所資在於潤澤頃亢
旱積旬苗稼焦涸遠近嗷嗷瞻天雀息百姓
祈請永無感降伏聞水雨之任有所司存願
哀愍黔首需垂沾渥呼風召雲膚寸而合使
洪潦溢川水陸咸濟則白鶴之詠復
興於今共申至誠稽顙辭請謹辭

天監十四年太歲乙未六月二十一日辭詣

句曲華陽金壇洞天張理禁趙丞前

此是前
所未書

辭者隱居製周書始檢得後
近寫又尋覓周所易本未見

六月二十四日晝臥南牀夢一人年可六十許

著飄風冠披毛帔紫羅裳手執玉鈴腰帶大符

以丹書黃上不似
筆蹟當是織成

未嘗來也侍者兩人皆絳衣

進坐乃言曰德秀之美感乎幽冥吾久欲來碍

以諸務遂不即果鄧生前亦應爲說我來子良

曰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比恒洗心潔念

仰候真仙乃笑曰鄧亦尋應來良久許乃自悲

歎曰昔爲孤棲獨往賢莫過焉我嘗學道於嵩
高積八十餘年蒙得神芝服之而化雖得神涉
仙階而尸宅無寄今猶在嵩高南石室中顧之
眷戀心未能豁子當不憂此事人言得道不復
念形我念形之切裂於肝心可得無棺槨乎吾
今乃桐柏金庭琳宮之師領蒼梧仙人鎮朱臺
之內姓徐字玄真故令知位字有在耳尋當與
鄧生俱來別更委曲不爲遠別便不復見須臾復夢
見二人乃趙丞前所使黃元平者云昨雨恨不

多來月中當更作昨往泰山見尊府君送人夕
來乃始得除君死錄更記生名如此輩六人尊
府君言今還北宮君儻至子良處道我今來此
今故來爲宣之

如此
便去

右一條二十四日晝寢夢所受記書兩青紙

按鄧是此月六日來徐與鄧同在桐栢故相
稱引後二十九日仍共來也惟如徐說雖得
仙化猶戀於委形况在餘神鬼中乎棺槨之
事便弗無矣此徐君真誥所無而不知何處
人何時得道云周父還北宮則是隸鄴都所
使去五月趙丞云明年春當生王家今則已
去一得受生便連逮絕也又按前劉夫人云
爾各上仙錄已七十餘年而今方云太山始

除死記生名尋此則仙簡鬼簿各各有名仙簡雖有而鬼簿不除猶爲未定是故得上仙名函有落除或仙鬼兩各俱正便無復黜斥還民間或充鬼役若是則周生今日之化永保品矣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夕桐栢有二人來一則

桐栢金庭宮上師蒼梧仙人徐玄真

衣服如前持玉鈴侍

者二人
去真誥無

一則桐栢仙人鄧靈期

衣服亦如前但持玉鈴耳侍者亦二人真誥無

鄧先言曰久欲相詣碍以此二十七日蒙受書

爲帝晨執蓋御史治桐栢山南青中館領華陽

學仙禁四宮中事以此故致乖爽徐君前來善
得接賞耳子良答曰蒙徐君垂顧歡仰無已復
蒙今降慶莫過此

徐君曰向過茅定錄處云始授子玄真經甚助
欣然子良答曰謬荷靈啓垂授真法但肉人頑
疎修行多替又曰聞子名已入東宮青簡尚未
審其事比當與鄧生往爲參之答曰賜與參訪
實是所希徐仍指鄧曰此君學道來已數百年
始今得任子乃坐地獲之故知功夫久有在鄧

笑曰周生緣業果始韓候所說當可言乎徐曰
周子雖稟仙緣未得便知前身之事子良因曰
鄙塞塵陋豈得知此不韓候是誰鄧曰是東華
仙候韓惠期領東宮諸簡錄治方丈第八玄宮
中向云欲參子事者正請此人耳徐曰今日匆
匆不得久停尋當得與鄧生俱來不爲遠別

下席

同出戶侍者
隨從而滅

右一條二十九夕所受記書一大度白麻紙

按徐云定錄授子玄經檢別目云六月二十
七日華陽童宣定錄君旨授太霄隱書玄真

內訣云云而今函中亦無此事恐與同房俱別封也論桐栢中仙乃不應相關當鄧領華陽四宮仙禁故得往來四宮者當爲男則童初蕭閉女則易遷含真也參簡之事別在七月中

右起六月一日至二十九日凡有十三條事

書青白大小合二十三紙

其洞房玄真二條事於目錄中唯闕

此餘悉具足

周氏冥通記卷之二

周氏冥通記卷之三

梁陶弘景撰

七月事

一依本寫即事有
隱者今朱注詮記

乙未年七月二日夜七人來

一人姓周著玄華冠服綠毛帔丹霄飛裳佩流

金鈴

年可五十許真誥有
侍者四人靴黃毛節

一人姓王衣服似周服紫羽帔佩流金鈴

年可四十

許真誥有侍者
四人靴綠毛節

一人姓茅著遠遊冠玄毛帔紫錦衣佩流金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三人執玄毛節又捧一白牙箱

一人亦姓茅著芙蓉冠丹毛帔玄繡衣佩玉鈴

年可六十許真誥有侍者二六無所執

一人姓周著華蓋冠服雲錦衣佩玉鈴

年四十餘真誥

云名太賓侍者五人執紫毛節

一人姓司馬著芙蓉冠服素羽帔紫錦衣佩玉

鈴

年四十許真誥有侍者二人執青毛節

一人則樂丞公服如前

侍者五人真誥有凡此前衣服並丞後見誥令

識之丞曰今真人來何六拜子良即起再拜頓首

稽顙乞神仙訣

茅定錄君曰功名已著無煩苦名並錄我所關
周紫陽曰一與爾別便數百年我當知如一日
爾縈之經生死一何苦哉

司馬括蒼曰學道不勤而得道者乃周生乎茅
保命曰勤苦之弊何可弊言所謂先苦後樂

王紫陽曰歲月易積功業難顯昔聞周生之名
今見周生之德宿昔猶固良可知矣

應是
嘉字

周大夫曰周生年稚而德奧識淺而智深已三

生如此我昔微遊于世數經詣之乃能傾襟年
誠而施仁也我因欲示之要言而其未堪受法
故不授之今得相見良亦爲欣

周紫陽曰卿知其根由不乃吾之弟孫也昔與
其于南海相遇便別別來已二百餘年矣丞曰
將告卿衆真之第一紫陽左真人治葛衍山周

君第二紫陽右真人治嶓冢山王君

周君傳乃云紫陽有

左右真人亦不顯右是玉君不知何名字

第三定錄茅中君第四保

命茅小君第五蓬萊右大夫周君第六括蒼真

人司馬先生第七吾也此前六等並真人前後
來者皆仙人唯馮君是黃庭真人治中獄耳保
命問曰粗悉此位不予良答蒙承垂告已解定
錄君曰前遣景上期授子玄真內訣遂未修之
邪子良曰蒙賜玄真經即應修用但洪君前受
洞房欲且營之成業故未暇耳又告曰洞房乃
好得益遲修玄真專勤者五年中便得太玄玉
女侍猶勸先營之併修亦不相妨子良應爾王
君曰子勸勵之名籍雖定中間縱怠亦未必得

前此功爾勿輕示人今夕來事周大夫曰得仙者年年月月皆有但人不知耳爾申年當得上拜太極不者則酉年也此期未遠而亦復爲遙子勤此中間也司馬君曰子保舉既強得業亦美道必可諧但其流行之必不怠也子良受旨一一謹依丞曰陶隱居事近亦不無此議卿姨屢有跪請二君乃無異但恐餘處不必况耳定錄曰陶某名錄多闕穿處不的由縱見由我我亦不得自任中甸間當與思和此保命字也往諸司

命間論之意此必無若勿卒憂悒仍云吾今

去或復尋更來其間有信書疏亦可相通

因以相隨

而去

右一條七月二日夜受記書四小青牋又一

~片續後

按紫陽兩真句曲二君此日若始自降前六月
唯遣侍童耳真誥曰周太賓善鼓一絃琴是教
孫登者爲蓬萊右大人即應是也司馬括蒼內
外書傳都不見又不應是季主乃可季主見法

育耳唯見此一來自後無復所出隱居此年四月自得夢應被召云官府已整唯作印未成意甚惻惻徑向周說周登向其姨母道如此姨母乃密營跪信告潘淵文爲條疏作辭牒令周共奏請後天窓洞隱居都不知後方問有此亦不復問周可否至七月十三日事訣十四日旦周疏受見示方具耳止聞此一過而去屢有跪請是所未究

乙未年七月三日夜有九女人來齊著青衣絳

綠衣下紫爲腰帶佩金鈴鈴下有符黑爲文
書青上手並執板板白色似玉見衣縫縫皆有
如織文綴之每縫際並有小鈴子著之行輒有
聲其一女則劉玄微一則陶智安餘者皆不識
亦不見與語劉夫人曰比修學稍得新業邪吾
且往東華今始還文書事粗得了見爾名已度
上東華青簡甚助爲慶陶夫人曰聞近齋而俟
北斗大不可言訝爾標心乃至於此星亦未可
卒見積以歲月所不論耳劉夫人因喚諸女曰

此周生有凌雲之秀將可與共語一人應曰下

仙未敢與高人語劉曰高下未必可定伊猶沉

滯塵喧共啓悟之耳何高之有此女笑曰別當

相造今未容言陶曰此段易遷中有柳妙基

謂應

作姬字受口語音不得字体也

孫芳華阮惠香

此三女真諧中皆無

此三

子學有功夫得度方諸第八朱臺中受書並爲

仙妃故令知之劉曰周生爾欲之乎答曰凡蟲

鳥非所敢希曰爾得希之所以相告陶曰夜已

深宜去便欲去諸女曰待儂因相隨而滅

右一條三日夜所受記書兩小青紙

按此即
是前月

所云送學簿呈東華還過而下見趙日乃更有餘人兼申嘲謔欲希之辭夫以涵育雨儀照臨日月山澤通氣陰陽離會莫不皆須匹偶共相映協目高真以下咸同斯義既已久表昔記于今差非嫌惑但長切貴賤年月除從各有終運不必可均耳如其道超越外心凝化表者時或迹應作非復體諧接文殊之感現淨名之室作賓友稱寄對扶桑諒別有旨矣

七月九日夜見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君三人衣服並如前侍者共可有十許人紫陽童亦在中自共語良久定錄君乃語子良曰比勞用心

吾天事頻煩以疲我神此六日往東華見爾名已上青簡乃位爲保晨司始吾徒也不亦巍巍乎此乃冥符宿契雖非此間之職要應先當成就周紫陽仍曰爾自應得此位諸局司故不以明德相顯直奏功夫事致使移時夫涉真境便多有試好固心力勿弱於其間王紫陽曰得如此甚好但恐以試爲難耳子良因請問不審幾試試若大小恐肉人邪僻能不憂懼王曰當兩小試或爲虎狼或爲姝聲異形以怖於人爾見

此時但整心建意勿悵惶也若不過者怪

應作壞字

人功夫俄頃耳

周少來神瞻空屋夜行林草

正小鬼時獨宿了无忌憚去嘗

魘驚及來茅山至移朱陽晨夜闇路去來恒獨行耳始近聞人說徒今入九月以來館解往反必須一爾人相伴小侵闇則便執刀杖人問何忽爾亦爲作吠鳴相答此當是去斯近密防諸試只二十大夕移東解宿亦徒一道士忘下伴眠道士覺其不得眠數起坐誦諸呪說此復是臨時猶慮有異於平日致驚怖耳而遂得免過當由功力強

定錄又曰昨東華集諸司命及土地神靈典司

之從檢課簡錄見天下民人爲善者五十分無一而况於神仙萬萬之不過兩三耳其中功夫

已成而復落除者亦不少吾將憂仙籍無復人也兼運度已逼災世益難見東華上簿紫錄內格中有上上真錄者五人已落二人補地解無復進補者上中真者二十八人已落七人二人補下仙五人復還人中唯上一人補耳上下真者三百人已落二十六人十一人補地解十五人還民中都復上八人耳上上仙者二百十一人已落四十二人十二人補三官中職六人成尸解二十四人成賤民都成五十人耳上中仙

者二百九十三人已落七十人十人退成下仙
八人得尸解五十一人還生民中復上十一人
耳上下仙者四百三人已落七十八人二十人
爲鄴都所引四人被考三官五十四人還民間
復上十九人耳始今月標落此諸人須至分節
當上言太極更記死錄於太山見此輩良爲可
悲並皆修法不勤或先亡引逮所行乖道或先
勤後怠失此功夫一何苦哉亦有垂登雲天者
日月不空並下教真人降授之其或處在深山

或學道歷年人並不知此吾等亦時時教授如
爾今日人誰知邪

周君曰茅定錄說此者是戒爾之深矣勿怠惰
于其間爾乃近在下品仙人耳爾乃當登中仙
之上得遊行太極控駕龍麟不亦快乎王君曰
茅定錄及周紫陽所誠實爲深矣足爲子之實
錄也此句曲山中亦有三四人入下仙品欲知
之乎子良因問家師陶公何如答曰假令爾如
其者則期真不難也陶久入下仙之上乃范芻

冲等也

一本作中仙之中後濃墨點作下仙之上木解所以既云久入今當由怠替致

降二階邪范幼冲爲童初監出真詰中未知真
仙品與都水監何如耳已說句曲有四人欲矧
之乎而竟不得問是誰甚爲可恨今以耳眼所
聞見者在男人中有蔣薛女人中有蔣宋並久
就修學其長少男女南北亦復數人或行
或有信識但于學功未深耳許靈真雖先聖之
胤而有家累亦未得涉學楊超遠今雖在林屋
先是舊句曲道士甚有才意令木知誰當會此
三人之數者但應各
加精勤庶克此限耳

子良又問子良姨何如答曰乃得無大過但令

勤之後身或取耳今生且未可言

其姨母本錢塘人姓張三

歲失父隨母重適永嘉徐家仍冒徐姓十歲便
出家隨師學道在餘姚立精舍性至真正唯攝

妹兒子良一人至年三十五公制所逼諸道義
觀令其作方便出適上虞朱家而遂陷世法以
此耻慨致結氣病涉四年育一男便攜還永嘉
從此離絕至今十有一年乃示小來手未嘗殺
蟲蝶妄折花草唯日中一食而恨性過嚴治干
目下刻急如今所言乃得無大過獨是不無小
失當以不能遂固節取命兼挫辱于神鬼故也
學業既淺豈望今身有果但爾三生得以爲幸
矣

周君更問子良爾姓何等于良倉卒不得道前
賜名字直云姓周名子良君勃然曰何以謬濫
汝乃道士周太玄字虛靈而比於世中周子良
邪汝名書玉簡皆作周太玄勿復勝

應作稱字

子良

唯丁世上名子良耳勿以隱名示于俗人天下人應得道者何限而偏依依于爾非直以挺命感真亦如以親逮故耳昔有楊許者楊恒有神真往來而許永不得見所以爾者許心徒勤謙猶欲想未除故不得見楊位亦不大于許其神凝志安萬邪不能于其正華綺不能亂其心故受語于楊令以示許也爾令得見吾等亦如楊之用行耳凡此事莫輕示人吾昔與裴清靈去來華僑處授其言語令以示許僑宿本俗民性

氣虛疎不能隱秘告其一法廻而加增逢人不
問愚賢輒敢便說之如此既多便廻受于揚耳
僑乃流沉河水身沒異方得脫以來始十四年
耳今猶在鬼伍晝夜辛勤諸如此事可不慎乎
爾勿示人此事也

揚許及華僑事
皆出真語中也

定錄曰昨見楊在東華語我要來其云欲來碍
以諸事別當看之耳

王君曰此月初耳見許候與紫微夫人及右英
共轡龍車往詣南直紫微問我見有周太玄已

刻紫錄將應得道比欲觀其德業君見之不吾
因答已經詰之乃有蕭然之德甚可啓悟紫微

言別往看之年秋事今得去

紫微夫人
主下教者

定錄曰言語粗悉足爲周生保試今且去天務

繁多明日望定

因相隨而去此二更中來入四
更乃去言語多亦不能盡得記

憶也

右一條九日夜所受記書五白官紙

此條中
妄說上

落及宜漏諸事全是欲嚴相誠防恐脫言謬
便致譴黜既如此伊何由敢顯雖復王威加
逼金帛滿堂亦當杜口道義等故自息求而
此中引惕許之論亦何必不別有所指追恨

不知早相共理令闕佚漸加鑽訪必不徒然
往矣如何猶冀于冥途之中既更通感耳

七月十一日夜見桐柏徐鄧二人來衣服皆如
前徐至便言曰名已果上東華定爲保晨司甚
助欣慶鄧曰昨已應有說此事者子良答爾諸
真亦粗說其事但子良庸陋豈敢仰希恃蒙神
真提拂不論耳

徐曰近見趙威伯作事上保命曰周子良字元
右一人改名太玄字虛靈以其生周達家已
紫錄次生劉偉家復書玉編既經歷辛勤今

謹依上科報以下仙爲保籍丞羽儀衣服如故
法保命仍將徃共定錄省察良久乃作讚上東
華曰周玄秀德心志虛清謹按紫格可刻仙名
東華乃更命以七月七日會仙宮檢名簿因得
爾品目位合中仙更奏上仙爲保晨司韓侯仍
作事曰周太玄字虛靈右一人昔標懷道之志
今見蕩然之德上合乾綱下應地紀依如仙格
合中品之上伏見保晨司年限欲滿請選太玄
以補之謹上青君命云如牒仍作簡文曰惟周

太玄因業樹茲刻名仙簡爲保晨司

此韓侯刻紫玉之簡

赤金爲文以
上言太上也

吾聞此位尋滿不出一二年中應相召也子良
問不審此位若爲羽儀徐答曰亦不可爲定更
由功業之高下理有丹龍錄車玄羽之蓋素毛
之節青衣玉女五人朱衣玉童七人執鴻翮之
扇建扶靈之冠服紫羽之帔絳霄之衣帶寶玉
之鈴六丁爲使萬神受保知天下神仙切夫之
事教學之方非復人間保籍丞也故指來相報

未可示人身之遺迹乃後人之所效耳鄧曰桐

栢真君乃欲來須見太虛司陰二真

既累去後與兩小兒

竟夕枘檣恐明日人來見蹤迹于是內外無知者以至于今唯密以啓聞耳尋此便是前緣所招或各譴應至定錄趙丞灼然知見而不可較也尋既未知應爲此位那言不大欲爲恐是懸照此意自發上道心稟老君誠解其性理習忘相懷于一切有爲無復執著與時末道之志便有濃淡故以推心知當不大欲爲耳今既忘言于取捨便亦不辭此任但令得在能利益衆生處雖卑雖苦其心爲之後云雖欲蕩情散慮亦未能多去此實神察六七往道中猶煩惱未盡况此倍恐望都隆邪五年十年非但未定朝聞夕曠亦是所願周生既已見捨便欲促往尋之從別記目錄比月十五日保命授三天龍文并令且混人勿異迹行來動靜但意云此一條不

顯出恐是與
龍文別封也

右一條十一日夜所受記書三白官紙

此條中便

是定位即云待前人滿則未便到職但未知
猶且領丞住俟期而去爲不成稱丞直遊散
住邪此非可意求須有通感髣髴
乃可知耳計今心應猶在洞中也

十三日夜定錄趙丞俱來定錄曰昨與思和至
太玄府仍詣南夫人論陶某事乃得由少時子
良問申幾時又曰未測幾時或五年十年事雖
關我亦由上府繼東華隸司命未敢爲定趙丞
仍曰且已被東宮命令且住召陶某事子良問

召爲何職仙官鬼官丞答蓬萊都水監高光坐
治水事被責似欲以陶代之旣且停召當更選
耳此是仙官隸司陰府掌水事以陶有勞故得
補之如陶意似不大欲爲此位旣仙陶當不知
卿可以事白陶也少許時又曰夫人生禍延福
湊皆有因而至非神明之所如陶今夕心意豈
復憶此雖云欲蕩情散慮恐亦未能都去如何
復言合丹事云云

不知此所道
弗聞可恨也

又言青童大君

月未當來華

當脫
陽字

檢選仙事云云

右一條十三日夜所受記書一小白紙

按此告即

符前二日所云中旬間去爲論也周以十四
清旦來入嶺止疏前停召事見示即問周何
意有今夕心意語答云亦不解所以見意色
甚不好子良亦不敢問于時既密解此意便
止不更重論嶺裏以十三夕一更忽被寇似
有六七八人皆執杖奄至階前一人喚言在御
仗中蒙假還東畔等數人之資糧故來就先
生乞于時已閉戶未眠聞此便開戶當對呼
進隨意所須衣服物器一階捨與別屋兩小
兒並被錄置既從來未嘗見此不能不懼而
猶向其道但各取重擔徐去必無告討正恐
君劫道士罪重我當作好意相與使後也

十八日夜見定錄曰陶乃答吾前語年限猶未
定別更報爾所云欲住雷平山後此亦不勝今

居論災厲刀兵水火之事乃爲好耳此地本非
可隱居寂處直可以避災害住與不住無勝否
也又論方託形何處此由人心心旣未發吾寧
得知方將而言唯句曲可住吳越名山乃不少
未見有大勝地猶勸陶居此山

右一條十八日夜所受記書一白藤紙

陶隱居旣

得周所宣事以十五日疏作辭語與周令接
觀之日爲申陳如此卽是酬之告周竟不以
此見向道當是無正可否以宣也于時至尊
垂恩爲置宋長沙道士二齋并左右空地于
此齋西復爲起觀前左右卽是許長史舊基
竊恐側近真蹤或以致譴故二三因聞耳追

恨不得作方畧通辭方畧
通辭則亦應方畧酬答也

二十五日夜夢見唐趙二丞來趙曰近何意恒
勞苦損人精神憊人耳眼今去勿復遇辛苦子
良問不審住此廨中好否比者恒憂與盜事趙
回頭曰此事關唐丞唐丞仍曰雖見關亦不得
自由夫災禍亦非鬼神所知此廨自不須多憂
疲人心慮子良言劫盜事深以仰憑答曰自保
勗不須過憂便去君論期運事竟應相造也我
等且去尋復相過子良起送相隨而滅

右一條二十五日夜夢所受記書一白官紙

此夏旱人情惡山有尊長但慮驚怖留故以此祈訪也唐丞名公房亦四丞之一主死生計劫盜事正應由樂由樂丞不知開唐也記中從來見唐來事今若始遂應有始相識語恐前已有不必存記耳西廨此後至今顧蒙安隱也依別記目錄此月二十八日唐丞又云劫盜事不令憂云云此不顯恐是不錄也

右起七月三日至二十五日凡有七條事書

青白大小合十紙

于目錄中缺一條餘悉具足也

周氏冥通記卷三

--	--	--	--

1/2

1/2

周氏冥通記卷四

梁陶弘景撰

此卷從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初通至丙申年

七月末月月悉記所通目錄

其五六七月並具有即前別三卷自

八月後至今年七月末止
有此年目錄無更別記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晝保命府趙丞告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三日夜保命范帥告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七日夜中嶽仙人洪先生告

伺二星

云云

乙未年五月二十八日晝夢食合金液醮

云云

右四條五月事中今別撰在第一卷

三條云
見一條

夢云

乙未年六月一日保命趙丞華陽司農玉童業

陽內官玉童各告治身之行

云云

乙未年六月四日華陽童告人罵辱令心勿受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六日桐相仙人鄧君來結冥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八日紫陽玉童宣周君肯改名字

云云

乙未年六月九日聞人隱告坐卧偃房事

云云

又保命趙丞告流汗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一日于東嶺宿易遷女仙李飛

華告有五女仙欲來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二日中嶽真人馮君蕭閑受主

張君中嶽仙人洪君保命府樂丞華陽玉童凡

五人告長生要言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三日范帥告勿食肉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中嶽共先生授洞房經

云云

今缺
此記

乙未年六月十五日范帥遣人來重責食肉事

云云嶽去後來

乙未年六月十九日易遷五女仙來告生死因

緣根本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一日趙丞遣黃元平告請雨

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蒼梧仙人徐君棺榔事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四日趙丞又遣來告請雨騰

辭蒼梧去後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五日黃元平告已落太山死

籍

云云

乙未年六月二十七日華陽童宣定錄旨授玄

真經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六月二十九日蒼梧徐君執蓋鄧君告

名已上東華

云云

右十七條六月申事今別撰在第二卷

凡缺三條

今見十四條並不夢言

乙未年七月二日紫陽周王二真人定錄保命

二真君周大夫司馬括蒼樂丞同來大論語事

云云又及隱暉事 云云

乙未年七月三日易遷有女仙來云名已上青

簡 云云

乙未年七月九日紫陽定錄告已進爲保晨司

并論上落人數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一日徐鄧二人來云參定東華
名說上事牒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三日定錄君及趙丞告陶得停
召合及事 云云

乙未年七月十五日保命君授三天龍文并令
但且混人世勿爲異應行來動靜營爲出入任
意但勿違犯正法耳條真法時但默行莫令人
知神明不以萬里爲遙不以山海爲難戀行應
動任所趣勿以吾等爲礙 云云今
缺此記

乙未年七月十八日見定錄君云陶答語及問

所住

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五日趙唐二丞告勿過勞神

疲體

云云

乙未年七月二十八日唐丞告劫盜火禍不須

防慎不令有憂

云云今
缺此記

右九條七月中事今別撰在第三卷

缺二條
今見有

七條並或
見或夢

并右三十條並有具記

唯缺
五條

從此

後並無別記實爲深恨

乙未年八月一日范監來告云此日諸真相就

論說勸已畢自今已後欲令自來處處遊觀

云云

此云來則非夢

八月五日夢從一朱門崇闕入見司命君見授

夜光芝

云云夜光芝是句曲五種芝之限

八月七日夢入華陽中先經保命府後至定錄

間次往蕭閑採龍仙芝

云云此則從兆入而向南也龍仙芝亦見五種

芝之限

八月九日夢至定錄間見問云乃同人齋邪

云云

爾日在中堂王法
名爲皇家塗炭齊

八月十二日夢與定錄君與華陽內共乘車侍

玉女三十人奏天樂造南真于丹城南真見告

云因又告太玄太玄示以仙籍

云云二真府
並在大霍也

八月十五日夢與定錄保命共往紫微夫人處

云云紫微治玄
龍宮應在北方

八月十六日夢至方諸見青君府不見青君乃

見韓太華丹青館宋夫人見告神仙之要委形

之術

云韓太華始以今年度東宮受書
朱宮玉妃之賓友韓出真誥也

八月十九日又夢造方諸正見青君出遊楊君

九華及許仙侯皆從因造韓侯見簿籍事

云云韓即

前卷所云東宮典錄籍者夕惠期也

八月二十一日夢與保命至蓬萊見周大夫又

至一朱臺巨闕青軒紫房云是司陰府陶某近

正應治此東南一玄宮中因復行見一人面金

色長短中形人著飛霄衣冠見告道法之事

云云

保命曰此是小天奉法人周大夫仍告道業因

緣甚多

云云周大夫即大賓真誥亦云在蓬萊司陰君主天下水事出馬君傳前不知

那治在蓬萊小方諸
多事道事亦出真語

八月二十五日夢與色監趙丞至大衡山見南
陵薛大夫中黃杜大夫見授隱變方因爾又行
見一草屋甚高大絕有甘泉雜生衆華范監云
此是遊仙之廬因共入坐屋下談神仙事

二云云薛杜

二大夫真語中無也

八月二十五日夢入華陽造定錄諮來年十月

可保得申延不答云可爾

二云云此其猶欲留世意所以發此請彈初

云可爾恐後復相詰却審得申則不應十月果去也

八月二十六日夜夢定錄保命來見告云明當復往東華過司命間既是天事不復得同當更爲訪韓侯論爾更不廻異不此簡事此則不可爲定進退皆復由功過故也

八月二十九日見上期來宣定錄旨云韓侯甚有懷於爾簡錄猶因云云此云見來則非夢也上期是華陽童姓景各上

也期

右十三條八月中事二條是來十一條是夢

往

九月二日夢至華陽中見二君云云

九月五日夢又至蓬萊先過司命司命見告服

神丹應先須名上仙籍乃得服之云云乃至蓬萊

見周大夫食一草狀如槐香而紫色見告云子

未得食此得食此便如吾耳及火棗交梨事云云

火棗交梨出真誥中亦
竟不知此果是何神奇

九月八日夢與趙丞共遊易遷童初二宮二宮

相去可五六里易遷女仙宮童初男仙宮而
未知東西引爲南北列耳

九月十日夢與保命到一山山形平團異於人

間山名爲丹龍云中有洞多仙真

丹龍云在陽洛之前是南

真所治之宮也

九月十五日夢獨往桐栢山見金庭館珠寶煥麗宮室行列殊多亦有青黃盡相似復云有金庭洞宮自所見者非其限乃衆仙之遊憇典司之所治耳非王真人所居東方大君來時別復有宮雖云有而自不見

桐栢右彌王所治之處亦云山內外並有宮府

九月二十三日夢定錄來于朱陽見攜到司命府道逢玄清紫微二夫人乘雲輶從二十餘玉

女語定錄云司命紫陽正相遲塵生今來亦是

其冥

意言見笑爲塵
生不言是陳生

定錄答語

云云

當爾時亦不知在何所但覺飄然

而行耳到司命門即見紫陽共見告大有所言

非可具記

此應有
奇事也

九月二十五日忽夢見張理禁令誦道德

云云
道德

二篇實道書之宗極太極真人亦云誦之萬過白日昇天

右從前來至此並墨書大度西麻凡七百紙

九月二十九日夢見天西北有一物長數十丈

青赤色首尾等大狀似虹因到張理禁處問此
爲何物答云名玄霞之獸或呼爲水母乃可愁
矣夫有中之無未若無中之無空無之理難可
思議此九六之災顯矣人誰知之張爲保命社
禁伯主請雨
水過以問之事出真諦張旣善談虛無每語輒
入斯境隱居謂有中之無自性空也無中之無
畢竟空也但未
解說此何指耳

右八條九月中事並記云夢

十月二日夢見洪先生見令誦太素祝

云云未
詳此出

何經

十月五日夢見定錄君云比來多諸進御善自

禁節勿縱志也

似應作恣字既丞有上落實宜恒加精勤也

十一日見紫陽定錄保命桐栢來及移朱陽事

云云不知論此可否云何

十八日見定錄云朱陽非爾所居處若不能遠

去只朱陽左側好良常爲勝恐爾不能處之耳

此月十九日隱居始移朱陽住周亦同來既非公館當慮有目之事以爲妨碍故也

二十日夢見南真紫微

云云

二十七日夢見趙丞洪先生及星事

云云猶應是司二星

事耳

二十九日夢至一處名爲陰城之宮大有仙人

而自不識

未見陰城宮所出處

右七條十月中事

二條云見五條云夢

十一月三日夢見洪君及唐丞言曰雲闇星沒

唯宜矚南山坐耳此雖可瞻而非求真之體

三日

應司二星既雲闇亦不宜便眠耳

十一月八日夢見定錄因自陳欲寄朱陽東爲

小屋未審可爾不答云東好所恨下葬爲不便

耳夫居當作四合舍不者不可不作堂東西廂

若不爾各爲孤凶宅但以意作之爾其去矣以

遺來者吾見陶某比意大欲相試爾但浮此跡

勿畏人不信得不信乃爲吾之快矣

東岡有兩
大窠皆可

營墓初本欲于西窠作解恨廣大更令就窠
西立廨近朱陽爲好周令定葬東窠正南向

十三日夢見周君言曰陶其或信不信多好試

人但爾比亦喧然多諸雜相可自節

此頓頓告
云陶或信

不信欲相試今追思不阿有不信事自從遺

想來凡一切有爲通無爾恨耳于周事實亦謙
尚亦不乖背正自愜然有時見其過凡既率
嫌接神之體不慮爾至下周欲別立屋便虛

相許自爲看地給錢一萬伊本顯即作三間堂
東西廂各三間林竹至而道士心未善者互與
言說遂不成復作廂止三間堂屋而已今日方
見事亦如此明非已立意也此者微有準擬猶
欲追爲起之期留啓云止請留一間既爲
遊舊之所今則並修理之不令蕪雜也

十五日夢見洪君來告曰爾即欲所居西北面
有故氣吾今共汝看之便徃至彼處見一人形

極醜陋君曰此即是大都畏人居之定無苦朱陽

館及彼廨以後乃有二三塚狀似古塚既林草
榛蕪亦可經人埋塵不見有巫塲處所云故氣
正當竟爽輩耳既曰無苦便不爲害也

二十日見一女人形容姝麗上下青衣侍二女

至戶內立而無言

二十六日夢見周蓬萊云北斗已復不見而祝

於二星

云云當是二十七應司二星今夕已陰晦必不見也

二十九日夢見茅二君周二君並有控乘遊於

雷平直取伏龍定錄並舉手見向如謝去狀

雷平在館東南伏龍在西北便昇空從館十度故得相望也

右七條十一月中事

一條云見六條云夢

十二月三日見徐登

應作鄧字

二君言去二十九日

桐柏府校籍頓誤上罪人典簿三人被責

云云便不

了事所以也

七日夢往司命處告玉清清玄事

云云此所論殊高恨不略

說也

十一日夢見韓夫人云比者情志落落彌入真

相云云應事韓太華始以七月度東宮爲妃

十九日見一人駕大車形容甚壯從者十人直

見拜溫涼而出

二十一日定錄告云前來拜者鄴都執法君蔡

子遷也爾方綜其上官故來通報耳

云云保命府職僚皆

總治鄴岱丞位彌相開
涉上官當保籍任也

二十五日見趙丞直云仙籍空矣爾勿憂矣

故七

月中定錄所歎亦
云方憂仙籍無人

二十八日夕見定錄趙丞范帥三人子良問所
通辭仰呈君未君云適得君仍語丞云可速因

直爾而已更別餘語

云云此中似別有事肯不
容備言亦應是爲帥見有

辭
存

右七條十二月中事

五條云見
二條云夢

閏月三日夢見韓夫人云世上方無復蹤如可

云云韓猶
應是太華

六日見洪先生云子勤之勗之前後事事也

云云

此亦屬
息耳

十五日見保命云爾屋事勿以在懷傷人神氣

其人尋來就上

其正月欲戴屋而所顧師永不
來乃云欲作辭告縣攝之師定

尋自來當由此
故有今告也

十八日夢大司命君問日子欲仙不答實願仙

云願仙何不學仙

云云

二十三日見洪先生云此所問泛舟者乃中嶽

仙人于朴也其前生經識陶某耳非今生相識

也豈復來於此邪

去冬有人姓顧名道度從外江還云于大雷忽逢一人乘

小小鹿頸船于劣容一人從浪中來直呼顧姓名云下都去欲寄書與茅山陶隱居隱居已與我欲助其功夫以獻主主正爾見作書垂當授與忽云罷君會不往山我尋自下云此人自稱姓彭顧至都匆匆往廣陵欲宣此消息而無方于華監間過嗣真館道士疆文敬因疏寄具還如此隱居唯聽其下亦不以問周周當是問疆說自私訪冥中既如此告便當不復自下

二十五日見定錄保命二君保命曰年內多勞

扇削鬼神三官中奏爾云多罪吾已却之不宜

三過如此

云云伊蒙神真扶獎如此不免三官所奏况庸庸之徒邪唯各宜如履薄

耳

二十六日見周君云葛衍之東水已加八十一

丈南衡山西邊墳崩爲淵

云云

二十八日見徐君云韓衆已復有事今與鄧生

往看之

云云此語不衆字惠期邪衆亦云作霍林司命

歲夕夢見司命

南真南真見授一子大如鵝卵令噉之司命云
道未成不得九轉之華且食此亦足明爾

云云

右八條閏月中事

六條云見二條云夢

右從八月初至閏月末凡六月中合五十一

條事

十六條云見三十五條云夢從九月二十九日來至此並朱書大度色紙並紙

黃書共一紙也

丙申年正月二日夢造小有天見王君爾云何

遑遑於人間各已定勿虧頓於世路

云云此王屋三清虛

上君爲下教二十四真人之首也

十日見洪君范帥云明是戊寅上亥治建可戴

屋云但宅不得其所洪云大象尚復無常人生

有何定邪只此亦好又及洞經事

云云其本欲取此日戴屋

而師不來又小雨遂不果至丁亥日方得戴耳

十一日見定錄保命桐栢周君周君云爾不復
翫真道耶吾將去爾子良未得答定錄乃云其
心不然正是身廢耳紫陽試之邪保命云爾何
意頓取人三百斛穀子良答不取又云見取何
云不取已爾別自語所不能當埤之餘別了

此其

數旬中爲起屋事恒悼惶不作恐身既廢心亦
是急定錄訝之耳取穀之事了不聞有此音迹
計三百斛穀是百三十斛米平人六年食恐以
爲食師以此米者其從來爲師使本是衣食弟
子不應以此爲責伊云不敢神證云取兩
不應妄又云別當埤之思此答所不解

十四夕夢見許仙侯等五人自共語許云自宅

此字未足久便已近二百許年又聞一人答兆

劫尚復條爾此何足爲遠

不知是誰許長史立山宅應是晉穆帝永

和中至今一百

六十七年耳

十七夕見定錄唐丞來中君云許侯近所言亦

深哉唐丞論北臺事極多非可書銘

北臺鄭都北帝臺

二十四夕見定錄君云念真不密穢氣無辯自

云研瑩之

云云

二十七夕見保命及洪君洪君云勿輕說人事

云云此當有所試不知是何耳

右七條起丙申年正月

中事四條云見三條云夢

二月三日夢見洪先生云北斗事

云云此復是司二星也洪

是授云故屢屢言之

七日夢見定錄云臨海燒山中有仙人遊在人
間自號彭先生實是鄭玄字子陰陸渾仙人也
朱交甫令其觀上人情及修道者其尋或當來
先昨已往建安臨海人書與道士鄒堯云其人
彭公在此不堯得而捕靜櫺故人得見之其人
亟乘一刀一而歌曰太霄何冥冥靈真時下

遊命我囂塗際採察雲中儔世路多滯濁真誠

不可搜促駕還陸嶺人間無與酬步行亦永此

其若來可不接之其人形中人面左邊有紫誌

著黃絹帽多髯而前齒缺是也

書此一條獨委曲者當是或欲

示後人也燒山即赤水山今亦屬永安樂成二縣共界未知鄒堯是何處人題昭形服如此便是可察正恐伊知人識更復改容耳

九日見丞云比者情志何甚索索

云云

十四日見定錄云司命來月中旬當來西官東

官人亦並來故逆示

云云此當是云三月十八日亦見其此日亦有辭本存

二十八條

十大條云三
十條云夢

右從目錄凡用墨朱黃三色書大度白及細紙

合十六番

八番白
八番色

并右從去乙未年五月二十

三月初通至今丙申年七月未合一百九條

十六

三條云見四
十六條云夢

從八月初至十月二十七日捨世

凡三月日中文書記不復顯出尋八今年來月

月所記自疎簡未知是不復悉記爲時近致希

邪周紫陽記九真玉瀝丹方

云輕于九轉易于
九轉此別一紙無

月明

九莖紫茵琅葛芝一斤

出南閩句
曲北亦有

丹朱玉漿二斗

出南閩此
間亦有也

右二物細切芝竟仍以玉漿一斗漬之一宿埋陰垣之陽去垣三寸入土一尺以白瓦器容四斗許盛仍以瓦盤蓋之蠟密封之上土令厚二寸以今日午時埋至明日午時出之持之南行取已所佳戶十二步乃置眠牀頭按上至明日午時又以銅器盛煎之令火齊器底勿令火豔出器邊也得三沸見又丙玉漿一斗又加火高

二十九日見保命云勿犯霧露

云云

右三條事三月中事

並云見

四月九日見定錄云前疏文辭殊雅但恐心不

必然耳

云云不見此辭本也

十五日見三丞及洪君來云郤下都邪勿不復

及山諸人自共語多不了

其于時欲出都定不果六月只去耳

右二條四月中事

並云見

五月九日夢見司命定錄保命及衆真並見試

以綠業事

云云色不悅又及應爰盜事云當時相救

十五日夢到東宮拜青君見韓侯等雖不面見

青君而傳譯意氣大見憐愍韓侯接對如常耳

如此說者前韓

衆便非惠期也

二十九日夢司命三君云前事遣赤城外衛軍

十人相助遂不能都

此字草漫不可識也

亦得可耳

不解

此何若是前所云憂盜相救助者則不應言亦得可也于時實都得寂然也

右三條五月中事

並云從止月來至此見並黃紙書人度細色紙凡四

紙半前紙按

年未朱書後

六月十日于道中眠夢見范帥云惡魁橫行不

可卒禁勿輕慢之雖無如人何交爾不好

云云
周暫

出都以此月九日曉出山就埭宿十日早發
爾夕應在湖熟方山間此月中遠近多瘟病

十九日于第中夢斷肉乃食鵝膏未可解也

追檢

此日王法明文子在館宿延陵嵇茂无亦入
其多責郭邑箴果食中必有鵝膏煎煮之也

二十八日夢見紫微遊行

云云

右三條六月中事

三條並
云夢

七月一日見洪先生云八霞之表已陳爾居處

東萊可不裝束

云云

大多不可復載

此中當說
去留文會

八日復夢見韓侯紫微楊君定錄等多爲論性

命之致因緣罪福之源若疏此可三四紙許

不聞

144

此亦爲殊恨也

十七日見保命趙丞多論天地災橫之事亦甚

多不可記

此事理難當說

二十三日見衆真凡三十人多論人治身之本

謝殃之法甚多亦復論作九轉事

云云此條不顯爲恨最深

右四條七月中事

三條云見一條云夢從六月初來共紙一大度白牋

紙也

右從丙申年正月初至七月未凡七月中合

二十日夢見司命君君見令取青

此一字草漫未不可識也

以呈司命司命云此可耳心未真也當更研瑩

見景上期來云二君今往龜山聊過令知如此

所見意氣欲動前與人戲過致使時魅相侵賴

得高監相爲不爾幾致變

聞周在弟中忽輔病恐是此意高監不知

誰洞中不見此人

又曰裏屋人自稱木道士者是非星

鬼官所使勿信之以邪情亟惑人壞人真氣可

急詣許駕去已遠不得久停便去

周在都仍就王法明同往

南度第道士館中在外屋宿當是欲進諸木問
事故得此告其還多有問木者而都不說此事
實能慎
密也

二十五日見唐趙二丞來云還于舊居便共覺

蕭然多論九轉事

云云

并二君令告

云云其是二十三日還至

由意殊不許遊行人間九轉事無聞一何可歎也

右六條二月中書

三條云見三條云夢

三月三日見保命告勿食草之正心及餘事

云云

紫文仙忌云爾止謂此一日耳

八日見趙丞垂天下邪鬼之事令慎之諸

云云

初五分許可以蓬蒿爲薪煎令餘一斗漉滓乾
之閉汁三日三日竟開視上當有紫光矐目夜
不用然燈此即成矣又以藥滓置木臼中搗三
百二十杵紙裹令密若以投水水流即停若封
屋室萬人不能開若儷劫賊合衆不能動封山
山開封人人俟若欲速登天可併服之即死矣
若欲且留世當稍服之盡亦仙矣勿以分人及
令人知見也唯可心知口服而已若令人知空
笑此藥也

右此一方無年月日不知何時書滿一白牋

紙謹正

此藥名既又云唯可心知便是難可
思詳已歷問同住人大小咸云不覺

見垣內埋藥亦不聞木曰搗声恐或別處作
不論耳既云服之即死故迫以疑雖見温酒
亦或攸以
乱之耳言

大凡四卷真本書雜色合六十五番或真或

草行

周氏冥通記卷四

終

002349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子部小說家類筆記之屬
書名：	紀聞
著者：	唐中書撰 10卷 四册
版本：	鈔本 崔造注 朱校

紀聞十卷

唐牛肅撰 崔造注

鄭樵通志藝文畧唐牛肅撰紀聞十卷皆紀釋氏
道字異事新唐書與宋史藝文志皆列其同

牛氏紀聞目錄

卷一

五則

卷二

八則

卷三

六則

卷四

十一則

紀聞

卷五

九則

卷六

十三則

卷七

十七則

卷八

二十三則

卷九

十一則

卷十

十八則

紀聞

二

153

紀聞卷一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邢先生名和璞善方術常攜竹算數計算長六寸人有請者到則布算為卦縱橫布列動用算數百布之滿牀布數已乃告家之休咎言其人年命長短及官祿如神先生統清羸服氣時餌少藥人亦不詳所生唐開元二十年至都朝貴候之其門如市能增人算壽又能活其死者先生嘗至白馬坡下遇友人友人已死信宿其母哭而求之和璞乃出止人寘于牀引其

衾解衣同寢令閉戶眠熟良久起命具湯而友人猶
死和璞嘆曰大人與我約而忘何也復令閉戶又寢
俄而起曰活矣母入視之其子已蘇矣母問之其子
曰被錄在牢禁繫拷訊正苦忽聞外曰王喚苦人官
不肯曰訊未畢不使去少頃又驚走至者曰邢仙人
自來喚苦人官走出迎再拜恐懼遂令從仙人歸故
生又有納少妾妾善歌舞而暴死者請和璞活之和
璞墨書一符使置妾卧處俄而言曰墨符無益又朱
書一符復命置於牀俄而又曰此山神取之可令追

之又書一大符焚之俄而妾活言曰為一胡神領從者數百人拘去閉宮門作樂酣飲忽有排戶者曰五道大使呼歌者神不應頃又曰羅大王使召歌者方駭仍曰且留少時須臾數百騎馳入宮中大呼曰天帝詔何敢輒取歌人令曳神不杖一百仍放歌人還於是遂生和璞此事至多後不知所適

滎陽鄭曙著作郎鄭虔之弟也博學多能好奇任俠嘗因會客言及人間奇事曙曰諸公頗讀晉書乎見太尉郝鑒事跡否晉書雖言其人死今則存坐客驚曰

願聞其說曙曰某所善武威段駮為定襄今駮有子
曰碧少好清虛慕道不食酒肉年十六請於父曰願
尋名山訪異人求道駮許之賜錢十萬從其志段子
天寶五載行過魏郡舍於逆旅逆旅有客馮自駕一
驢市藥數十斤皆養生辟穀之物也而其藥有難求
未備者日月於市邸謁胡商覓之碧視此客七十餘
矣雪眉霜鬚而貌如桃花亦不食穀碧知是道者大
喜伺其休暇市珍果美膳藥食醅醪薦之客甚驚謂
碧曰吾山叟市藥來此不願世人知子何得覺吾而

致此耶碧曰某雖幼齡性好虛靜見翁所為必是道者故願歡會容悅為飲至夕因同宿數日事畢將去謂碧曰吾姓孟名期思居在恒山於行唐縣西北九十里子欲知吾名氏如此碧又為祖餞叩頭誠祈願至山中諮受道要叟曰若然者觀子志堅可與居矣然山中居甚苦須忍饑寒故學道之人多生退志又山中有耆宿當須啟白子熟計之碧又固請叟知其有志乃謂之曰前至八月二十日當赴行唐可於西北行三十里有一孤姥莊莊內孤姥甚是奇人汝當

謁之因言行意坐以須我碧再拜受約至期而往果
得此孤莊老姥出問之碧具以告姥姥撫背言曰小
子年幼若此而能好道美哉因納其囊裝於櫃中坐
碧於堂前閣內姥家甚富給碧所須甚厚居二十日
而孟先生至顧碧言曰本謂率語耳寘期果來然吾
有事到恒州汝且居此數當返如言却到又謂碧曰
吾更啟白耆宿當與君俱往數日復來令姥盡收掌
碧資裝而使碧持隨身衣衾往碧於是從先生初入
行三十里大艱險猶能踐履又三十里即手捫藤葛

足履嵌巖塊，疎汗出而僅能至其所居也。則東向西，向盡山^崇。巨石、林木、森翠，北面差平，即諸陵嶺。西面懸下層谿，千仞而有良田。山人頗種植，其中瓦屋六間，前後數架在其北。諸先生居之，東廂有厨竈，飛泉簷間落地，以代汲井。其北戶內西二間為一室，閉其門。東西間為二室，有先生六人居之。其室前廡下有數架書，三二千卷，穀千石，藥物至多，醢酒常有。數石碧既謁諸先生，告曰：夫居山異於人間，亦大辛苦，須忍餓餒，食藥餌能甘此，乃可居。子能之乎？碧曰：能。於是

留止凡五日孟先生曰今日盍謁老先生於是啟西
室室中有石堂堂北開直下臨眺川谷而老先生擁
繩牀北面而齋心焉碧敬謁拜老先生良久開
目謂孟叟曰是爾所言者耶此兒佳矣便與汝克弟
子於是辭出又閉戶其庭前臨西澗有松樹十株皆
長數仞其下磐石可坐百人則於石中鑄局諸先生
休暇常對碁而飲酒焉碧為侍者觀先生碁皆不工
也因教其形勢諸先生曰汝亦曉碁可坐因與諸叟
對叟皆不敵於是老先生命開戶出值杖臨崖而立

西望移時因顧謂叟可對碁孟期思諸人皆不敵此
小子老先生笑因坐召碧與爾對之既而先生碁火
於碧又微笑謂碧曰欲習何藝乎碧幼年不識求方
術而但言願且受周易老先生詔孟叟授之老先生
又歸室閉其門碧習易踰年而日曉占候布卦言事
若神碧在山四年前後見老先生出戶不過五六度
但於室內端坐繩牀正心禪觀動則三百二百日不
出老先生常不多開目貌有童顏體至肥克都不復
食每出禪時或飲少藥汁亦不識其藥名後老先生

忽云吾與南岳諸葛仙家為期今到矣須去碧在山
久忽思家因請還家省覲即却置孟先生怒曰歸即
歸矣何却還之有因白老先生先生讓孟叟曰此人
不終何與來也於是使歸歸後一歲又却尋諸先生
至則室屋如故門戶封閉遂無一人下山問孤莊老
娃娃曰諸先生不來尚一年矣碧因悔恨殆死碧在
山間常問孟叟老先生何姓名叟取晉書郝鑿傳令
讀之謂曰欲識老先生即郝太尉也

婺州叅軍王賈本大原人移家章懷而先人之壘在於

臨汝賈少而聰穎未嘗有過沉靜少言年十四忽謂諸兄曰不出三日家中當恐且有大喪居二日宅中火延燒堂室祖母年老震驚自投於牀而卒兄以賈言聞諸父諸父訊賈賈曰卜筮而知復又白諸父曰太行南泌河灣澳內有兩龍居之欲識真龍請同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言駭物當笞之賈跪曰實有故請觀之諸父怒曰小子好詭與同行賈請具雨衣於是至泌河浦深處賈人水以鞭畫之水為之分下有大小石二龍盤繞之一白一黑各長數丈見人冲天

諸父大驚良久瞻視賈曰既見矣將復還因以鞭揮之水合如舊則雲霧盡昏雷電且至賈曰諸父駛去因馳去里餘飛雨大汪方知非常人也賈年十七詣京舉孝廉既擢第乃娶清河崔氏後選授婺州參軍還過東都賈母之表妹死已經年常於靈帳發言處置家事兒女僮妾不敢為非每索飲食衣服有不應求即加笞罵親戚咸怪之賈曰此必妖異因造姨宅唁姨諸子先是姨謂諸子曰明日王家外甥來必莫令進此小子大罪過人賈既至門不得進賈令召老

蒼頭謂曰宅內言者非汝主母乃妖魅耳汝但私語
汝主令我入當為除去之家人素病之乃潛言於
諸郎諸郎亦悟邀賈入賈拜弔已因向靈言曰聞姨
亡來大有神言語如舊今故謁姨何不與賈言也不
應賈又邀之曰今故來謁姨若不言終不去矣當止
於此魅知不免乃帳中言曰甥比佳乎何期別後生
死遂隔汝不忘吾猶能相訪愧不可言因涕泣言語
皆媿平生聲也諸子聞之號泣姨令其僕坐賈於前
命酒相對慙慙不已醉後賈因請曰姨既神異何不

令賈見形媿曰幽明道殊何要相見賈曰媿不能全
出請露半面不然呈一手一足令賈見之如不相示
亦終不去魅既被邀苦至因見左手於手指宛然又
媿之手也諸子又號泣賈因前執其手媿驚呼諸子
曰外甥無禮何不舉手諸子未進賈遂引其手撲之
於地尚猶哀叫撲之數四即死乃老狐也形既見體
裸無毛命火焚之靈語遂絕賈至婺州以事到東陽
令有女病魅數年醫不能愈令邀賈到宅置茗饌而
不敢有言賈知之謂令曰聞君有女病魅當為去之

因為桃符令置所卧牀前女見符泣而罵須臾眠熟
有大狸腰斬之於牀下疾乃止時杜暹為婺州叅軍
與固同列相得甚歡與暹同部領使于洛陽過錢塘
江登羅剎山觀浙江謂暹曰大禹真聖者當理水時
所有金櫃玉符以鎮川瀆若此杭州城不鎮壓尋當
陷矣暹曰何以知之賈曰此石下是相與觀焉因令
暹閉目執其手令暹跳下暹忽閉目已至水底其空
處如堂有大石櫃高丈餘鑲之賈手開其鑲去其蓋
引暹手登之因同入櫃中又有金櫃可高三尺金鑲

銷之賈曰王符在中然世人不合見暹觀之既已又
接其手令騰出暹距躍則至岸矣既與暹交熟乃告
暹曰君有宰相祿當自保愛因示其拜官歷任及於
年壽周細語之暹後遷拜一如其說既而至吳郡停
船而女子天死生五年矣母撫之哀慟而賈不哭暹
重賈各見妻子如一家於是對其妻謂暹曰吾第三
天人也有罪謫為世人二十五年今已滿矣後日當
行此女亦非吾子也所以早夭妻崔氏亦非吾妻即
吉州別駕李乙妻也緣時歲未到乙未合娶以世人

亦合有室故司命權以妻吾吾今期盡妻即當過李氏李氏三品祿數任生五子世人不知為何妄哭妻父知其夫靈異因輟哭請曰吾方年盛君何忍見捨且暑月在途零丁如此請送至洛得遂接息行路之人猶合矜憇况室家之好而忽遺棄耶賈笑而不答因令造官器納止女其中寘之船下又囑暹以身後事曰吾卒後為素棺漆其縫將至先塋與女子皆附於墓殮後即發使至宋州崔氏伯任宋州別駕當留其姪聽之至冬初李乙必克計入京與崔氏伯相見

即伯之故人因求婚崔氏駕以姪妻之事已定矣暹
然之其妻日夜涕泣請其少留終不答至日沐浴衣
新衣暮時召暹相對言談頃而卧遂卒暹哭之慟為
製朋友之服如其言殮之行及宋州崔別駕果留其
姪暹至臨汝乃厚奠賈及其女其冬李乙至宋州求
婿其妻崔駕駕以妻之暹後相歷中外皆如其語

唐開元二十四年春二月駕在東京以李適之為河南
尹其日大風有女冠乘風而至玉貞觀集於鐘樓人
觀者如堵以聞于尹尹率畧人也怒其聚衆袒而答

之至十而東風者既不哀祈亦無傷損顏色不變於
是適之大駭方禮請奏聞勅召入內殿訪其故乃蒲
州紫雲觀女道士也辟穀久輕身因風遂飛至此元
宗大加敬畏錫金帛送還蒲州數年後又因大風遂
飛去不返

太和先生王旻得道者也常遊名山五岳貌如三十餘
人其父亦道成有姑亦得道道高於父旻常言姑年
七百歲矣有人知其姑者當在衡岳或往來天台羅
浮貌如童嬰其行比陳夏姬唯以房中術致不死所

在夫壻甚衆天寶初有薦旻者詔徵之至則于內道
場安置學通內外長於佛教帝與貴妃楊氏旦夕禮
謁拜於牀下訪以道術旻隨事教之然大約在于修
身儉約慈心為本以帝不好釋典旻每以釋教引之
廣陳報應以開其志帝亦雅信之旻雖長於服餌而
常飲酒不止其飲必小爵移晷乃盡一杯而與人言
談隨機應對亦神也人退皆得所未得其服飾隨
四者變改或食鯽魚每飯稻米然不過多至葱韭葷
辛之物鹹酢非養生者未嘗食也好勸人食蘆服根

葉云久食功多力甚養生之物也人有傳世世見之而貌皆如故蓋及千歲矣在京多年天寶六年南岳道者李遐周恐其戀京不出乃宣言曰我將為帝師授以祕籙帝因令所在求之七年冬而遐周至與旻相見請曰王生戀世樂不能出即可以行矣於是勸旻令出旻乃請于高密牢山合煉元宗許之因改牢山為輔唐山許旻居之旻嘗言張果天仙也在人間三千年矣姜撫地仙也壽九十三矣撫好殺生命以折己壽是仙家所忌此人終不能白日昇天矣

紀聞卷二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唐則天朝相國裴炎第四弟為虢州司戶虢州有周賢者居深山不詳其所自與司戶善謂曰公兄為相甚善然不出三年當身戮家破宗族皆誅可不懼乎司戶俱悉其行事知非常人也乃涕泣而請救周生曰事猶未萌有得脫理急至都以吾言告兄求取黃金五十鎰將來吾於宏農山中為作章醮可以移禍殃矣司戶於是取急還都謁兄河東侯炎炎為人睦親

紀聞

一

於友悌甚至每兄弟自遠來則同卧談笑雖彌歷旬日不歸內寢焉司戶夜中以周賢語告之且求其金炎不信神鬼至於邪俗鎮厭常呵怒之聞弟言大怒曰汝何不知大方而隨俗幻惑此愚輩何解而欲以金與之且世間巫覡好託鬼神取人財物吾見之常切齒今汝何故忽有此言靜而思之深令人恨司戶泣曰周賢者識非俗幻每見發言未嘗不中兄為宰相家計溫足何惜少金不令轉災為祥也炎滋怒不應司戶知兄志不可奪惆悵辭歸宏農時河東侯初

立則天為皇后專朝擅權自謂有秦山之安故不信
周言而却怒恨及歲餘天皇崩天后漸親朝政忌害
大臣嫌隙屢構乃思周賢者語即令人至宏農召司
戶至都炎饋具黃金令求賢者於宏農諸山中盡不
得尋至南陽襄陽江陵山中乃得之告以兄言賢者
因與還宏農謂司戶曰往年禍害未成故可壇場致
請今災祥已構不久滅門何求之有且吾前月中至
洛見裴令被戮繫其首於右足下事已於此且無冤
勢君勿更言且吾與司戶相知日久不可令君與兄

同禍可求百兩金與君一房章黥請帝可以得免若
言裴令終無益也司戶即市金與賢者入宏農山中
設壇場奏章請令法事畢仍藏金於山中謂司戶曰
君一房免禍矣然急去官移家襄陽司戶即遷家襄
陽月餘而染風疾十月而裴令下獄極刑兄弟子姪
皆從而司戶風疾在襄州有司奏請誅之天后曰既
染風疾死在旦夕不須問此一房特宜免死由是得
免初河東侯遇害之夕而犬吠其首曳馬及明守者
求得之因以髮繫其首於左足下竟如初言

唐太史李瀉風校新厯大陽合朔當蝕既於占不吉太宗不悅曰日或不食卿將何以自處曰如有不蝕臣請死之及期帝候於庭謂瀉風曰吾放汝與妻子別之對曰尚早刻日指影于壁至此則蝕如言而蝕不差毫髮太史與張率同侍帝更有暴風自南至李以為南五里當有哭者張以為有音樂左右馳馬觀之則過送葬者有鼓吹又嘗奏曰北斗七星當化為人明日至西市飲酒宜令候取太宗從之乃使人往候有婆羅門僧七人入自金光門至西市酒肆登樓命

取酒一石持椀飯之須臾酒盡復添一石使者登樓
宣勅曰令請師等至宮胡僧相顧而笑曰必李淳風
小兒言我也因謂曰待窮此酒與子偕行飲畢下樓
使者先下回顧已失胡僧因奏聞太宗異焉初僧飲
酒未入其直收具於座下得錢二千

唐先天中許州杜生善卜筮言定失官祿皆驗如神有
亡奴者造杜問之生曰汝但尋驛路歸道逢驛使有
好鞭者叩頭乞之彼若不與以情告云杜生教乞如
是必得如其言果遇驛使以杜生語告乞鞭其使異

之曰鞭吾不惜然無以糲馬汝可道左折一枝見代
予與汝鞭遂往折之乃見亡奴伏於樹下擒之問其
故奴曰適循道走遙見郎故潛于斯復有忘奴者見
杜生生曰歸取五百錢於官道候之見進鷄子使過
求買其一必得奴矣如言候之俄有鷄子使至告曰
情求市其一使者異之以剝鷄子與馬將至手鷄忽
飛集于灌莽乃取之景在其下遂執之言人祿位中
者至多茲不縷述

北齊稠禪師鄴人也初落髮為沙彌時輩甚眾每休暇

常角力騰趨為戲而禪師以劣弱見凌給侮毀擊者
相繼禪師羞之乃入殿中閉戶抱金剛足而誓曰我
以羸弱為等類輕負為辱已甚不如死也汝以力聞
當佑我我捧汝足七日不與我力必死於此無還志
約既畢因至心祈之初一兩夕恒爾念益固至六日
將曙金剛形見手執大鉢滿中盛筋謂稠曰小子欲
乎曰欲念至乎曰至能食筋乎曰不能神曰何故稠
曰出家人斷肉故耳神因操鉢舉已以筋食之禪師
未敢食乃怖以金剛杵稠懼遂食斯須食畢神曰汝

已多力然善持教勉稱神去且曉乃還所居諸同列
問曰豎子頃何至稠不答須臾於堂中會食食畢諸
同列又戲毆禪師曰吾有力恐不堪於汝同列試引
其臂筋骨彊勁殆非人也方驚疑禪師曰吾為汝試
之因入殿中橫蹋壁行自西至東凡數百步又躍首
至於梁數四乃引重千鈞其拳捷驍武動駭物聽先
輕侮者俯伏流汗莫敢仰視禪師後證果居於林慮
山入山數千里構精廬殿堂窮極土木諸僧從其禪
者常數千人齊文宣帝怒其聚眾因領驍勇數萬騎

躬自往討將加白刃焉禪師是日領僧徒谷口迎候
文宣問曰師何遽此來稠曰陛下將殺貧道恐山中
血汚伽藍故至谷口受戮文宣大驚降駕禮謁請許
其悔過禪師亦無言文宣帝命設饌施畢請曰問師
金剛處祈得力令欲見師効少力可乎稠曰昔力者
人力耳令為陛下見神力欲見之乎文宣曰請與同
行窺目先是禪師造寺諸方施木數千根卧在谷口
禪師呪之諸木起空中自相搏擊聲若雷電闕觸推
折縮紛如雨文宣大懼從官散走文宣叩頭請止之

因禪師度人造寺無得禁止後於并州營幢子未成
遭病臨終歎曰夫生死者人之大分如來尚所未免
但功德未成以此為恨耳死後願為大力長者繼成
此功言終而化至後三十年隋帝過并州見此寺心
中渙然記憶有似舊修行處頂禮恭敬無所有不為
處分并州大興營葺其寺遂成時人謂帝為大力長
者云

唐則天朝徐敬業揚州作亂則天討之軍敗而遁敬業
竟養一人貌類於己而寵遇之及敬業敗擒得所養

者斬其元以為敬業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結廬不通人事乃削髮為僧其侶亦多削髮天寶初有老僧法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至南岳衡山寺訪諸僧而居之月餘忽集諸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則吾身也吾兵敗入於大孤山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矣因自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於衡山

明達師者不知其所自於閩鄉縣住萬迴故寺往來過

客皆謁明達以問休咎明達不答但見其旨趣而已
曾有人謁明達問曰欲至京謁親安否明達授以
竹杖至京而親亡又有謁達者達取寺家馬令乘之
使南北馳馳訖勤而去其人至京授採訪判官乘驛
無所不至又有謁達者達以所持杖畫地為堆阜以
杖撞築地因為坑其人不曉至京背發腫割之血流
殆死李林甫為黃門侍郎扈從西還謁達加評於其
肩至京而作相李雍門為湖城令達忽請其小馬雍
門不與閱一日乘馬將出馬忽庭中人立雍門墜馬

死如此頗衆達又常當寺門北望言曰此川中兵馬
何多又長歎曰此中觸處揔是軍隊及後哥舒翰擁
兵潼關拒逆胡闖下閬鄉盡為戰場矣

長安青龍寺儀光禪師本唐室之族也父瑯琊王與越
王起兵伐天后不克而死天后誅其族無遺惟禪師
方在襁褓乳母抱而逃之其後數歲天后聞瑯琊王
有子在人間構之愈急乳母將至岐州界中鬻女工
以自給時禪師年已八歲矣聰慧出類狀貌不凡乳
母恐以貌取而敗大憂之乃求錢為造衣服人置錢

二百於腰下於桑野中具告以其本末泣高謂曰吾
養汝已八年矣亡命無所不至今汝已長而天后之
敕訪不止恐事洩之後汝與吾俱死今汝聰穎過人
可以自立吾亦從此逝矣乳母因與流涕而訣禪師
亦號慟不自勝方知其所出乳母既去師莫知其所
之乃行至逆旅與兒戲有郡守夫人者之夫任處方
息於逆旅見禪師與諸兒戲狀貌異於人因憐之召
而謂口即家何在而獨行在此耶師偽答曰莊鄰於
此有時而戲夫人食之又賜錢五百師雖幼而有識

恐人取其錢乃盡解衣置之於腰下時日已晚乃尋
小逕將殺村野遇一老僧獨行而呼師曰小子汝今
一身家已破滅將何所適禪師驚愕立老僧又曰
出家閑曠且無憂畏小子汝欲之乎師曰實一作所
願也老僧因携其手至桑陰下今禮十方諸佛已因
削其髮又解衣裝出袈裟令服之大小稱其體因教
其披著之法禪師既披法服執持收掩有如舊僧焉
老僧喜曰此習性使之然其僧將行因指東北曰去
此數里有伽藍汝直詣彼謁寺主云我使爾為其弟

子也言畢老僧已亡矣方知是聖像也師如言趣寺
寺主駭其所以因留之向十年禪師已洞曉經律定
於禪寂遇唐室中興求瑯琊王後師方謂寺僧言之
寺僧大駭因出詣岐州李使君師從父也見之悲喜
因舍之於家欲以狀聞師固請不可使君有女年俸
禪師見禪師悅之願致款曲師不許月餘會使君夫
人出女盛服多將從一作使者來逼之師固拒萬端終
不肯師始曰身不潔淨沐浴待命女許諾方令湯沐
師候女出因之噤門女還排戶不果入自牖窺之師

方特削髮刀顧而言曰以有此恨故為慾逼今既除
此何逼之為女懼止之不可遂斷其根棄於地而師
亦氣絕戶既閉不可開女惶惑不知所出俄而府君
夫人到女言其情使君令破戶師已復蘇命良醫至
以火燒地既赤苦酒沃之坐師於燃地傳以膏數月
瘡愈使君奏禪師是瑯琊王子有敕命驛置至京引
見慰問賞賜優給復以為王禪師曰父母非命鄙身
殘毀今還俗為王不願也中宗降敕令禪師廣領徒
衆尋山置蘭若忠聽之禪師性好終南山因居於興

法寺又於諸谷口造禪菴蘭若凡數處或入山數十里從者僧俗常數千人迎候瞻侍甚於鄉相禪師既證道果常先言將來事是以人益歸之開元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無疾而終先告弟子以修身護戒之事言甚切至因卧頭指南方足指北方以手承頭右脇在下遂止遺命葬於少陵原之南面鑿原為室而封之柩將發異香芬馥狀貌一如生焉車出城門忽有白鶴數百鳴舞於空中五色彩雲徘徊覆車而行數千里所封之處遂建天寶寺弟子輩留而守之

長安有講涅槃經僧曰法將聰明多識聲名藉甚所在
日講僧徒歸之如市法將僧到襄陽襄陽有客僧不
持僧法飲酒食肉體貌至肥所與交不擇人僧徒鄙
之見法將至眾僧迎而重之居處精羊盡心接待客
僧忽持斗酒及一蒸豚來造法將法將方與道俗正
開義理共志心聽之客僧運持酒榖謂法將曰講說
勞苦且正說經與吾共此食之酒一作肉法將驚懼但為
推讓客僧因坐戶下以手擘豚裹而食之舉酒滿引
而飲之斯須酒肉皆盡因登其牀旦寢既夕講經僧

方誦涅槃經醉僧起曰善哉妙誦然我亦嘗誦之因
取火草布西墻下露坐草中因誦槃槃經言詞明白
落落可聽講僧因輟誦聽之每至義理深微常不能
解處聞醉僧誦過經心自開解比天方曙遂終涅槃
經四十卷法將生平所疑一朝散釋都盡法將方度
希布布座禮之比及舉頭醉僧已滅諸處尋訪不知
所之

紀聞卷三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陝州洪昉本京兆人幼出家遂證道果志在禪而亦以講經為事門人常數百一日昉夜初獨坐有四人來前曰鬼王令為小女疾止造齋請師臨赴昉曰吾人汝鬼何以能至四人曰闍黎但行弟子能致之昉從之四人乘馬人持繩牀一足遂行行可數百里至一山山腹有小朱門四人請昉閉目未食頃人曰開之已到王庭矣其宮闈室屋崇峻非常侍衛嚴飾

紀聞

一

頗倖人主鬼王具冠衣降階迎禮王曰小女有久

一作久

200

疾今幸而痊欲造小福修一齋是以請師臨願齋畢
自令侍送無慮於是請入宮中其齋場嚴飾華麗僧
且萬人佛像至多一如人間事昉仰視空中不見白
日如人閉重陰狀須臾王夫人後官數百人皆出禮
謁王女年十四五貌獨病色昉為贊禮願畢見諸人
持千餘牙盤食到以次布於僧前坐昉於大牀別置
名饌饌甚香潔昉且欲食之鬼王白日師若常在此
當食鬼食不敢留師請不食昉懼而止齋畢餘食猶

數百盤昉見侍衛臣吏何千人皆有欲食之色昉請
王賜之餘食王曰促持去賜之諸官拜謝相顧喜笑
口開達於兩耳王因跪曰師既惠顧無他供養有絹
五百疋奉師請為受八關齋戒師曰鬼絹紙也吾不
用之王曰自有人絹奉師因為受八關齋戒戒畢王
又令前四人者依前送之昉忽開目已到所居天猶
未曙門人但為入禪不覺所適昉忽開目命爰照牀
前五百絹在焉弟子問之乃言其故昉既禪行素高
聲價日盛頃到鬼所但神往耳其形不動未幾晨坐

有一天人其質殊麗拜謁請曰南天王提頭頰吒請師至天供養計許之因敷天衣坐昉二人執衣舉而騰空斯須已到南天王頌侍從曲躬禮拜曰師道行高遠諸天願覩師講誦是以輒請師因置高座坐昉其道場崇麗殆非人間過百千倍天人皆長大身有光明其殿堂樹木皆是七寶盡有光彩奪人目睛昉初到天形質猶人也見天王之後身自長大與天人等設諸珍饌皆自然味甘美非常食畢至因請入宮更設供具談話欵至其侍衛大官兼鬼神甚衆後忽

言曰弟子欲至三十三天議事請師且少留又戒左
右曰師欲遊觀所在聽之但莫使到後園再三言而
去去後昉念曰後園有何利而不欲吾到之伺無人
之際竊至後園其園甚大泉流池沼樹林花藥處處
皆有非人間所見漸漸深入遙聞大聲叫叫不可忍
聽遂到其旁見大銅柱徑數百尺高千丈柱有穿孔
左右傍達或有銀鑄鑱其項或穿其竅骨者至有數
萬頭皆夜叉也鋸牙鉤爪身倍於天人見禪師至叩
頭言曰我以食人故為天王所鑱今乞免我我若得

脫但人間求他食必不敢食人為害為飢渴所逼發
此言時口中火出問其鑠早晚或云毗婆師尸佛出
世時動則數千萬年亦有三五輩老者志誠懇僧許
解其縛而遽還斯須王至先問師頗遊後園乎左右
曰否王乃喜坐定昉曰適到後園見鑠衆生數萬彼
何故乎王曰師果遊後園然小慈是大慈之賊師不
問昉又固問王曰此諸惡鬼常害於人唯食人肉非
諸天防護世人已為此鬼食盡此皆大惡鬼不可以
理一作禮待故錄之昉曰適見三五輩老者發言頗誠

言但於人間求他食請免之若此曹不食人餘者亦不可舍也王曰此鬼言不可信昉固請王目左右命解老者三五人來俄而解至叩頭言曰蒙恩釋放年已老矣今得去必不敢擾人王曰以禪師故放汝到人間若是食人此度重來當今若死皆曰不敢於是釋去未久忽見王庭前有神至自稱山嶽川瀆之神被甲面金也奔波而言曰不知何處忽有四五夜叉到人間殺人食甚衆不可制故白之王謂昉曰弟子言何如適語師小慈是大慈之賊此等鬼鬼言甯可

保王語諸神曰促擒之俄而諸神執夜叉到王怒曰
違所請命斬其手足以鐵鐮貫胷曳去而鐮之昉乃
請還又令前二人送至寺寺已失昉二七日而在天
猶如火頃昉於陝城中選空曠地造龍光寺又達病
坊常養病者數百人寺極崇麗遠近道俗歸者如雲
則為釋提栢國所請矣昉晨方救有夜叉至其前左
肩頭負五色毯而言曰釋迦一作帝釋天王請師講大涅
槃經昉然然還座夜叉遂挈繩牀置於左疇曰請師
合目因舉其左手而伸其右足曰請師開目視之已

到善法堂禪師既到天堂天光眩目開不能得天帝
曰師念彌勒佛昉遽念於是日開不眩而人身卑小
仰視天形不見其際天帝又曰禪師又念彌勒佛身
形當大如言念之三念而身三長遂與天等天帝與
諸天禮敬言曰弟子聞師善講大涅槃經為日久矣
諸天欽仰敬設道場因請大師講經聽受昉曰此事
誠不為勞然病坊之中病者數百恃昉為命常乞以
給之今若留一作流連講經人間動涉年月恐病人餒
死今也固辭天帝曰道場已成斯願已久固請大師

勿為辭也。昉不可忽。空中有大天人身。又數倍於釋
天帝。敬起迎之。大天人言曰。大梵天王。敕敕天人。既
去。天帝撫然曰。本欲留師講經。今梵天有敕。不許然
師已至。豈不能暫開經卷。火講宗經一作旨。令天人信
受。昉許之。於是置食。食器皆七寶。飲食香美。精妙倍
常。禪師食已。身諸毛孔皆出異光。毛孔之中。盡能觀
見諸物。方悟天身騰妙也。既登高座。敷以天衣。昉遂
登座。具善法堂中。諸天數百千萬。兼四天王。各領徒
眾。同會聽法。階下左右。則有龍王。夜叉。諸鬼神人。非

人等皆合掌而聽昉因開涅槃經首講一紙餘言辭
典暢備宣宗旨天帝大稱贊功德開經畢又令前夜
又送至本寺寺弟子昉已二十七日矣按佛經善
法堂在歡喜園天帝都會天王之正殿也其堂七寶
所作四壁皆白銀階下泉池交注流渠映帶其渠水
皆與樹行相宜寶樹花果亦皆奇異所有物類皆非
世人所識昉略言其梗槩階下寶樹行必相直每相
表裏必有一泉黃綠枝間自葉流下水如乳色味佳
於乳下注樹根灑入渠中諸天人飲樹本中泉其溜

下者衆鳥同飲以黃金為地生軟草其軟如綿大人
足履之沒至足舉後其地自平為鳥數百千色各無
定相入七寶林即同其樹色其天中物皆自然化生
若念食時七寶器盛食即至若念衣時寶衣亦至無
日月光一天人身光踰於日月須至遠處飛空而行
如念即到昉既覩其異備言其見乃請畫圖為屏風
凡二十四扇觀者驚駭昉初到寺毛孔之中盡能見
物既而弟子進食食訖毛孔皆閉如初乃知人食天
食精粗之分如此昉既盡出天中之相人以為妖時

則天在位為人告之則天命取其屏兼徵昉昉既至則天開之而不罪也留昉宮中則天手自造食大中供養留數月則天謂昉曰禪師遂無一言教弟子乎昉不得已言曰貧道唯願陛下無多殺戮大損果報其此唯此則天信受之因賜聖教昉所行之處修造功德吾既無得遏止昉年過下壽如入禪定遂卒於陝中焉

僧伽大師西域人也俗姓何氏唐龍朔初來遊北土隸名於楚州龍興寺後於泗州臨淮縣信義坊乞施

標將建伽藍於其標下掘得古香積寺銘記并金像
一軀上有普照王佛字遂建寺焉唐景龍二年中宗
皇帝遣使迎師入內道場尊為國師尋出居薦福寺
常獨處一室而其頂有一穴恒以絮塞之夜則去絮
香從頂穴中出煙氣滿房非常芬馥及曉香還入頂
穴中又以絮塞之師常灌足人取其水飲之痼疾皆
愈一日中宗於內殿語師曰京畿無雨已是數月願
師慈悲解朕憂迫師乃將瓶水泛灑俄頃陰雲驟起
甘雨大降中宗大喜詔賜所修寺額以臨淮寺為名

師請以普照王寺為名蓋欲依金像上字也中宗以
照字是天后廟諱乃改為普光王寺仍御筆親書其
額以賜焉至景龍四年三月二日於長安薦福寺端
坐而終中宗既令於薦福寺起塔漆身供養俄而大
風歔起臭氣偏滿於長安中宗問曰是何祥也近臣
奏曰僧伽大師化緣在臨淮恐是欲歸彼處故現此
變也中宗默然心許其臭頓息頃刻之間奇香郁烈
即以其年立月送至臨淮起塔供養即今塔是也後
中宗問萬迴師曰僧伽大師耶人耶萬迴曰是觀音

化身也如法華經普門品六應以此卽比卽尼等身
得度者卽皆見之而為說法此卽是也先是初初至
長安萬迴禮謁甚恭師拍其首曰小子何故久留可
以行矣及師遷化後不數月萬迴亦卒師平生化現
事跡甚多具本傳此聊記其始終矣

唐代國公主適萊陽鄭萬鈞數年無子時有僧和和者
如狂如愚衆號為聖言事多中住大女寺修營殿閣
和和常至公主家鈞請曰吾無嗣願得一子惟師降
恩可得乎師曰遺我三千疋絹主當誕兩男鈞如言

施之和和取絹付寺云修功德乃謂鈞曰主有娠矣
吾令二天人下為公主作兒又曰公主腹小能併娠
二男乎吾當使同年而前後耳公主遂娠年初歲終
各誕一子長曰潛耀少曰晦明皆美丈夫博通有識
焉

開元二十二年京城東長樂村有人家素敬佛教常給
僧食忽於途中得一僧座具既無所歸至家則寶之
後因設齋以為聖僧座齋畢眾散忽有一僧和門請
食主人曰師何由知弟子造齋而來此也僧曰適到

澹水見一老師坐水濱洗一座具口仍怒曰請我過齋施錢半於衆僧汗我座具苦老身自浣之吾前禮謁老僧不止因問之曰老閻梨何處齋來何為自澣僧具言其由兼示其家所在故如此來主人大驚延僧進戶先是聖僧座座上有糞汁翻汗處主人乃告僧曰吾家貧卒辦此齋施錢少故衆僧皆三十佛與聖僧各半之不意聖僧親臨而又汗其座且愚慙盲冥心既差別又不謹慎於進退皆是吾之過也

同官令虞咸頗知名開元二十三年春往溫縣道左有

小草堂有人居其中刺臂血朱和用寫一切經其人年且六十色黃而羸瘠而書經已數百卷人有訪者必可焉或時問其所從亦助焉其人曰吾姓屈突氏名仲任即仲將李將兄弟也其父亦典郡莊在溫唯有仲任一子憐念其少恣其所為性不好書唯以櫟蒲弋獵為事父卒時家僮數十人資數百萬莊第甚衆而仲任縱賞好色荒飲博戲賣易且盡數年後唯溫縣莊存焉即貨易田疇折賣屋宇又已盡矣唯莊內一堂歸然僕妾皆盡家貧無乃乃於堂內掘地

理數甕貯牛馬等肉仲任多力有僮名莫賀咄亦力敵十夫每昏後與僮行燕牛馬盜處必五十里外遇牛即執其兩角翻負於背遇馬驢皆繩蓄其頸亦翻負之至家投於地皆死乃皮剝之皮骨納之後堂大坑或焚之肉則貯於地甕晝日令僮於城市貨易之米而食如此者又十餘年以其盜處遠故無人疑者仲任性好殺所居弓箭羅網又彈滿屋焉殺飛飛走不可勝數目之所見無得全者乃至得刺蝟亦以泥裹而燒之且熟除去其泥而蝟皮與刺皆隨泥而脫

矣則取肉而食之其所殘酷皆此類也後莫賀咄病
死月餘仲任暴卒而心下煖其乳母老矣猶在守之
未痊而仲任復蘇言曰初見捕去與奴對事至一大
院廳事十餘間有判官六人每人據二間仲任所對
最西頭判官不在立仲任於堂下有頃判至至乃其
姑夫鄆州司馬張安也見仲任驚而引之登階謂曰
郎在世為惡無比其所殺害千萬頭今忽此來何方
相授仲任大懼叩頭哀祈判官曰待與諸判官議之
乃謂諸判官曰僕之妻姪屈突仲任造罪無數令台

入對事其人年命亦未盡欲放之去恐被殺者不肯
欲問一路放生可乎諸官曰召明法者問之則有明
法者來碧衣跣躡判官問口欲出一罪人有路乎因
以具告明法者曰唯有一路可出然得殺者肯若不
肯亦無益官曰若何明法者曰此諸物類為仲任所
殺皆償其身命然後託生合召出來當誘之曰屈突
仲任令到汝食噉畢即託生年更為羊馬亦為馬汝
餘業未盡還受畜生身使仲任為人還依舊食汝汝
之業報無窮已也今令仲任畧還令為汝追福使汝

各捨畜生業俱得人身更不為人殺害豈不佳哉諸
畜聞得人身必喜如此乃可放若不肯更無餘路乃
縲仲任於廳事前房中召仲任所殺生類到判官庭
中地可百畝仲任所殺生命填塞皆滿牛馬驢騾猪
羊麋鹿雉兔乃至刺蝟飛鳥凡數萬頭皆曰召我何
為判官曰仲任已到物類皆咆哮大怒騰振蹴踏之
而言曰巨盜盍還吾債方忿怒時諸猪羊身長大與
馬牛比牛馬亦大倍於常判官乃使明法入曉諭畜
聞得人身皆喜形復如故於是盡驅入諸畜乃出仲

任有獄卒二人手執皮袋兼秘木至則納仲任於袋
中以木秘之仲任身血皆於袋諸孔中流出灑地卒
秘木以仲任血遂遍流廳前須臾血至階階可有三
尺然後兼袋投仲任房中又扁鑊之乃召諸畜等皆
怒曰逆賊殺吾身今飲汝血於是兼飛鳥等盡食具
血血既盡皆共舐之庭中土見乃止當飲血時畜生
咸怒身皆長大數倍仍罵不止既食已明法又告汝
已得債今放屈突仲任歸令為汝追福令汝為人身
也諸畜皆喜各復本形而去判官然後令袋內出仲

任身則如故判官謂曰既見報應努力修福若刺血
寫一切經此罪當盡不然更求永無相出望仲任蘇
乃堅行其志焉

唐開元十八年京菩提等有長生猪體柔肥碩在寺十
餘年其歲猪死僧焚之火既盡灰中得舍利百餘粒

紀聞卷四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唐天寶五載夏五月中左清道率府府史李思元暴卒
卒後心媛家不敢殯積二十一日夜中而纔蘇即言
曰有人相送來且作三十人供又曰要萬貫錢與送
來人思元父為署令其家頗富因命具饌且鑿紙為
錢饌熟令堂前布三十僧供思元白日蒙恩相送薄
饌單蔬不足以辱大德須臾若食畢因令焚五千張
紙錢於庭中又口具二人食置酒肉思元向席曰蒙

恩釋放但懷厚惠又令焚五千張紙錢畢然後偃臥
至天曉漸平和乃言曰被捕至一處官不在有兩吏
存焉一曰馮江靜一曰李海朝與思元同召者三人
兩吏曰能遺我錢五百萬當舍汝二人不對思元獨
許之吏喜戒官至謂三人曰要使典二人三人內辨
之官因領思元等至王所城門數重防衛甚備見王
居有高樓十間當王所居三間高大盡垂簾思元至
未進見有一人金章紫綬形狀甚貴令投刺謁王王
召見思元隨而進至樓下王命却簾召貴人登樓貴

人自階陞方登王見起延至簾下貴人拜王答拜謂
貴人曰今既來此即須置對不富在生有何善事貴
人曰無王曰在生數十年既無善事又不忠孝今當
奈何因囑蹙曰可取所司處分貴人辭下未數級忽
有大黑風到簾前直吹貴人將去遙見貴人在黑風
中吹其身忽長數丈而狀墮壞或大或小漸漸遠去
便失所在王見位立謂階下人曰此是業風吹此人
入地獄矣國因白思元等王曰可捨籌定之因簾下
投三疋絹下令三人開之二人開絹皆有當使字唯

思元絹開無有五曰留二人舍思元思異出殿門門西牆有門東向門外衆僧數百持幡花迎思元云菩薩要見思元入院院內地皆於清池院內堂閣皆七寶堂內有僧衣金縷袈裟坐寶牀思元之禮謁也左右曰此地藏菩薩也思元乃跪諸僧皆為贊歎聲思元聞之泣下菩薩告衆曰汝見此人下淚乎此人去亦不久聞昔之梵音故流涕耳謂曰汝見此間事到人間一一話之當今世人聞之改心修善汝此生無雜行常正念可復來此因令諸僧送歸思元初蘇具

三十人食別具二人肉食皆有贈益由此也思元活
所召怒思元曰吾今汝具宣報應事何不言之將杖
之思元哀請乃放思元素不食酒肉及得再生遂乃
淨淨長齋而其家盡不過中食而思元每人集處必
具言冥中事人皆化之焉

勝業寺僧齋之好交遊貴人頗曉醫術而行多雜天寶
五載五月中病卒二日而蘇因移居東禪定寺院中
建一堂極華飾長座橫列等身像七軀自此絕交游
精持戒自言曰初死見錄至鬼王庭見一段肉臭爛

在地王因問王汝出家人何因殺人齋之不知所對
王曰汝何故杖殺寺家婢齋之方悟先是寺中小僧
何馬師與寺中青衣通青衣後有異志馬師怨之因
備青衣於寺主其青衣不藏之人也寺主亦素怨之
因眾僧堂食未散召青衣對眾具箠殺之齋之諫寺
主曰出家之人護身口意戒律之制造次不可違而
况集眾殺乎馬師贊寺主寺主大怒不納齋之遂箠
朴交至死於堂下故齋之悟王之間乃言曰殺人者
寺主得罪者馬師令何為見問王前臭肉忽有聲曰

齊之殺我王怒曰婢何不起而卧言臭肉忽起為人
則所殺青衣與齊之辨對數反乃言曰當死時楚痛
悶亂但聞旁有勸殺之聲疑是齊之所以訐之王曰
追寺主階吏曰福多不可追曰追馬師吏曰馬師命
未盡王曰且收青衣放齊之初齊之入見王座有一
僧一馬疋門僧亦出齊之禮謁僧曰吾地藏菩薩也
汝緣福少命且盡所以獨追今可堅持僧戒舍汝俗
事住閔靜寺造等身像七軀如不能得錢彩畫亦得
齊之既蘇遂乃從其言焉

唐天寶十二載冬有司戈張無是居在布政坊因行街
中夜鼓絕門閉遂橋下而跽夜半忽有數人騎至橋
駐馬言使乙至布政坊將馬一乘往取十餘人其二
人一則無是妻一則同曲富叟王翁無是聞之大驚
俄而取者至云諸人盡得唯無是妻誦金剛經善神
護之故不得因唱所得人名皆應曰唯無是亦識王
翁應聲答曰畢俄而鼓動無是歸家見其妻猶誦經
坐待無是既至妻曰汝常不外宿吾恐汝犯夜故誦
經不眠相待天曉聞南鄰哭聲無是問之則王翁死

矣無是大懼因以具告其妻妻亦大懼因移出宅謁
名僧發誓願長齋日則誦經四十九遍由是得免

魯郡任城野黃山瑞像蓋生於石狀如胚混焉昔有採
柁者山中見像因往祈禱如願必得由是遠近觀者
數千人知盜官恐有姦起因命石工破山石輦瑞像
致之邑中大寺門樓下於是邑人於寺建大齋凡會
數千人齋畢散日方午忽然大風黑雲覆寺雲中火
起電擊門樓飛雨河注邑人驚曰門樓災矣先是僧
造門樓高百餘尺未施丹艘而樓勢東傾以大木撐

之及雨止樓已正矣蓋鬼神以像故而共扶持焉

涇縣尉馬子雲為人數奇以孝廉三任為涇縣尉皆數
月丁憂而去在官日克本麗祖綱赴京途由淮水遇
風舟溺凡沉官米萬斛由是大被拘繫子雲在繫乃
專心念佛凡經五年後遇赦得出因逃於南陵山寺
中常一食齋天寶十年卒於涇縣先謂人曰吾為人
坎軻遂精持內教今西方業成當往生安樂世界爾
明日沐浴衣新衣端坐合掌俄而異香滿戶子雲喜
曰化佛來矣且迎吾行言訖而歿

唐開元十五年有敕天下村坊佛堂小者並拆除功德
移入側近佛寺堂大皆令閉封天下不信之徒並望
風毀拆雖大屋大像佛一作亦殘毀之敕到豫州新息
令李虛嗜酒倔強行事違戾方醉而州符至仍限三
日報虛見大怒便約胥正界內毀拆者死於是一界
並全虛為人好殺復戾行必違道當時非惜佛宇也
但以忿恨故全之全之亦不以介意歲餘虛病數日
死時正暑月隔宿即斂明日將殯母與子繞棺哭之
夜久哭止聞棺中若指爪戛棺聲初疑鼠未之悟也

斯須增甚妻子驚走母獨不去命開棺左右曰暑月
恐壞母怒促開之而虛生矣身頗瘡爛於是浴而將
養之月餘平復虛曰初為兩卒拘至王前王不在見
階前典吏乃新息吏也亡經年矣見虛拜問曰長官
何得來虛曰適被錄而至吏曰長官平生唯以殺害
為心不知罪福今當受報將若之何虛聞懼請救之
吏曰去歲拆佛堂長官界內獨全此功德彌大長官
雖死亦不合此問追攝少間王問吏勿多言但以此
對虛方憶之頃王坐主者引虛見王王曰索李明府

善惡簿來即有人持一通案至大合抱有二青衣童子亦隨文案王命啟牘唱罪階吏讀曰專好割羊脚吏曰合杖一百仍割其身肉百斤王曰可令割其肉虛曰去歲有敕拆佛堂毀佛像虛界內獨存之此功德可排罪否王驚曰富有此否吏曰無新息吏進曰有福簿在天堂可檢之王曰促檢殿前五南有樓數間吏登樓檢之未至有二僧來至殿前五問師何所有一答曰常誦金剛經一曰常讀金剛經王起合掌曰請法師登階王座之後有二高座右金左銀王請

誦者坐金座讀者坐銀座坐訖開經王合掌聽之誦
讀將畢忽有五色雲至金座前紫雲至餘座前二僧
乘雲飛去空中遂滅王謂階下人曰見二僧乎皆生
天矣於是吏檢善簿至唯一紙因讀曰去歲敕折佛
堂新息一縣獨全合折一生中罪延年三十仍生善
道言畢罪簿軸中火出焚燒之盡王曰放李明府歸
仍敕兩吏送出城南門見夾道並高樓大屋男女雜
坐樂飲笙歌虛好絲竹見而悅之兩吏謂曰急過此
無顧顧當有損虛見飲處意不能忍行佗立觀之店

中人呼曰來吏曰此非善處既不相取信可任去虛未悟至飲處人皆起就坐奏絲竹酒至虛酌酢畢將飲之乃一杯糞汁也臭穢特甚虛不肯飲即有牛頭獄卒出於牀下以又刺之洞胸虛遽連飲數杯乃出走引虛南入荒田小徑中遙見一燈炯然燈旁有大坑昏黑不見底二吏推墮之遂蘇李虛素性兇頑不知罪福而被酒違戾以全佛堂明非己之本心也然猶身得生天火焚罪簿獲福若此非為善之報乎與夫日夜精勤孜孜為善既特僧律常行佛言而不離

生死未有之也

唐牛騰字思遠唐朝散大夫却城令棄官從好精心釋

教從其志者終身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故自稱

布衣公子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

侯姓未
裴氏未

弱冠明經擢第再選右衛騎曹參軍公子沉靜寡言

少挺異操河東侯器其賢朝廷政事皆訪之公子清

儉自守德業過人故王勃等四人皆出其門下年壯

而河東侯遇害公子謫為祥州建安丞將行時中丞

崔察用事貶官皆辭之素有嫌者或留之誅殛甚衆

時天后方任酷吏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臨之公
子將見在察懼不知所為忽衢中遇一人形甚環偉
黃衣威服乃問公子欲過中丞得無懼死乎公子驚
曰然又曰公有犀角刀子乎曰有異人曰公有刀子
甚善授公以神咒見中丞時但俯伏搯訣言帶犀角
刀子搯于
訣乃可以誦咒其訣左手
第三節橫文以大指爪搯之而密誦咒七遍當有
所見可以無患矣呢曰吉中吉迦戎律提中有律陀
之婆迦阿公子饒而誦之即得仰視異人亡矣大異
之即見察同過三十餘人公子名當二十前十九人

各呼名過素有邵察則留處絞斬者且半焉次至公子如其言誦咒察久不言仰視之見一神人長丈餘儀質非常出自西階直至察前右拉其肩左按其首面正當背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手注定字而已公子遂得脫比至屏迴顧見神人釋察而止矣公子至牂牁素秉誠信篤敬佛道雖已婚官如戒僧為口不妄談目不妄視言無偽行無頗以是夷獠漸漬其化遂大市釋教於牂牁中常攝郡長吏置道場數處居三年而莊周獠反轉入牂牁郡人皆殺長吏以

應之建安大豪起兵相應乃劫公子坐於樹下將加戮焉忽有夷人持刀斬守者頭乃誓曰縣丞至惠汝何忍害若人因置公子於籠中令力者負而走於是兼以勢免事解後郡以狀聞詔書還公事許其還歸後宰數邑皆計日受俸其清無以加亦天性也後棄官精內教甚有感焉

唐神龍年中襄陽將鑄佛像有一老姥至貧營求助施卒不成得姥有一錢則為女時母所賜也寶之六十餘年及鑄像時姥持所有因發重顯投之爐中及破

爐出像姥所施錢著佛冑臆因磨錯去之一夕錢又
如故僧徒驚異錢至今存焉乃知至誠發心必有誠
應姥心至誠故諸佛感之今後人生希有此事也

開元初同州界有數百家為東西普賢邑社造普賢菩
薩像而每日設齋東社邑家青衣以齋日生子於其
齋次名之曰普賢年至十八任為愚豎廝役之事益
所備嘗後因設齋之日此豎忽推普賢身像而坐其
處邑者觀者或有怒焉既加詆罵又苦鞭撻普賢笑
曰吾以汝志心故生此中汝見真普賢不能加敬而

求此土像何益於是忽變其質為普賢菩薩身身黃
金色乘六牙象空中飛去放大光明天花綵雲五色
相映於是遂藏邑老方悟賢聖大用驚慚其西社為
普賢邑齊者僧徒方集忽有婦人懷妊垂產云視欲
生子因入普賢堂中人呵怒之不可禁止因產一男
子於座之前既初產生甚為汙穢請人不可提挈出
深用詬辱忽夫婦人所在男變為普賢菩薩光明照
燭相好端麗其所汙穢皆成香花於是乘象騰空稍
稍而滅請父老自恨愚闇不識普賢刺眇其目者十

餘人由是言之菩薩變現豈凡人能識焉

唐王悅為唐昌令殺錄事李之而不辜之既死長子作
靈語曰王悅不道枉殺子子必報其聲甚厲經數日
悅晝坐廳事忽拳毆其腰間者殷然驚顧無人既暮
擊處微腫焉且痛其日李之男又言曰吾已擊王悅
正中要害處即當殺之悅疾甚則至蜀郡謁醫不愈
未死之前日李之命其家造數人饌仍言曰吾與客
三人至蜀郡錄王悅食畢當行明日而悅死悅腫潰
處正當右腎即李之所為也

唐監察御史王掄為朔方節度判官乘驛在途暴卒而
顏色不變猶有暖氣懼不敢殯凡十五日復生云至
冥司與冥史語冥史悅之立於房內吏出掄試問其
業曠乃楊慎矜於帝所訟李林甫王鉞也已斷王鉞
族滅矣於是不敢置置於舊處而謁王王庭前東西
廊下皆垂簾坐掄簾下慎矜兄弟入見王稱冤王曰
已族王鉞即當到矣須臾錄鉞至兼其子弟數人皆
械繫面縛七竅流血王令送訊所於是與慎矜同出
乃引掄既蘇月餘有邢緯之事王鉞死之

紀聞卷五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唐衛州司馬杜某嘗為洛陽尉知捕寇時洛陽城南千
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
為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
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
殺午橋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為俾五人同劫其
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
死者故得人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

出外輒坎輻不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
有火六七團大者如瓠大者如盂遮其前不得南出
因北走有小火直入心中焚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為
諸火遮繞驅之令入縣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
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
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財物於府殺之

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將死言曰吾無
罪為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
呼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為虎所嚙傷至甚遂死覺

顛倒故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
唯關中見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為所噬
其人號叫竟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
牀若寢者其家伺其寢則閉鑰其門而白於府季休
光為留守則使取之取者登馬破其屋攢矛以刺之
乃死舅方為留守判官得其頭漆之為枕至今時人
以虎為所殺之妾也

吳俗取鮮魚為生之欲食則投之沸湯偃轉移時乃死
天寶八載當塗有人業取鱣魚是春得三頭鱣其子

去鱗皮斷其頭燃火將羹之其鱗則化為蛇赤文編
爛長數尺行趨門外其子走反顧餘二鱗亦已半為
蛇須臾化畢皆去其子遂病明日死於是一家七人
皆相繼死十餘日且盡當塗令王休惜以其無人也
命莫之

唐安州都督杜鵬舉父子皆知名中宗在位韋后方盛
而鵬舉暴卒在冥司鞠訊未畢至王殿前忽聞官曰
王令當立相王為皇帝王起至階下見人身皆長二
丈共扶輦者百人相王被袞冕在輦中鬼王見之迎

拜相王下輦答拜如是禮成而出鴨舉既蘇言之時
王王作相矣後歲韋皇后將危李氏相王子臨淄王
興兵滅之而尊相王為皇帝乃召鵬舉遷其官

唐太子僕通事舍人王儼肅宗克復後降官為人所告
繫御史臺儼未繫之前年九月儼與嬖姪夜坐堂下
大流星大如盞光明照耀墜於井中在井久猶光明
使人求之無所得儼懼出宅竟徒播州儼殊不意行
至鳳州疽背裂死

唐太子通事舍人王儼曰人遭遇皆繫之命緣業先定

吉凶乃來豈必誠慎昔天后誅戮皇后宗子繫大理

宗

254

當死宗子嘆曰既不免刑焉用污刀鋸夜中以衣領
自縊死曉而蘇遂言笑飲食不異在家數日被戮神
色不變初蘇言曰始死冥官怒之曰爾合戮死何為
自來速還受刑宗子問故官示以冥簿及前世殺人
今償對乃畢報宗子既知故受害無難色

工部尚書裴佖先年十七為太僕寺丞伯父相國炎遇
害佖先廢為民遷嶺外佖先素剛痛伯父無罪乃於
朝廷封事請見面陳得失天后大怒召見盛氣以待

之謂伯先曰汝伯父反千國之憲自貽伊戚爾欲何
言伯先對曰臣今請為陛下計安敢詐寃且陛下先
帝皇后李家新婦先帝棄世陛下計安為婦道者理
當委任大臣保其宗社東宮年長復子明辟以塞天
人之望今先帝登遐未幾遽自封崇私室立請武為
王誅下斥李宗自稱皇帝海內憤惋蒼生失望臣伯
父至忠於李氏反誣其罪戮及子孫陛下為計若斯
臣深痛惜臣望陛下復立李家社稷迎太子東宮陛
下高枕諸武獲全如不納臣言天下一動大事去矣

產祿之誠可不懼哉臣今為陛下用臣言未晚天后
怒曰何物小子敢發此言命牽出他先猶反顧曰陛
下採臣言實為晚如是者三天后令集朝臣於朝堂
杖他先至百長隸攘州他先解衣受杖笞至十而他
先數至九十八而蘇更一笞而畢他先瘡甚卧驢與
中至流所卒不死在南中數歲娶流人盧氏生男愿
愿盧氏卒他先攜愿潛歸鄉歲餘事發又杖一百徒
北庭貨值五年致資財數千萬他先賢相之姪往來
河西所在交二千石北庭都護府城下有夷落萬帳

則降故也其可汗禮佻先以女妻子可汗唯一女念之甚贈佻先黃金馬牛羊甚衆佻先因而致門下食客常數千人自北庭至東京累道致客以取東京息耗朝廷動靜數日佻先必知之時補闕李秦授寓直中書封事曰陛下自登極誅斥李氏及諸大臣其家人親族流放在下者以臣所料且數萬人如一旦同心招集為逆出陛下不意臣恐社稷必危讖曰代武者劉夫劉者流也陛下不殺此輩臣恐為禍深焉天后納之夜中召入謂曰卿名秦授天以卿授朕也何

啓子心即拜考功員外郎仍知制誥敕賜朱紱女妓

258

十人金帛稱是與謀發敕使十人於十道安慰流者

其實賜墨勅與牧守有流放者殺之救既下佝先知之會賓客計議皆

勸佝先入胡佝先從之日晚舍於城外因裝時有鐵

騎果殺二人勇而有力以罪流佝先善待之及行使

將馬裝橐馳八十頭盡金帛賓客家僮從之者三百

餘人甲兵備曳屨趨乘者半有千里足馬二佝先與

妻乘之裝畢遽發料天曉人覺之已入虜境矣既而

迷失道遲明唯進一舍乃馳既明候者言佝先走都

護令八百騎追之妻父可汗又令五百騎追焉誠追者曰舍佝先與妻同行者盡殺之貨財為賞追者及佝先於塞佝先勒兵與戰麾下皆殊死日昏二將戰死殺追騎八百人而佝先敗縛佝先及妻於橐駝將至都護所既至械繫穿中具以狀聞待報而使者至召流人數百皆害之佝先以未報故免天后度流人已死又使使者安撫流人曰吾前使十道使安慰流人向使者不曉吾意擅加殺害流為酷暴其輒殺流人使並所錄項將至害流人處斬之以快亡魂諸流

人未死或他事繫者兼家口放還由是佻先得免乃
歸鄉里及唐室再造宥裴炎贈以益州大都督求其
後佻先乃出焉授詹事丞歲中四遷遂至秦州都督
再節制桂廣一任幽州帥四為執金吾一兼御史大
夫太原京兆尹大府卿凡任三品官向四十政所在
有聲績號曰唐臣後為工部尚書東京留守薨壽八
十六

肅宗張皇后祖母竇氏元宋之姨母也元宗先后早薨
竇有鞠養之恩景雲中封鄧國夫人帝甚重之其子

去惑去盈去奢去逸依倚恩寵頗極豪華一日弟兄
同獵渭曲忽有巨蛇長二丈騰起草上迅捷如飛去
逸因蹤轡彎弧一發而中則命從騎挂之而行俄頃
霧起於渭上咫尺昏晦驟雨驚電無所遁逃偶得野
寺去逸即棄馬徑依佛廟烈火震霆隨而大集方霆
火交下之際則聞空中曰勿驚僕射霆火遽散俄而
復臻又聞空中曰勿驚司空霆火登止俄復聚集又
聞空中曰勿驚太尉既而陰翳廓然終無所損然死
地從馬則已失矣去逸自負生須富貴不數年染疾

而歿一作官止太僕卿天寶中其女選東宮充良媛
及肅宗收復兩京良媛頗有輔佐之力至德二載冊
為淑妃乾元元年詔中書令崔圓持節冊為皇后而
去逸以後父前後三贈空皆如空中之告耳

吳保安字永固河北人任遂州方義尉其鄉人郭仲翔
即元振從姪也仲翔有才學元振將成其名宦會南
蠻作亂以李蒙為姚州都督帥師討馬蒙臨行辭元
振元振乃見仲翔謂蒙曰弟之孤子未有名宦子姑
將行如破賊立功某在政事當接引之俾其康薄俸

也蒙諾之仲翔頗有幹用乃以為判官委之軍事至
蜀保安寓書於仲翔曰幸共鄉里籍甚風猷雖曠不
展拜而心常慕仰吾子國相遊子幕府碩才果以良
能而受委寄李將軍秉文兼武受命專征親領大兵
將平小寇以將軍英勇兼足下才能師之克殄功在
旦夕保安幼而嗜學長而專經才乏兼人官從一尉
僻在劍外地遠雲深鄉國數千閭河阻隔况此官已
滿後任難期以保安之不才厄選曹之格浪更思微
祿豈有望焉將歸老邱園轉死溝壑聞吾子急入

之憂不遺鄉曲之情忽垂特達之春使保安得執鞭
弭以奉周旋錄及細微薄露功效承茲凱入得預未
班是吾子邱山之思即保安銘鏤之日非敢望也願
為圖之唯照其疑誠而寬其造次專策驚蹇以望抬
攜仲翔得書深感之即言於李將軍名為管記未至
而蠻賊轉逼李將軍至姚州與戰破之乘勝深入蠻
覆而敗之李身死軍沒仲翔為虜蠻表利漢財物其
沒落者皆通音耗令其家贖之人三十匹保安既至
姚州適值軍沒遲留未返而仲翔於蠻中間闕致書

於保安曰永固無恙

保安之字

頃辱書未報值大軍已發

深入賊庭果逢撓敗李公戰沒吾為囚倖假息偷生
天涯地角顧身世已矣念鄉國窅然才謝鐘儀居然
受繫身非箕子曰見為奴海畔牧羊有類於蘇武宮
中射鴈宵期於李陵吾自陷蠻夷備嘗艱苦肌膚毀
剔血淚滿池生人至艱吾身盡受以中華世族為絕
域窮囚日居月諸暑退寒襲思老親於舊國望松檟
於先塋忽忽發狂脂臆流慟不知涕之無從行路見
吾猶為傷恸吾與永固雖未披歎而鄉里先達風味

相親想覩光儀不離夢寐昨蒙枉問承問便言李公
素知足下才名則請為管記大將軍去遠足下來遲
乃足下自後於我行非僕遺於鄉曲也足下門傳餘
慶大詐積善果事期不入而身名並全向若早事麾
下同參幕府則絕域之人與僕何異吾今在厄力屈
計窮而蠻裕沒留許親族往贖以吾國相之姪不同
衆人仍苦相邀求絹千匹此信通聞仍索百縑願足
下早附白書報吾伯父宜以時到得贖吾還使亡魂
復歸死骨更肉唯望足下耳今日之事請不辭勞苦

吾伯父已去廟堂難可諾啓即願足下親脫石父解
夷吾之驂住贖華元類宋人之事濟物之道古人猶
難以足下道義素高名節特著故有斯請而不生疑
若足下不見哀矜同流俗則僕生為俘囚之豎死
則蠻夷之兒耳更何望哉已矣吳君無落吾事保安
得書甚傷之時元振已卒保安乃為報許贖仲翔仍
頌其家得絹二百疋往因住萬州十年不歸經營財
物前後得絹七百疋數猶未至保安素貧寡妻子猶
在遂州貧贖仲翔遂與家絕每於人言得鞋尺布升

粟皆漸而積之後妻子飢寒不能身立其妻乃率弱子駕一驢自往瀘南求保全所在於途中糧盡猶去姚州數百其妻計無所出因哭於路左哀感行人時姚州都督楊安居乘驛赴郡見保安妻哭異而訪之妻曰妾遂州方義尉吳保安以友人沒蕃丐而往贖因住姚州棄妾母子十年不通音問妾今貧苦往尋保安糧乏路長是以悲泣安居大奇之謂曰吾前至驛當候之夫人濟其所乏既至驛安居賜保安妻錢數千給乘令進安居馳至郡先求保安見之執其手

升堂謂保安曰吾常讀古人書見古人行事不謂今日親覩於公何分義情深妻子意淺捐棄家室求贖友朋而至是乎吾見公妻來思公道義乃心勤仁願見顏色吾今初到無物助公且於庫中假官絹四百疋濟公此用待友人到後吾方徐為填還保安喜取其其絹令蠻中通信者特往向二百日而仲翔至姚州形狀憔悴殆非人也方與保安相識語相泣也安居曾事郭尚書則為仲翔洗沐賜衣裳引與同坐宴樂之安居重保安行甚寵之於是令仲翔攝治下尉

仲翔久於蠻中且知其欺曲則使人於蠻河市女口
十人皆有姿色既至因辭安居歸北且以蠻口贈之
安居不受曰吾非市井之人豈待報耶欽吳生分義
故因人成事耳公有老親在北且充甘膳之資仲翔
謝曰鄙身得還公之恩也微命得全公之賜也翔雖
瞑目敢忘大造但此蠻口故為公求來公今見辭翔
以死請安居難違乃見其小女曰公既頻繁有言不
敢違公雅意此女最小常所鍾愛今為此女受公一
小口耳因辭其九人而保安亦為安居厚遇大獲資

糧而去仲翔到家辭親凡十五年矣却至京以功授
蔚州錄事參軍則迎親到官兩歲又以優授代州戶
曹參軍秩滿內憂葬畢因行服墓次又曰吾願吳公
見贖故能拜職養親今親歿服除可以行吾志矣乃
行求保安而保安自方義尉選授眉州彭山丞仲翔
遂至蜀訪之保安秩滿不能歸與其妻皆卒於彼權
定寺內仲翔聞之哭甚哀因製縗麻環經加杖自蜀
罷徒跣哭不絕聲至彭山設祭酌畢乃出其骨每節
皆墨記之

墨

紀骨節書其次第

恐葬歿時自失之也威於練囊又出其妻

紀

主

骨亦墨記貯於竹籠而徒跣親負之徒行數千里至
魏馳保安有一子仲翔愛之如弟於是盡以家財二
十萬厚葬保安仍刻石頌美仲翔親廬其側行服三
年既而為嵐州長史又加朝散大夫攜保安子之官
為娶妻恩養甚至仲翔德保安不已天寶十二年詣
闕讓朱紱及官於保安之子以報時人甚高之初仲
翔之沒也賜蠻首為奴其主愛之飲食與其主等經
歲仲翔思北因逃歸追而得之轉賣於南洞洞主嚴
惡得仲翔若役之鞭笞甚至仲翔棄而走又被逐得

更賣南洞中其洞號菩薩蠻仲翔居中經歲困厄復走蠻又追而得之復賣他洞洞主得仲翔怒曰奴好走難禁止邪乃取兩板各長數尺令仲翔立於板以釘其足背釘之釘達於木每役使常帶二木行夜則納地檻中親自鑊閉仲翔二足經數年瘡方愈木鑊地檻如此七年仲翔初不堪憂憂保安之使人往贖也初得仲翔之首主展轉為取之放仲翔得歸焉也

紀聞卷六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天后時嘗賜太平公主細器寶物兩食合所直黃金千
鎰公主納之藏中歲餘取之盡為盜所將矣公主言
之天后大怒召洛州長史謂曰三日不得盜罪長史
懼謂兩縣主盜官曰兩日不得賊死尉謂吏卒游徼
曰一日必擒之擒不得賊死吏卒游徼懼計無所出
得中遇湖州別駕蘇無名相與請之至縣游徼曰尉
得盜物者來矣無名遠遁至潛封迎問故無名曰吾

紀聞

湖州別駕也入計在茲尉呼吏卒何誣辱別駕無名
笑曰君無怒吏卒抑有由也無名歷官所在擒姦搃
伏有名每偷至無名前無得過者此輩應先聞故將
來度解圍耳尉喜請其方無名曰與君至府君可先
入白之尉白其故長史大悅降階執其手曰今日遇
公却賜吾命請遂其由無名曰請與君求見對玉階
乃言之於是天后召之謂曰卿得賊乎無名曰若委
臣取賊無拘日月且寬府縣令不追求仍以兩縣擒
盜吏卒盡以付臣為陛下取之亦不數十日耳天

后許之無名戒吏卒緩則相聞月餘值寒食無名盡
召吏卒約曰十人五人為侶於東門北門伺之見有
故人與黨十餘皆衣縗經相隨出赴北邙者可踵之
而報吏卒伺之果得馳白無名往視之問伺者言胡
何若伺者曰胡至一新塚設奠哭而不哀亦撤奠即
巡行塚旁相視而笑無名喜曰得之矣因使吏卒盡
執諸胡而發其塚塚開剖棺視之棺中盡寶物也奏
之天后問無名邙何方智過人而得此盜對曰臣非
有他計但識盜耳當至到葬之日即此胡出墓之時

臣亦見即知是偷但不知其葬物處今寒節拜掃計必出城尋其所之是知其墓賊既設莫而哭不哀明所葬非人也奠而哭畢巡塚相視而哭喜墓無損傷也白若陛下迫促府縣捕此一作賊計急必取之而逃今者更不追求自然意緩故未將出天后曰善賜金帛加秩二等

王羲之嘗書蘭亭會序隋末廣州好事僧得之僧有三

寶寶而持之一曰右軍蘭亭書二曰神龜以銅為之

升以水點之竟則動三曰如意以鐵為文光州太宗

四足行所不能去洞徽色如水晶

特工書聞右軍蘭亭真跡求之得其他本若第一本
知有廣州僧而難以力取故令人詐僧果得其書僧
曰第一寶已矣其餘何愛乃以如意擊石折而棄之
又投龜一足傷自是不能行矣

開元初修法駕東海馬待封能窳伎巧於是指南車記
里鼓相風鳥等待封皆改修其巧踰於古待封又為
皇后造粧具中立鏡臺臺下兩層皆有門戶后將擲
沐教鏡奩後臺下開門有木婦人手執巾拂至后取
已木人即還至於面脂粧粉眉黛髻花應所用物皆

后既粧罷諸門皆闔乃持去其粧臺金銀彩畫木婦
人衣服裝飾窮極精妙焉待封既造鹵簿又為后帝
造粧臺於是數年赦但給其用竟不拜官待封耻之
又奏請造欵器酒山樸滿等物許之皆以白銀造作
其酒山樸滿中機關運動或四面開定以納風氣風
氣轉動有陰陽向背則使其外泉流吐納以挹杯罍
酒使出入皆若自然巧踰造化矣既成奏之即屬宮
中有事竟不召見待封恨其數奇於是變姓名隱於
西河山中至開元末時封從晉州來自稱道者吳賜

也常絕粒與崔邑令李勁造酒山樸滿散器等酒山
立於盤中其盤徑四尺五寸下有六龜承盤機運皆
左龜腹內盤中立山山高三尺峯巒殊妙盤以木為
外龜及山皆漆布脫空粉繞山皆列酒池池外復有
畫其外山中虛受酒三斗山園之池中盡生荷花及葉皆鍛鐵為之花開葉舒
以代盤葉設脯醢珍果佐酒之物於花葉中山南半
腹有龍藏寺身於山開口吐酒龍下大荷葉中有杯
承之杯受四合龍吐酒八分而止當飲者即取之飲
酒若遲山頂有重閣閣即闢開有佳酒人具衣冠執

板而出於是歸蓋於葉龍復注之酒使乃還閭門即
閉如復遲者使出如初直至終宴終無差失山四面
東西皆有龍吐酒雖覆酒於池池內有穴潛引池中
酒納於山中比席闌終歛池中酒亦無遺失敬器二
在酒山左右龍注酒其中虛則敬中則平滿則覆則
魯廟所謂侑坐之器也君子以誠盈滿孔子觀之以
試焉杜預造敬器不成前史所載若吳賜也造之如
常器耳

唐貞觀初天下又安百姓富贍公私少事時屬除夜太

宗盛飾宮掖明設燈燭殿內諸房莫不綺麗后妃嬪
御皆盛衣服金翠煥爛設庭燎于階下其明如晝盛
奏歌樂乃延蕭后與同觀之樂闋帝謂蕭曰朕施設
孰與隋主蕭后笑而不答固問之后曰彼乃亡國之
君陛下開基之主奢儉之事固不同矣帝曰隋主何
如后曰隋主享國十有餘年妾常侍從見其淫侈隋
主每當除夜至及歲夜殿前諸院設火山數十盞沉
香木根也每一山焚沉香數車火光暗則以甲煎沃
之焰起數丈沉香甲煎之香旁聞數十里一夜之中

則用沉香二百餘乘甲煎二百石又殿內房中不燃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以照之光比白日又有明月寶夜光珠大者六七寸小者猶三寸一珠之價直數千萬妾觀殿下所施都無此物殿前所焚盡是柴木殿內所燭皆是膏油但乍覺烟氣薰人寔未見其華麗然亡國之事亦陛下遠之太宗良久不言口刺其奢而心服其威

唐臨濟令李回妻張氏其父為廬州長史告老歸以回之薄其女也故往臨濟縣辱之誤至命節縣而問門

人曰明府在乎門者曰在張遂入至廳前大罵辱全節令趙子餘不知其故乃私自門窺之見一老父詬罵不已而縣下常有狐鳥魁以張為狐鳥焉乃密召吏人執而鞭之張亦未晤罵仍恣肆擊之困極方問何人輒此詬罵張乃自言吾李回妻父也回賤吾女來怒回耳全節令方知其誤寘之館舍給醫藥焉張之僮夜亡至臨濟其以告回回大怒遣人吏數百將襲全節而擊令令懼閉門守之回遂至詭訴之太守召令責之恕其誤也使出錢二十萬遺張長史以和

之回乃迎張至縣張喜回之報復卒不言其薄女遂歸

唐張守信為餘杭太守善富陽尉張瑤假借之瑤不知其故則使錄事參軍張邁達意於瑤將妻之以女瑤喜吉期有日矣然私相聞也麗縣未知之守信為女具衣裝女之保母問曰欲以女適何人守信以告保母曰女婿姓張不知主君之女何姓吾竊惑焉守信乃悟亟止之

唐殿侍御史李逢年自左遷後稍進漢州雒縣令逢年

有吏才蜀之採訪使常委以推案焉逢年妻中丞鄭
昉之女也情志不合去之及在蜀城謂益府戶曹李
兒曰逢年家無內主獲落難堪兒女長成理須婚娶
弟既相狎幸為逢年求一妻焉此都官寮女之與妹
縱再醮者亦可論之幸留意焉晚曰諾復又訪之於
覲覲率略人也乃造逢年曰兵曹李札甚名家也札
妹甚美聞於蜀城曾適元氏莫夫尋卒資裝亦厚從
婢且二十人兄能娶之乎逢年許之令晚報李札札
自造逢年謝明日請至宅其夜逢年喜寢未曙而興

嚴飾畢顧步階除而獨言曰李札之妹門第若斯雖
曾適人年幼且美家又富貴何幸知之言再三忽驚
難曰李覲過矣又誤於人今所論親復為何姓怪哉
因策馬到府庭李覲進曰兄今日過札妹乎逢年不
應覲曰事變矣逢年曰君思札妹乎為復何姓覲驚
而退遇李札札曰待御今日見過乎已為地矣覲曰
吾大誤耳但知求好壻都不思其姓氏札大驚惋恨
之

唐青州臨朐丞張藏用姓既魯鈍又弱於神嘗占一木

匠十召不至藏用大怒使擒之匠既到適會隣縣令使人送書遺藏用方用方怒解木匠又走讀書畢便令剝讀書者笞之至十送書人謝杖請曰集為明府送書縱書人之意忤明府使者何罪藏用乃知其誤謝曰適怒匠人不意誤笞君耳命里正取飲一器以飲送書人而別更視事忽見里正指酒問曰此中何物里正曰酒藏用曰何妨飲之里正拜而飲之藏用遂入戶送書者竟不得酒扶杖而歸

唐江夏李邕之為海州也日本國使至海州凡五百人

載國信有十船珍貨數百萬邕見之舍於館厚給所
須禁其出入夜中盡所載而沉其船既明諷所館人
白云昨夜海潮大至日本國船盡漂失不知所至於
是以其事奏之勅下邕令造船十艘善水者五百人
送日本使至其國邕既具舟及水工使者未發水工
工辭邕曰日本路遙海中風浪安能却返前路任汝
便宜從事送人喜行數日知其無備夜盡殺之遂歸
邕又好客養亡命數百人所在攻劫事露則殺之後
竟不得死且坐其酷濫也

牛肅長女曰應貞適宏農楊唐源少而聰穎經耳必誦
年十三凡誦佛經二百餘卷儒書子史又數百餘卷
親族驚異之初應貞未讀左傳方擬授之而夜初眠
中忽誦春秋起惠公元紀孟子卒終智伯貪而復故
韓魏及而喪之凡三十卷一字無遺天曉而畢當誦
時若不教之者或相酬和其父驚駭數呼之都不答
誦已而覺問何故亦不知試令開卷則已精熟矣著
文章百餘首從遊學窮三教博涉多能每夜中服熟
與文人談論文人皆古之知名者往來答難或稱王

弼鄭元王衍陸機辯論烽起或論文章談名理往往
數夜不已年二十四而卒今採其文魍魎問影賦著
千篇其序曰庚辰歲予嬰沈痛之疾不起者十旬毀
頓精神羸悴形體藥物救療有加無瘳感莊子有魍
魎責影之義故假之為賦庶解疾焉魍魎問於影曰
君英達之人聰明之子學包六藝文兼百氏願遂家
之秘言探釋部之幽旨既虔恭於中饋又希慕於前
史不矯枉以千名不毀物而成已伊淑德之如此即
精神之足恃何故羸厥姿貌沮其精神煩寃枕席憔悴

悴衣中子惟形兮是寄形與子兮相親何不誨之以
崇德而教之以自倫異萊妻之樂道殊鴻婦之安貧
豈癘疾而無生賴將微賤而欲忘身今節變歲移臘
終春首照晴光於郊甸動暄氣於梅柳水解凍而繞
軒風扇和而入牖固可觸憂釋疾怡神養壽何默爾
無營自貽伊咎僕於是勃然而應曰子居於無人之
域遊乎魑魅之鄉形既圖於夏鼎名又著於蒙莊何
於見之不博何所談之不長夫影依日而生像因人
而見豈言談之足曉何節物之能隨晦明以興滅逐

形骸以遷變以愚夫畏影而蒙鄙之性以彰智者視
陰而遲暮之心可見伊美惡兮由已影何辜而遇譴
且予聞至道之精窈兮冥至道之極昏兮默達人委
性命之修知君子任時運之通塞悔吝不能纏榮耀
不能惑喪之不以為喪得之不以為得君子何乃怒
予之不賞芳春責予之不貴華飾且吾之秉操奚予
智之能測言未卒颺颺惕然而驚歎而起曰僕生於
絕域之外長於荒遐之境未曉智者之處身是以造
君而問影既談元之至妙請終身以藏屏初應貞夢

製書而食之每夢食數十卷則文體一變如是非一
遂工為賦頌文名曰遺芳

唐張守珪之鎮范陽檀州密雲令有女年十七姿色絕
人女病踰年醫不愈密雲北山中有道者衣黃衣在
山數百年稱有道術令自至山請之道人既至與之
方女病立已令喜厚其貨財居月餘女夜卧有人與
之寢而私焉其人每至女則昏魘及明人去女復如
常如是數夕女懼告母母以告令乃移牀近已夜而
伺之覺牀動掩焉擒一人遽命燈至乃北山道者令

縛而訊之道者泣曰吾命當終被惑乃爾吾居北山
六百餘載未常到人間吾今垂千歲矣昨蒙召殷勤
所以到縣及見公女意大悅之自抑不可於是往來
吾有道術常畫日一作能隱其形所以家人不見今遇
此厄夫復何言令竟殺

吳興詭界首有洞庭山山中聖姑祠廟在焉吳志曰姑
姓李氏有道術能履水行其夫怒而殺之自死至今
向七百歲而顏貌如生儼然側卧遠近祈禱者心至
則能到廟心若不至風迴其船無得達者今每月一

日沐浴為除爪甲每日粧飾之其形質柔弱只如寢

者蓋得道矣

一作
與

開元未有人好食羊頭者常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
身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屬在羊吾以
汝好食羊頭故來求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之
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紀聞卷七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桃林令韓光祚攜家之官途經華山廟下車謁之入廟
門而愛妾暴死令巫請之巫言三郎好汝妾既請宥
且免至縣當取光祚至縣乃召金工為妾鑄金為觀
世音菩薩像然不之告五日妾暴卒半日方活云適
華山府君備車騎見迎出門有一僧金色遮其前車
騎不敢過神曰且留更三日迎之光祚知其故又以
錢一千圖菩薩像如期又死有頃乃蘇曰適又見迎

乃有二僧在未及登車神曰未可取更三日取之光
祚又以千錢召金工令更造像工以錢出縣遇人執
猪將烹之工馬盡以其錢贖之像未之造地而妾又
死俄即蘇曰已免矣適又迎見車騎轉盛二僧守其
門不得入有豪猪大如馬衝其騎所向頗仆車騎却
走神傳言曰更勿取之於是散去光祚怪何得有猪
拒之金工乃言其故由是益信內教

吳裕

一作族

畏鬼每州縣必有城隍神開元未宣州司戶
卒引見城隍神神所居重深殿宇崇峻侍衛甲仗嚴

肅司戶既入府君問其生平行事司戶自陳無罪枉見錄府君曰然當令君去君頗相識否司戶曰鄙人賤陋寔未識府君曰吾即晉宣城內史桓彝也為是神管罷耳司戶既蘇言之

唐正諫大夫明崇儼少時父為縣令縣之門卒有道術儼清閑教以見鬼玄兼役使法遺書兩卷儼閱之書人名也儼於野外獨一作處按而呼之皆應曰唯見數百人於是每須役使則呼其名無不立至者儼嘗行見名流將合祔二親者輜車已出郊儼隨而行召

其家人謂曰汝主君合葬二親乎曰然曰汝取靈柩
得無誤發他人冢乎曰無儼曰吾前見紫車後有夫
人年五十餘長大名冢婦也而後有一鬼年甚壯寡
髮弊衣距躍大喜而隨夫人夫人泣而怒曰合葬何
謂也汝試以吾言白汝主君云明正諫有言如此此
主者聞之大驚泣而謂儼曰吾幼失父昨遷葬決老
豎取之不知乃誤如此崇儼乃與至發墓所命開近
西境按銘記果得之乃棄他人之骨而祔其先人儼
在內言事及人間厭勝至多備述世人口故不繁述

調露年中有人行於巴峽夜泊舟忽聞有人朗詠詩曰
秋暹填黃葉寒催露草根猿聲一叫斷客疾數重痕
其音甚厲激昂而悲如是通宵凡吟數十遍初聞以
為舟行者未之寢也曉訪之而更無舟船但空山石
林谿谷幽絕詠詩處有人骨一具

唐王道堅為相州刺史州人造板籍畢則失之後於州
室梁間散得之籍皆中截為短卷遂不用一作
任矣棄

之又有李使君在州明早將祀一作
祠社夜潔齋卧於
廳事夢其父母盡來迎已覺而惡之具告其妻因疾

數日卒未布玉為刺史宅西院恒閉之希玉退衙有

青衣紫服戴高鬟乘馬直入二蒼頭亦乘導之至閣

一作閣乃下直史以為親姻家通信也從而視之青衣

正服徐行直入中院院門為之開入已復閉乃索蒼

頭及馬皆無之忝白希玉命開中院但見四週

除掃甚潔帳幄圍匝施設粲然華筵廣座設饌窮極

水陸數十人食具器物人金銀也希玉見之一作大

驚乃酌酒酌之以祈福遂一作出閉其門明日更開

則如舊矣室宇封閉草蔓荒涼二年而希玉卒

青龍寺僧和衆韶光相與友善韶光富平人將歸謂和
衆曰吾數數月不離家師若因行必訪我和衆許之
居君口口和衆往中都一作部道出富平因尋韶光和
衆日暮至鞫光口口口而韶光來迎之曰勞師相尋
故來迎候與行里餘將到家謂和衆曰北去即是吾
家師但入須我我有少務要至村東少選當還言已
東去和衆怪之竊言曰彼來迎候何預知也欲到家
捨吾何無情也至其家扣門韶光父哭而哭曰韶光
師不幸亡來十日殯在村東北常言師欲來恨不奉

見和衆吊嘯畢父引入于韜光常所居房舍之和衆
謂韜光父曰吾適至村而韜光師自迎吾來相與談
話里餘欲到指示吾家而東去云要至村東少間富
返吾都不知是鬼適見父方知之韜光父母驚謂和
衆曰彼既許來來當執之吾欲見也於是夜久韜光
復來入房謂和衆曰貧居客來無一作以供給和衆
請同坐因執之叫呼其父與家人並至秉燭照之形
言皆韜光也納之瓮中以盆覆之瓮中良訴曰吾非
韜光師乃守墓人也知師與韜光師善假為之如不

相煩可怒造次放吾還也其家不聞之
轉苦日出後却覆放倏如驚颺飛去而和衆亦
祈放

焉

青龍寺禪師儀光行業至高開元十五年有朝士妻喪

請之

一作而

至家修福師住其家數日居於廡前大申

供養俗每人死謁巫即言其殺出日必有妨害死家
多出避之其後朝士家皆出北門潛去不告師師但
於堂明燈誦經忽見二人侍之夜將半聞堂中人起
取衣開門聲有一婦人出堂便往厨中營食汲水吹

火師以為家人不知怪也及將曙婦人一作進食捧
盤來前獨帶面衣徒跣再拜言曰勞師降臨今家人
總出恐齋粥失時弟子故起為師造之師知其凶人
乃受其獻方祝祝未畢聞開堂北戶聲婦人惶遽曰
兒子來矣因奔赴堂內財聞哭哭畢家人謁師問安
否見盤中粥問師曰弟子等夜來寔避殃禍不令師
知家中無人此粥誰所造師笑不答堂內青衣驚曰
亡者夜來尸忽橫卧手則污麩足又染泥何謂也師
乃指所造粥以示之其家驚異焉

廣敬寺尼真智常與同侶於終南山谷結廬夏夜月明
下有哭而來者其聲雄大甚悲既至乃一人長八尺
餘立于廬前哭聲不輟遂至夜半聲甚鳴咽涕淚橫
流尼等執心正念不懼而哭者竟不言而一作去

貞元二十三年夏六月帝在東京百姓相驚以鬼兵皆
奔走不知所在或自衝擊破傷其鬼兵初過於洛水
之南坊市喧喧漸至水北聞其過時空中如數千萬
騎甲兵人馬嘈嘈有聲俄而過盡每夜過至於再至
于三帝惡之使巫祝禳厭每夜於洛水濱設飲食嘗

讀北齊書亦此事天寶中晉陽云有鬼兵百姓競擊
銅鐵以畏之皆不喪也

都道德里有一書生日晚行至中橋過貴人部從
車馬甚盛見書生呼與語令一作會從後有貴主年二

十餘丰姿絕世與書生語不輟因而南去長夏門遂
至龍門入一甲第華堂蘭室召書生賜珍饌因與寢
夜過半書生覺見所卧處乃石窟前有一死婦人身
正洪漲月光照之穢不可聞書生乃履危攀石僅能
出馬曉至香山寺為僧說之僧送之還家數日而死

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
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雲飛山
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卧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
中同宿而導者未眠時向山林再拜咒曰土一作田
公今夜寄宿願見護助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
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
北村嫁女有大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
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客樹下又曰雪寒
其情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

所卧氈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

驚駭焉

勝州都督薛直丞相納之子也好殺伐不知鬼神直在
州行縣還歸去州二驛逢友人自京來謁直延入驛
廳命食友人未食先祭直曰此此食謂何友人曰佛
經云有曠野鬼食人血肉佛往化之令其不殺故制
此戒又俗所傳每食先施一作祭得壽命長直曰公大
妄誕何處有佛何者是鬼俗人相誑愚者雷同智者
不惑公蓋俗人耳言未久空中有聲云薛直汝大狂

愚甯知無佛甯知無鬼來禍於君命終必不見妻子
當死於此何言妄耶直聞之大驚趨下再拜謝曰鄙
人蒙固不知有神神其誨之空中又言曰汝命盡午
時當急返得與妻孥相見不爾殞越於此矣直大恐
與友人馳赴郡行一驛直入廳休偃從者皆休忽見
直去從者百餘人皆左右從人驛吏入戶已死矣於
是驛報其家直已先至家呼妻子與別曰吾已死在
北驛身今是鬼恐不得面訣故此暫來執妻子之手
但言努力復乘馬出門奄然而歿

沛國劉洪性剛直父為折衝都尉薛楚王在范陽召為
行軍洪隨之薊因得給事楚王楚王悅之楚王補此
官洪請行檀州有屯曰太和任者輒死屯遂荒廢洪
乃請為之楚王以凶難之洪曰妖由人興妖不自作
洪且不懼公何惜焉楚王遂以為太和屯官洪將人
吏到屯屯有故墟落洪依之架屋匠人方運斧而度
木自折舉擊匠人立死洪怒叱吏卒扶匠人起而答
之詢曰汝是何鬼吾方治屯汝則干之罪死不赦答
數發匠人言說願見寬恕吾非前後殺屯官者也殺

屯官者自是輔國將軍所居去此不遠吾乃守佛殿
基鬼耳此欲墟者舊佛殿也以其淨所故守之吾因
昔一作為人有罪配守此基基與地平吾方得去今日
來者故訢於公公為平之吾乃去為人矣洪曰汝言
輔國不遠可即擒來鬼曰諾須臾匠人言曰劉洪吾
輔國將軍也汝為人強直兼有才幹吾甚重之將任
汝以職今當辟汝即大富貴矣勉之因索紙作詩二
章其匠人兵卒也素不知詩及其下筆書跡特妙可
方王右軍薛楚玉取而珍之其詩曰烏烏在虛飛元

駒遂野依名今編戶籍翠過葉生稀其二章曰箇樹
枝條朽三花五面啼移家朝度日誰覺速 詩成

而去匠人乃屯屬役數日疾甚昇至范陽其父謁名
醫薛亦會疾洪言語如常而二冷密冷氣侵

洪初得鬼詩思不可解及卒三月元嘉方來皆

黑遂以載棺一作名今編戶籍蓋洪名生希者言供

死像也其二章箇樹枝條朽故條枝朽也三花五面
啼者洪家有八口洪又二人止所謂三花也五人哭
之所謂五面啼洪死後二十日故吏野外見洪衣紫

衣從二百騎神色甚壯告史曰吾已為輔國將軍所用大富貴矣今將騎從向都迎母母先在都初洪舅有女養於劉氏年與洪齒嘗與洪言曰吾聞死者有知我二人先死必擾亂存者使知之是日女在洪母前行忽有引其衣者令一作會不得前女怪之須臾得前又引其中取其梳如相狎者洪母驚曰洪一作汝日嘗有言頃一作頃來在軍久絕書問今見死乎何與乎生言協也母言未畢洪即形見庭中紫衣金章僕從至多母問曰汝何緣來洪曰洪已富貴身亦非人

福樂難言故迎母供養於是車輿皆進母則昇輿洪
乃侍從遂去去後而母殂其見故吏時亦母殂之日
也

瑯琊太守許誠言嘗言幼時與中外兄弟夜中言及鬼
神其中雄猛者或言吾不信邪何處有鬼言未終前
簷頭鬼忽垂下二脛脛甚壯大黑毛且長足履於地
言者走匿內弟蕭正人沈靜少言獨不懼直抱鬼脛
以解衣束之甚急鬼居脛至簷正人束之不得昇復
下如此數四既無救者正人放之鬼遂滅而正人無

他

監察御史韋鎰自貶降量移虢州司戶叅軍鎰與守有
故請開虢州西郭道鎰主之凡開數里平夷邱墓數
百既而守念鎰至湖按覆有人至湖告鎰妻死鎰妻
亡七日召寺僧齋鎰神傷喪志諸僧慰勉齋罷鎰送
僧出門言未畢若有所見則損僧退且言曰弟子亡
妻形見則若損讓酬答至堂仆地遂卒人以為平夷
邱墓之禍焉

甯王文學趙夏日文章知名以文學卒官終後每處理

紀聞

上

家事如平生家內大小不敢為非常於靈帳中言其聲甚厲第二子常見之率常在宅及三歲令一作會其

子傳語遍別人因絕去

吳人茹子顏以明經為雙流尉頗有才識善醫方由是朝賢多識之子顏好京兆府博士及選請為之既拜常在朝貴家及歸學車馬不絕子顏之姪張氏虛儀選授梓州通泉尉家貧不能與其妻行仍有債數萬請子顏保虛儀去後兩月餘子顏夜坐忽簷間語曰吾通泉尉張虛儀也到縣數日止今吾柩還已發縣

矣吾平生與君特善赴任日又債負累君吾今止家
又貧置進退相授深覺厚顏子顏問曰君何日當至
京吾使人迎候鬼乃具言發時日且求食子顏命食
於坐談笑如故至期喪果至子顏為之召債家而歸
負鬼又旦夕來謝恩其言甚懇月餘而絕子顏亦
不以介意數旬子顏亦死

紀聞卷八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京兆人劉子貢五月二十二日因熱病卒明日乃蘇自言被錄至冥司同過者十九人官召二人出木括其頭加釘葉馬命繫之曰此二人罪重留餘者且釋去人引子貢歷觀諸獄但空牆垣為數十院中不見人子貢問曰此為何處人曰此皆地獄也緣同光王生故休罪人七日此中受罪者曾停若遇其鼓作罪人受苦可驚駭耳日子貢娶子難江縣令蘇元宗見元

紀聞

一

宗於途問之曰：丈人在生好善，何得在此？守宗曰：吾前生有過，故留然。事已辨，今將生天，不久矣。又問：二子先元者何在？長者愿而信死，便生天，少兒賊而殺，見在地獄。又遇鄰人季犛，犛曰：君為傳語吾兒，吾坐前生罪，太被拘留，為吾造觀世音菩薩像一寫妙法蓮華經一部，則生天矣。又遇其父慎慎，曰：吾以同光王生，故得假在外，不然，每日受罪苦，不可言。坐吾彈殺鳥獸，故每日被牛頭獄卒燒鐵彈數十，其色如火，破吾身皮數百道，納熱彈其中，痛苦不可忍。又見身

存者多為鬼子貢以二十三日生生七日至二十九日又殂遂不活矣

天寶初會稽主簿季攸有女二人及攜外甥孤女之官有求之者則嫁已女已女盡而不及甥甥恨之因結怨而死殯之東郊經數月所給主簿市胥吏姓楊大族子也家甚富貌且美其家忽失胥推尋不得意其為魅所惑也則於墟墓訪之時大寒雪而女殯室有衣裾出焉胥家人引之則聞屋內胥叫聲而殯宮甚完不知從何入遽告主簿主簿使發其棺女在棺中

與胥同寢女貌如生其家乃出胥復修殯屋胥既出如愚數日方愈女則來告於主簿曰吾恨舅不嫁惟憐已女不知吾故氣結死今神道使吾嫁與市吏故輒引與之同衾既此邑已知理須見嫁後月一日可合婚一作親姻惟舅不以胥吏見欺而違神道請即知聞受其所仍待以女壻禮至月一日當具餘食吾迎場郎望從所請焉主簿驚歎乃召胥一問謂之為婿楊胥於是納錢數萬其父母皆會焉攸乃外甥女造作衣裳惟帳至月一日又造饌大會楊氏鬼又言

曰蒙恩許嫁不勝其喜今日故此親迎楊郎言畢胥
暴卒乃設冥婚禮厚加棺斂命葬於東郊

武德縣酒封村有田叟晚將往河內府南視女家禮事
出村有二人隨之與叟言謂叟曰吾行河南府北喜
翁相隨及至路而二人不肯去叟視之非凡乃下驢
謂之曰吾與汝非舊相識在途相逢吾觀汝指顧非
吉人也汝姑行吾從此南出汝若隨吾吾有返而已
不能偕矣二人曰暴老父德故此陪隨如不願俱請
從此逝翁何怒也方酬答適會田叟鄰舍子自東來

問叟何為叟具以告鄰舍子告二人老父不願與君俱可東去從老父南行君何須相絆也二人曰諾因東去叟遂南鄰舍子亦西還到家未幾聞老父家驚叫鄰舍子問之叟男曰父往女家計今適到而所乘驢乃却來何謂也鄰舍子乃告以田叟逢二人狀因叟男尋之至與二人言處叟死溝中而衣服甚完無損傷乃知二人取鬼之叟也

宣城太守刁緬本以武進初為玉門軍使有廁神形見外廡形如大猪遍體皆有眼出入洞中遊行院內緬

時不在官吏兵卒見者千餘人如是數日緬歸祭以
祈福廁神乃減緬旬日遷伊州刺史又改左衛率右
繞衛將軍左羽林將軍遊貴矣

楚邱主簿王無有新娶妻美而姑無有疾將如廁而艱
獨行欲與侍婢俱妻不可無有至廁於垣穴中見人
背坐黑色且壯無有以為役夫不知怪也頃之此人
迴顧深目巨鼻虎口鳥爪謂無有曰盍與子鞋無有
驚未及應怪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
如食肉狀遂盡之無有恐先告其妻且尤之曰僕有

疾如廁須一婢相送君適固拒果遇妖怪奈何婦猶不信乃同觀之無有坐廁怪又見奪餘一鞋咀之妻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院怪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傍鞋並無傷無有請巫解奏鬼復謂巫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不速歸死於此無有遂歸鄉如期而卒

吳郡陸望寄居河內表弟王昇與望居相近晨謁望行至莊南故村人楊侃宅籬間見物两手據大耳深目虎鼻猪牙面色紫而扁攔直視於昇懼而走見望言

之望曰吾聞見廁神無不立死汝其勉之昇意大惡
及還即死

陳希烈為相家有鬼馬或詠詩或歌呼聲甚微細而歷
歷可聽家人問之曰汝何人而在此鬼曰吾此中戲
游遊畢當去或索衣物或求飲食得之即喜不得即
罵如此數朝後忽談及經史鬼甚博覽家人呼希烈
姪婿司直季履濟令與鬼談謂履濟曰吾因行故於
此戲聞君特諭今日豁然有事當去君好住因去
鄜城尉范季輔未娶有美人崔氏宅在永平里常依之

記聞

五

開元二十八年二月崔氏晨起下堂有物死在階下
身如狗項有九頭皆如人面面狀不一有怒者喜者
妍者醜者老者少者蠻者夷者皆大如拳尾甚長五
色崔氏恐以告李輔問諸巫巫言焚之五道災則消
矣乃於四達路積薪焚之後數日崔氏母殂又數日
崔氏死又數日李輔亡

金吾將軍裴休貞微時居教業里有客過之休貞飲客
其弟皆預日晚客去休貞獨卧廳事昏後休貞醒繞
牀有聲曰哥哥去娘子如此不絕休貞視呼者牀甚

可畏繞之不止休貞懼跳門呼奴奴以燈來其弟亦
至於是怪依燈影中牀若崑崙齒大而白長五尺休
貞弟休元素多力擊之以拳應手有聲如擊錢石怪
形即滅其歲休貞母殂

京城東南五十里曰孝義坊坊之西原常有怪開元二
十九年牛肅之弟成因往孝義農至西原遇村人任
杲與言忽見東東五百步有黑氣如轆車凡十餘其
首者高二三丈餘各丈餘自北徂南將至原窮又自
南還北累累相從日出後行轉急或出或沒日漸高

皆失杲曰此處常然蓋不足怪數月前有飛騎者番
滿南歸忽見空中有物飛騎刀刺之角馱涌出為人
身長丈餘而逐飛騎飛騎走且射之中怪遂少留又
來踵飛騎又射之乃止既明尋所射處地皆有血不
見怪因遇疾還家數日而卒

右監門衛錄事參軍張翰有親故妻天寶初生子方收
所生男更有一無首孩子在傍跳躍攬之則不見手
去則復在左右按白澤圖曰其名曰常依圖呼名至
三呼奄然而滅

南鄭縣尉孫旻為山南採訪使嘗推覆在途舍於山館忽有美婦人面出於柱中顧旻而笑旻拜而祈之良久方滅懼不敢言也後數年選授桑泉尉在京遇疾友人問疾旻乃言之而卒

咸陽縣尉李泮有甥勇而頑常對客自言不懼鬼神言甚誇誕忽所居南牆有面出焉赤色大尺餘跌鼻眦目峰牙利口殊可憎惡甥大怒拳毆之應手而滅俄又見於西壁其色白又見東壁其色青狀皆如前拳擊亦滅後黑面見於北牆貌益恐人其大則倍甥滋

怒擊數拳不去拔刀刺之乃中面而去牆來掩甥手
推之不能去黑面遂合於甥面色於漆甥仆地死及
殞殮其色終不改

長孫繹之親曰鄭使君使君惟二子甚愛之子年十五
鄭方典郡常使蒼頭十餘人給其役夜中蒼頭皆食
子獨坐忽聞戶東有物行來履地聲甚重每移步殷
然俄到戶前遂至牀下乃一鐵小兒也長三尺至羸
壯朱目大口謂使君子曰嘻向母呼令吮乳來子驚
叫跳入戶蒼頭既見遽報使君使君命十餘人持棒

擊之如擊石徐而下階望門南出至以刀斧鍛終不可傷命火藝之火焚其身則開口大叫聲如霹靂聞者震倒於是以火驅之既出衙門舉足驀一車轍遂滅其家亦無休咎

戶部尚書章虛心有三子皆不成而死子每將亡則有大而出於牀下瞋目開口貌如神鬼子懼而走大面則化為大鵠以翅遮擁今自投于升家人覺遽出之已愚猶能言其所見數日而死如是三子皆然竟不知何鬼怪

河東裴鏡微曾與一武人其居相近武人夜還莊操弓
矢方馳騎後聞有物近馬顧而見之狀大有類方相
口但稱渴將及武人武人引弓射中之怪乃止頃又
來近又射之怪復住斯須又至武人遽至客門已閉
武人踰垣而入入後自戶窺之怪猶在武人不敢取
馬明早啓門馬鞍棄在門外馬則無矣求之數里墓
林中見馬被啗已盡唯骨在馬

金節李虞好犬馬少而不逞父嘗為縣令虞隨之官為
諸漫遊每夜逃出自竇從人飲酒後至竇中有人背

其身以尻塞穴虞排之不動以劍刺之劍沒至鐔猶如故乃知非人也懼而歸又歲暮野外從禽禽入暮林訪之林中有死人面仰其身洪脹甚可憎惡巨鼻大目挺動其眼眼仍光起直視於虞虞驚怖殆死自是不敢畋獵焉

開元二十八年武德縣有婦人娠將生男其姑憂之為其儲其家窶有麵數豆有木一區及產夕其夫不在姑與鄰母同膳之男既生姑與隣母具食食至曉婦若饑渴求食不絕聲姑饋之盡數人之餐猶言餒

姑又膳升麵進之婦食食無遺而益稱不足姑怒更
為具之姑出後房內餅盞在焉婦下牀親執器取餅
食之餅又盡姑還見之怒恐謂隣母曰此婦何為母
曰吾自幼及長未之見也姑方詢怒新婦曰姑無食
食兒乃因提其子食之姑奪之不得驚而走俄却入
戶婦已食其子盡口血猶丹因謂姑白新婦當卧且
死亦無遺若側猶可收矣言終仰眠而死

開元二十八年春二月懷州武德武陟修武三縣人無
故食土云味美異於他土先是武德期城村婦人相

與採拾聚而言曰今米貴人饑若為生活有老父紫衣白馬從十人來過之謂婦人曰何憂無食此渠水傍土甚佳可食汝試嘗之婦人取食味頗異遂失老父乃取其土至家拌其麵為餅餅甚香由是遠近竟取之渠東西五里南北十餘步土並盡矣牛肅時在懷州親遇之

武德縣逆旅家有人鑰閉其室寄物一車如是數十日不還主人怪之開囊皆人面衣也懼而閉之其夕門自開所寄囊物並失所在

定州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中夜與其妻露坐聞空中有物飛來其聲戢戢然過至堂屋為瓦所礙宛轉屋際遂落簷前因走司馬命逐之逐者以蹴之乃為狗音擒得火照則老狗也赤而鮮毛身甚長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馬命焚之深憂其為怪月餘改深州長史

夏縣尉胡瑣詞人也嘗至金城縣界止於人家人為具食瑣未食私出及還見一老母長二尺餘垂白寡髮據案而食餅果且盡其家新婦出見而怒之搏其耳

曳入戶瑣就而窺之。納母於檻中，窺望兩目如丹瑣。問其故，婦人曰：「此名為魅，乃七代祖姑也。壽三百餘年而不死，其形轉小，不須衣裳，不懼寒暑。鑿之檻，終歲如常，忽得出檻，偷竊飯食而得，數斗，故號為魅瑣，異之所在言焉。」

武德功臣孫竇不疑為中郎將，告老歸家，家在太原，宅於北郭陽曲縣，不疑為人勇有膽力，少而任俠，常結伴十數十鬪，雞走狗，芻蒲一擲數萬，皆以意氣相期。而太原城東北數里，常有道鬼，身長二丈，每陰雨昏

黑後多出人見之或怖而死諸少年言曰能往射道
鬼者與錢五千餘人無言唯不疑請行迨昏而往象
曰此人出城便潛臧而夜給我以射其可信乎盍密
隨之不疑既至魅所鬼正出行不疑逐而射之鬼被
箭走不疑追之凡中三矢鬼自投於岸下不疑乃還
諸人笑而迎之謂不疑曰吾恐子潛而給我故密隨
子乃知子膽力若此因授之財不疑盡以飲焉明日
往尋所射岸下得一方相身則編荆也今京中方相
編竹太原無
竹用荆
作之其傍仍得三矢自是道鬼遂亡不疑從此以

雄勇聞及歸老七十餘矣而意氣不衰天寶二年冬
十月不疑往陽曲從人飲飲酣欲返主苦留之不疑
盡令從者先獨留所乘馬昏後歸太原陽曲去州三
舍不疑馳還其間則沙場也狐狸鬼火叢聚更無居
人其夜忽見道左右皆為店肆連延不絕時月滿雲
薄不疑怪之俄而店肆轉象有諸男女或歌或舞飲
酒作樂或結伴踏蹄有童子百餘人圍不疑馬踏蹄
且歌馬不得行道有樹不疑折其柯長且大以擊歌
者走而不疑得前又至逆旅復見二百餘人身長且

大衣服甚盛來繞不疑踏蹄歌焉不疑大怒又以樹
柯擊之長人皆失不疑恐以所見非常乃下道馳將
投村野忽得一處百餘家屋宇甚盛不疑叩門求宿
皆寂無人應雖叫擊人猶不出村中有廟不疑入之
繫馬於柱據階而坐時朗月夜未半有婦人素服靚
粧突門而入直向不疑再拜問之婦人曰吾見夫婿
獨居故此相偶不疑曰孰為夫婿婦人曰公即其人
也不疑知是魅繫之婦人乃去廳房內有牀不疑息
焉忽梁間有物墮於其腹大如盆盞不疑歐之則為

火音不疑自投牀下化為火人長二尺餘光明照耀
入於壁中因爾不見不疑又出戶乘馬而去遂得入
林木中憇止天曉不能去會其家求而得之已昏愚
且喪魂矣昇之還猶說其所見乃病月餘卒

紀聞卷九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隴西李疆名妻清河崔氏甚美其一子生七年矣開元
二十二年疆名為南海丞方暑月妻因暴疾卒廣州
囂執死後埋棺於土其外以塹圍而封之疆名痛其
妻天年而且遠官哭之甚痛日夜不絕聲數日妻見
夢曰吾命未合絕今帝許我活矣然吾形已敗帝命
天鼠為吾主肌膚更十日後當有大鼠出入塹棺中
即吾當生也然當封閉門戶待七七日常開吾之門

出吾身吾即生矣及旦疆名言之而其家僕妾夢皆
協十餘日忽有白鼠數頭出入殯所其大如狔疆名
異之試發其柩見妻骨有肉生焉遍體皆爾疆名復
閉之積四十八日其妻又見夢曰吾明晨當活盍出
吾身既曉疆名發之妻則蘇矣扶出浴之妻素美麗
人也及乎再生則美倍於舊膚體玉色倩兮多姿粒
服靚粧人間殊絕矣疆名喜形於色時廣州都督唐
貽聞之令其夫人觀焉於是別駕已下夫人皆從疆
名妻盛服見都督夫人與抗禮頗受諸夫人拜簿而

觀之神仙中人也言語飲食如常人而少言衆人訪之久而一對若問冥間事即杜口雖夫子亦不答明日唐都督夫人置饌請至家諸官夫人皆同觀之悅其柔姿艷美皆曰目所未覩既而別駕長史夫人等次其日列筵請之至宅而都督夫人亦往如是已二十日矣出入如人唯沉靜異於疇目既疆名使於桂府七旬乃還其妻去後為諸家所迎往來無恙疆名至數日妻復言病病則甚間一日遂亡計其再生纔百日矣或曰有物憑焉

開元二十三年荊州女子死三日生自言具見冥途善惡國家休咎鬼王令其傳語於人主荊州以聞朝廷駭異思見之敕給驛騎今至洛行至南陽遂喑不能言更無所識至部以其妄也遽遣歸

華陰太守趙冬曦先人壟在鼓城縣天寶初將合附焉啟其父墓而樹根滋蔓圍繞父棺懸之於空遂不敢發以母柩置於其傍封墓而返宣城太守刁緬改葬二親緬亦納母棺於其側封焉後門緒昌盛也冬曦兄弟七人皆秀才有名當世四人至二千石緬三為

將軍門施長戟開元二十年萬年有人父歿後家漸
富遂莫父櫬亦為縈繞不可解其人遂刀斷之根皆
流血遂以葬既而家道稍衰死亡俱盡

裴談為懷州刺史有樵者入太行山見山穴開有黃金
焉可數間屋樵者喜入穴取金得五錠皆長丈餘因
以石室穴且志之又數日往則迷其處樵者頗語山
谷即於洛城懷州造開石物鎚鑿數車州有崔司戶
知而助之將往開而談妻有疾請道家奏章請命奏
章道士忽傳天帝詔曰帝語裴談吾太行山天藏開

比有樵夫見之吾已遺金五錠命其閉塞而愚人貪

354

得重求不獲乃興惡將開吾藏已造龜鑿數車若開

不休或中吾伏藏此

比一作

若開龜鑿

一作

此州人且

死盡深無所益此州崔司戶與其同心但詣一作請崔

驗之自當有見急止之汝妻疾自當瘳矣談大異之

即召崔子問故果符所言乃收其開石具禁止而之

妻尋有問

牛肅曾租大父皆莫河內出家僮二戶守之開元二十

八年家僮以男小安質於裴氏小安齒牙為疾晝卧

廐中若有告之者曰小安汝何不起但取仙人杖根煮湯含之可以愈疾何忍焉小安驚顧不見人而又寢未久告之如初安曰此豈神告我乎乃行求仙人杖得大叢掘其根根轉壯大入地三尺忽得大塹有銘焉揭塹已下有銅鉢斗於其中盡黃金鋌丹砂雜其中安不知書既藏金則以塹銘示村人楊之侃留銘示人而不告之銘曰塹下黃金五百兩至開元二十八年五月十八日有下賤胡人年二十二姓史者得之澤州城北二十五里白浮圖之南亦二十五里

有金五百兩亦此人得之諸人既見銘道路諠聞於

356

裴氏子問小安且諱執鞭之終不言於是拷訊萬端
不對拘而閉諸室會有畫工來訪小安市丹砂焉裴

氏子誘問之畫工具言其得金所以又曰吾昨於人

處用錢一百市砂一斤砂既精好一作妙故來更市張

氏益信得金召小安以畫工示之安曰掘得銘後下

得數金丹砂令無遺矣金實不得則又加筆答治之

卒不言夜中止去會裴氏蒼頭自太原赴河內遇小

安於澤州小安邀一作適至市痛飲酣招去意者小安

便取澤之金乎及蒼頭至裴言之方悟

夏縣令宇文泰猶子進嘗於田間得一崑崙子洗拭之
乃黃金也因寶持之數載後財貨克溢家族蕃昌後
一夕失之而產業耗敗矣

執金吾陸大鈞從子某其妻常夜寢中聞有物啁啾鬪
聲既覺於枕下攬之得二物遽以火照皆白玉豬子
也大數寸狀甚精妙置之枕中而寶之自此財貨日
增家轉蕃衍有求必遂名位遷騰如此二十年一夕
忽失所在而陸氏亦不昌矣

大安國寺睿宗為相王時舊邸也即尊位乃建道場焉

王嘗施一寶珠令鎮常住庫云直一億萬寺僧納之
櫃中殊不貴也開元十年寺僧造功德開櫃閱寶物
將貨之見函封曰此珠直億萬僧共開之狀如片石
赤色夜則微光光高數寸寺僧議曰此物物耳何得
直億萬也試賣之於是市中令一僧監賣且試其疇
直居數日貴人或有問者及觀之則曰此凡石耳瓦
礫不殊何妄索直皆嗤笑而去僧亦耻之十日後或
有問者知其夜光或疇價數千價益重矣月餘有西

域胡人闕市求寶見珠大喜借於頂戴之故人貴者也使譯問曰價直幾何僧曰一億萬胡人撫弄遲迴而去明日又至譯謂僧曰珠價誠直億萬然胡客久今有四千萬求市可乎僧喜與之謁寺主寺主許諾明日胡人於是納錢四千萬貫市之而去仍謂僧曰有虧珠價之直則多不貽責也僧問胡從何來而此珠復何能也胡人曰吾大食國人也王貞觀初通好來貢此珠後吾國常念之募有得之者當授相位求之七八十歲今幸得之此水珠也每軍行休時掘地

二尺理珠於地中水泉立出可給數千人故軍行常
不乏水自吐珠後行軍每苦渴乏僧不信胡人命掘
土藏珠有頃泉湧其色清泠清汎而出僧取飲之方
悟靈異胡人乃持珠去不知所之

韋高鎮蜀末年資州獻一龍身長丈餘鱗甲悉具舉以
木匣貯之蟠屈於內時屬元日置於大慈寺殿上百
姓皆傳縱觀二三日為香煙薰死國史闕書是何祥
也

唐安太守盧元裕子翰言太守少時嘗結友讀書終南

山日晚溪行崖中得一圓石瑩白如鑑方執玩次忽墮地而折中有白魚約長寸餘隨石宛轉落澗中漸盈尺俄長丈餘鼓鬣掉尾雲雷暴興風雨大至

天寶七載宣城郡江中龜出虎搏之龜齧虎二瘡虎怒拔龜之首而虎瘡甚亦死

唐先天中有田父牧牛嵩山而失其牛求之不得忽見山穴開中有錢焉不知其數田父入穴負十千而歸到家又往取之迷不知道逢一人謂曰汝所失牛其直幾耶田父曰十千人曰汝牛為山神所將已付汝

牛價何為妄尋言畢不知所在田父乃悟遂歸焉

晉太和中廣陵人楊生者畜一犬憐惜甚至常以自隨

後生飲醉卧於荒草之中時方冬燎原風勢極盛犬

乃周匝

一作章

嗥吠生都不覺犬乃就水自濡還即卧

於草上如此數四周旋跬步草皆沾濕火至免焚爾

後生因暗行墮井犬又嗥吠至曉有人經過路人怪

其如是因就視之見生在焉遂求出已許以厚報其

人欲請此犬為酬生曰此狗曾活我於已死即不依

命餘可任君所須也路人遽持

一作持

疑未答犬乃引領

頭一作視井生知其意乃許焉既而出之繫之而去却
後五日犬夜走還

張景伯之為知州淮南多象州有獵者常逐獸山中忽
有羣象來圍獵者令不得去有大象至獵夫前鼻絞
獵夫直之於背獵夫刀仗墜者象皆為取送還之於
是馱獵夫徑入深山羣象送於山口而返入山五十
里經大盤石石際無他物盡象之皮革餘血肉存焉
獵夫念曰得無于此嗚我乎象負之且過去石五十
步有大松樹象以背依樹獵夫因得登木焉弓墜于

地象又鼻取仰送之獵夫深怪其故象既送獵夫訖因馳去俄而有一青獸自松樹南細草中出毳毛豎鬃爪牙可畏其大如屋電目雷音來止磐石若有所待有頃一次象自北而來遙見猛獸俯伏膝行既至磐石恐懼戰慄獸見之喜以手取之投入空中投已接取猶未食噉獵夫望之嘆曰畜獸之愚猶請救于人向來將予于山欲予斃此獸也予善其意曷不可救於是引滿縱毒箭射之洞其左腋獸既中箭來趨獵夫又迎射貫心獸踣焉宛轉而死小象乃馳還俄

而請象二百餘頭來至樹下皆長跪展轉獵夫下前
所負象又以背承之負之出山諸象圍繞喧號將獵
夫至一處諸象以鼻破阜而出所藏之牙焉凡三百
餘莖以示獵夫又負之至所遇處象又皆跪謝思而
去獵夫乃取其牙貨得錢數萬

山人張寓言素有道術博學多才常寓居於朝士家其
宅大且凶主人移出寓言出飲甚醉而還不知其家
已出遂寢于堂廡下夜半後頗醒豎告之寓言懼時
夜昏黑乃有引其架上書者寓言自暗窺之乃鬼也

集於書架之旁寓言計將擊之因起寓言多力先叱
之鬼稱革寓言毆之而踏其喉就地又擊之因絕聲
大叫云吾擒得鬼守之遂以火至乃一獼猴也被擊
已死方知誤焉先是一沐猴不知何來夜夜入人家
偷竊及寓言以為鬼而殺之一里無患矣

唐沈東美為員外郎

太子詹事
佺期之子

家有青衣死且數歲忽

還家曰吾死為神今憶主母故來相見但吾餓請一
餐可乎因命之坐仍為具食青衣醉飽而去及暮僮
發草積下得一狐大醉須臾狐乃吐其食盡婢之食

也乃殺之

道士葉法善括蒼人有道術能符禁鬼神唐中宗甚重之開元初供奉在內位至金紫光祿大夫鴻臚卿時有名族得江外一宰將乘舟赴任于東門外親朋盛筵以待之宰令妻子與親故車先往胥溪水濱日暮宰至舟旁饌已陳設而妻子不至宰復至宅尋之云去矣宰驚不知所以復出城問行人人曰適食時見一婆羅門僧執幡花導導有數乘車隨之北出城門車內婦人皆下從婆羅門齊聲稱佛因而北去矣宰

遂尋車跡至北邙虛墓門有大家見其車馬皆憇其
旁其妻與親表婦二十餘人皆從一僧合掌繞冢口
稱佛名宰呼之皆有怒色宰前擒之婦人遂罵曰吾
正逐聖者今在天堂汝何小人敢此抑遏至於奴僕
與言皆不應亦相與繞冢而行宰因執胡僧遂失於
是縛其妻及諸婦人皆喧叫至第竟夕號呼不可與
言宰遲明問於葉師師曰此天狐也能與天通斥之
則已殺之不可然此孤齋時必至請與俱來宰曰諾
葉師仍與之符令置所居門既至符妻及諸人皆寤

謂宰曰吾昨見佛來領諸聖衆將我等至天堂其中樂不可言佛執花前後吾等方隨後作法事忽見汝至吾故罵不知乃是魅惑也齋時婆羅門果至叩門乞食妻及諸婦人聞僧聲爭出門喧言佛又來矣宰禁之不可乃執胡僧鞭之見血面縛鼻之往葉師所道遇洛陽令僧大叫稱冤洛陽令反咎宰宰其言其故仍請與俱見葉師洛陽令不信宰言強與之去漸至聖真觀僧神氣慘沮不言及門即請命及入院葉師命解其縛猶胡僧也師曰速復汝形魅即哀請師

曰不可魅乃棄袈裟於地即老狐也師命鞭之百還
其袈裟復為婆羅門約令去千里之外胡僧頂禮而
去出門遊止

紀聞卷十

唐 牛肅 撰 崔造 注

唐定州刺史鄭宏之解褐為尉尉之廨宅久無人居屋
宇頽毀草蔓荒涼宏之至官薙草修屋就居之吏人
固爭請宏之無入宏之曰行正直何懼妖鬼吾性强
禦終不可移居二日夜中宏之獨卧前堂堂下明火
有貴人從百餘騎來至庭下怒曰何人唐突敢居於
此命牽下宏之不答牽者至堂不敢近宏之乃起貴
人命一長人令取宏之長人昇階循牆而走吹滅諸

燈燈皆盡唯宏之前一燈存焉長人有欲滅之宏之
杖劍擊長人流血灑地長人乃走貴人漸來逼宏之
具衣冠請與同坐言談通霄情甚款洽宏之知其無
備拔劍擊之貴人傷左右扶之遽言王今見損如何
乃引去既而宏之命役徒百人尋其血至北垣下有
小穴方寸血入其中宏之命掘之入地一丈得狐大
小數十頭宏之盡執之穴下又掘丈餘得大窟有老
狐裸而無毛據土牀坐諸狐侍之者十餘頭宏之盡
拘之老狐言曰無害予予祐汝宏之命積薪堂下火

作投諸狐盡焚之次及老狐孤乃搏頰請曰吾已千
歲能與天通殺予不祥捨我何害宏之乃不殺鑽之
庭槐初夜中有諸神鬼自稱山林州潭叢祠之神來
謁之再拜言曰不知大王罹禍乃爾雖欲脫王而苦
無計老狐頷之明夜又詣社鬼朝之亦如山神之言
後夜有神自稱黃檨多將翼從至狐所言曰大兄何
忽如此因以手攬鑠鑠為之絕狐亦化為人相與去
宏之走追之不及矣宏之以為黃檨之名乃狗號也
此中誰有狗名黃檨者乎既曙乃召胥吏問之吏曰

縣倉有狗老矣不知所至以其無尾故號為黃獬豸
此狗為妖乎宏之命取之既至鑱繫將就烹犬人言
曰吾寶黃獬神也君勿害我我常隨君君有善惡皆
預告君豈不美歟宏之屏人與語乃釋之犬化為人
與宏之言夜久方去宏之掌冠盜忽有劫賊數十人
入界止逆旅黃獬神來告宏之曰某處有劫將行盜
擒之可遷官宏之掩之果得遊遷秩焉後宏之累任
將遷神必預告至如殃咎常令迴避罔有有中宏之
大獲其報宏之自甯州刺史改定州神與宏之訣去

以是人謂宏之祿盡矣宏之至州兩歲風疾去官

唐牛肅有從舅常過澠池因至西北三十里謁田氏子
去田氏莊十餘里經峻險多櫟林傳云中有魅狐往
來經之者皆結侶乃敢過舅既至田氏子命老豎往
澠池市酒饌天未明豎行日暮不至田氏子怪之及
至豎一足又跛問何故豎曰適至櫟林為一魅狐所
絆因蹙而仆故傷焉問何以見魅豎曰適下坡時狐
變為婦人遽來追我我驚且走狐又疾行遂為所及
因倒且損吾恐魅之為怪強擊之婦人口但哀祈反

謂殺為狐屢云叩頭野狐叩頭野狐吾以其不是知
因與痛手故免其禍田氏子曰汝無擊人妄謂狐耶
豎曰吾雖苦擊之終不改婦人狀耳田氏子曰汝必
誤損他人且入戶日入見婦人體傷蓬首過門而求
飲謂田氏子曰吾適櫟林逢一老狐變為人吾不知
是狐前趨為伴同過櫟林不知老狐却傷我如此賴
老狐去餘命得全妾村人也渴故求飲田氏子恐其
見蒼頭也與之飲而遣之

霍邑古呂州也城池甚固縣令宅東北有城面各百步

其高三丈厚七八尺名曰囚周厲王城則左傳所稱
萬人不忍流王于羸城即霍邑也王崩因築城之北
城既久遠則有魅狐居之或官吏家或百姓子女姿
色者夜中狐斷其髮有如刀截所遇無知往往而有
唐時邑人靳守貞者素善符咒為縣送徒至趙城還
歸至金狗鼻傍汾河山名
去縣立里見汾河西岸水濱有女紅
裳浣衣水次守貞目之女子忽爾乘空過河遊綠嶺
躡虛至守貞所手攀其笠足踏其帶將取其髮焉守
貞送徒手猶持斧因擊女子墜從而斫之女子死則

為雌狐守貞以孤至縣具列其由縣令不之信守貞歸遂每夜有老父及媪繞其居哭從索其女守貞不愚月餘老父及媪罵而去曰無狀殺我女吾猶有三女終當困汝於是遂絕而截髮亦止

唐甯王傳袁嘉祚年五十應制授垣縣縣丞門素凶為者盡死嘉祚到官而丞宅數任無人居屋宇摧殘荆棘克塞嘉祚剪其荆棘理其牆垣坐廳事中邑老吏人皆懼勸出不可既而魅夜中為怪嘉祚不動伺其所入明日掘之得狐狐老矣兼子孫數十頭嘉祚盡

烹之次至老孤孤乃言曰吾神能通天預知休咎願
置我我能益於人今此宅已安捨我何害嘉祚前與
之言備告其官秩又曰願為耳目長在左右乃免狐
後嘉祚如孤言秩滿果遷數年至御史狐乃去

宣州鵲頭鎮天寶七年江水盛漲漫三十里吳俗善泅
皆入水接柴木江中流有一材下長十餘丈泅者往
觀之乃大蛇也其色黃為水所浮中江而下泅者懼
而返蛇遂開口銜之泅者正橫蛇口舉其頭去水數
尺泅者猶大呼請救觀者莫敢救焉

殿中侍御史杜暉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童上白曰請
避毒物於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元武後追之
道南大松樹蛇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元武元武
自樹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碧煙直冲蛇頭蛇遂裂
而死墜於樹下又見蜈蚣大如牛肅曾以其事問
康州司馬狄公狄公曰昔天寶四載廣府因海潮漂
一蜈蚣死剖其一爪則得肉百二十斤至廣州市有
人籠盛兩頭蛇集人衆中言汝識二首蛇乎汝見二
首蛇則其首並出吾今異於是首蛇各一頭欲見之

乎市人請見之乃出其蛇蛇長二尺頭在首尾市人
伶者常以弄蛇為業每執諸蛇不避毒害見兩頭蛇
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棄蛇於地加藥焉
不愈其嚙處腫遊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身遊洪大
其骨肉皆化為水身如貯水囊有頃水潰遂化盡人
與兩頭蛇失其所

唐翰林學士陳王友元庭堅者昔罷遂州叅軍於州界
居山讀書忽有人身而鳥首來造庭堅衣冠甚偉眾
鳥隨之數千而言曰吾象鳥之王也聞君子好音律

故來見君因留數夕教庭堅音律清濁文字音義兼
教之以百鳥語如是來往歲餘庭堅由是曉音律善
文字當時莫及陰陽術數無不通達在翰林撰韻英
十卷未施行而西京陷胡堅庭亦卒焉

羅州山中多孔雀羣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
雄者生三年有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三四月
後復凋與花萼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甚妬凡欲山
棲必先擇其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候甚雨
往擒之尾霑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

所傷不復窩翔也。雖馴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絲服者，必逐而啄之。芳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舒張翅尾，矜睇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飲藥不能愈病，其血與其首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雞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都護士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盧肇住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奴告曰：蛇

紀聞

七

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笑而不救軒怒

卒云蛇與孔雀偶

濮州刺史李全璋妻張氏牛肅之姨也開元二十五年
卒于伊闕莊張寢疾有鳥止於庭樹白首赤足黃腹
丹翅其鳴但云懊恨也母兮如是晝夜不絕聲十餘
日張殂鳥遂不見

唐王旻之在牢山使人告瑯琊太守許誠言曰貴部臨

沂縣其沙村有逆鱗魚要之調藥物

逆鱗魚仙經云謂之內芝故欲

以調藥也願與太守會於此誠言許之則令其沙村設儲

峙以待太和先生先生既見誠言誠言命漁者捕所
求其沙村西有水焉南北數百步東西十丈色黑至
深岸有神祠鄉老言於誠言曰十年前村中少年於
水釣得一物狀甚大引之不出於是下釣數十道方
引其首出狀如猛獸閉目其大於車輪村人謂其死
也以繩束縛繞之樹十人同引之猛獸忽張目大震
聲若霹靂近之震死者十餘人因怖喪去精魂為患
者二十人猛獸還歸於水乃祠廟祈禱之水旱必有
應若逆鱗魚未之有也誠言乃止

新羅國東南與日本鄰東與長人國接長人身三丈鋸
牙鈞爪不火食逐禽獸而食之時食食人祿其軀黑
毛覆之其境限以連山數千里中有山峽固以鑊門
謂之鑊關常使弓弩數千人守之由是不過

天寶初使贊善大夫魏曜使新羅策立幼主曜年老深
憚之有客曾到新羅因訪其行路客曰永徵中新羅
日本皆通好遣使兼報之使人既達新羅將赴日本
國海中遇風波濤大起數十日不止隨波漂流不知
所屆忽風止波靜至海岸邊日方欲暮時同志數船

乃維舟登岸約百有餘人岸高二三十丈望見屋宇爭往趨之有長人出長二丈身具衣服言語不通見唐人至大喜於是遮擁令入宅中以石填門而皆出去俄有種類百餘相隨而到乃簡閱唐人膚體肥充者得五十餘人盡烹之相與食噉兼出醢酒同為宴樂夜深皆醉諸人因得至諸院後院有婦人三十人皆前後風漂為所擄者自言男子盡被食之唯留婦人使造衣服汝等今乘其醉何為不去吾請道焉衆悅婦人出其練縷數百匹負之然後取刀盡斷醉者

首乃行至海岸岸高昏黑不可下皆以帛繫身自縊而下請人更相縋下至水濱皆得入船及天曙船發聞山頭叫聲顧來處已有千餘矣絡繹下山須臾至岸既不及船號吼振騰使者及婦人並得還

許誠言為瑯琊太守有囚縊死獄中乃執去年修獄典鞭之修獄典曰小人主修獄耳如牆垣不固狴牢破壞賊自中出猶以修治日月久可於免况囚自縊而終修獄典何罪誠言猶怒曰汝胥吏舉動自合咎又何訴

齊州歷城縣令杜豐開元十五年東封泰山豐供頓乃
造棺器三十枚實行宮諸官以為不可豐曰車駕今
過六宮偕行忽暴死者求棺如何可得若是不預備
其悔可追乎及置頓使入行宮見棺木陳子幕下光
彩赫然驚而出謂刺史曰聖主封獄祈福祚延長此
棺器者誰之所造且將何施何不祥之甚將奏聞刺
吏令求豐豐逃于妻卧牀下詐稱賜死其家哭之賴
妻兄張搏御史解之乃得已豐子鍾時為兗州叅軍
都督令掌廐馬尙豆鍾曰御馬至多臨日煮粟恐不

記聞

十

可給不如先辦乃以鑊煮粟豆二千餘石納于窖中
乘其熱封之及供頓取之皆臭敗矣乃走猶懼不免
命從者市半夏半升和羊肉煮而食之取死藥竟不
能為患而愈肥時人云非此父不生此子

開元二十九年二月修武縣人嫁女婿家迎婦車隨之
女之父懼村人之障車也借駿馬令乘之女之弟乘
驢從在車後百步外行忽有二人出子草中一人牽
馬一人自後驅之走其弟追之不及遂白其父父與
親眷尋之一夕不能得去女家一舍村中有小學時

夜學生從多宿凌晨啟門門外有婦人裸形斷舌陰
中血皆淋漓生問之女啟齒流血不能言生告其師
師出戶觀之集諸生謂曰吾謂夫子曰木石之怪夔
魍魎也水之怪龍罔象土之怪憤羊如此居近太行
怪物所生也將非山精野魅乎盍擊之于是投以磚
石女既斷舌不能言諸生擊之竟死及明乃非魅也
俄而女家尋求至而見之乃執儒生及弟子詣縣
丞盧峯訊之寔殺焉乃白于郡答儒生及弟子死者
三人而劫竟

李元晶一作晶為沂州刺史怒司功却承明命剝之屏外

392

承明狡猾者也既出屏適會博士劉琮璉後至將入
衙冰明以琮璉儒者則前執而剝之給曰太守怒汝
衙遲使我領人取汝令便剝將來琮璉以為然遂解
衣承明目吏卒擒琮璉以入承明乃逃元晶一作晶見
剝至不知是琮璉也遂杖之數十焉琮璉起謝曰蒙
恩賜杖請示罪名元晶一作晶曰為承明所賣竟無言
遂入戶

吳宣城毘青陽縣有梅根治孝女季娥廟居曾阜之顛

林木秀茂周迴十里土人不敢樵採敬而事之日薦
鑛藻娥父吳大帝時為鐵官冶以鑄軍器一夕鍊金
竭鑪而金不出時吳方草創法令至嚴諸耗折官物
十萬即坐斬倍又沒入其家而娥父損折數過千
萬娥年十五痛之因火烈遂自投于爐中赫然屬天
於是金液沸湧溢于鑪口娥所躡二履浮出於鑪身
為化矣其金汁塞鑪而下遂成溝渠泉注二十里入
于江水其所收金凡億萬斤溝渠中鐵至今仍存故
吳俗每冶銅鐵必先為娥立祠享而祈福

紀聞

士

004421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善本	
書碼：	子說家類筆記之類 <small>雜事</small>
書名：	家世舊聞
著者：	宋陸游撰 二卷 一册
版本：	舊鈔本 朱校過錄清何焯跋

虞允文遺稿卷之七十一
不詳
是日讀書至夜亦有感詩者三
老學齋



396

郎亦補舊聞來流感無存
今卷記有利率而書未得
好事者重開要
是憾事汲古閣所刻
尚渭南集今情而亭
提前不識其諸

郎亦補舊聞來流感無存

放翁家世舊聞上



太傅

諱軫字齊卿

在館閣最久尤所厚者集賢楊公

大雅

翰林嵇公

頴

也楊公應天人系出唐靖

恭楊氏平生為人作碑誌但稱靖恭楊某而已初名侃後以避章聖潛藩諱以字為名更字子正質素靜退與太傅俱在三館幾三十年後米者貴達相屬二公恬然若將終身太傅自號朝隱子楊公自號大隱子其意趣盖莫逆也楊公晚乃為知制誥以集賢院學士

出知亳州而沒嵇公字公實與楊公同鄉里
父為江陵石首縣主簿民有與其子皆以強
盜殺人繫獄久不能決州專以屬公

為言於州曰民止父子二人無他子若俱死
是滅門也州具奏子得減死民既伏法託言
於其隣家子曰帝善主簿有仁心以貴子畀
之矣是歲生嵇公以故嵇公尤勝務為清備
寬厚篤信神仙方士之說方嵇公掌誥時太
傅為糾察在京刑獄隣居於州東汴陽坊無

日不相過太傅已絕穀食糝公亦蔬茹每得道書氣訣必相示盖方外之友也

景祐間猶無文行取士不專糊名太傅守越解試畢入院放榜既盡拆試卷乃曰何為不見項堂長乎即求項程文得之拔置榜首而黜最後一名項盖有文行為鄉先生當時多如此不以為異也

太傅辟穀幾二十年然亦時飲如食少山果醉後插花帽上先君嘗言此游因請問前輩燕

居亦著帽乎先君曰前輩平居往來皆具袍帶惟出遊聚飲始茶罷換帽子皂衫以為使服矣衫袍下冬月多衣錦襖夏則淺色襯衫無今所謂背子者致仕則衣道服然著帽大抵士大夫無露巾者所以別庶人也王荆公在金陵山中騎驢往來亦具衫帽吾記紹聖元符間士大夫猶如此

太傅出入朝廷數十年然官不過吏部郎中

今朝

請大

太尉

諱珪字

兄弟行有官者十餘人惟

十七伯祖

諱珠字寶之

仕至遠郡守餘不過縣令

而已

有為縣數任者蓋前輩安於小官如

此太尉與孫威敏龐莊敏皆親故自二公貴

有書則荅之不先通書也聞至京師必俟調

官畢始一見而歸二公遣子弟追餞或已不

及與歐陽文忠公亦聯姻嘗過揚州文忠適

為守入境關吏以告文忠喜謂諸子曰陸長

官來矣汝前母早死吾見楊家諸親未嘗不

加厚也已而公卒亦不求見而去

太尉女弟
嫁楊實部

流蓋文忠
考人之第

太傅以集賢校理出守鄉郡朝士多以詩送行
宋景文公詩最為一時盛傳云亭餘內史流
觴水路入仙人取箭山

太尉鎖廳試兩浙漕司前試數日夢乘馬後有
鼓吹甚盛導從悉介冑之士意但謂克捷之
徵已而入試賦題乃大獻奏凱樂果以魁送
蓋是時陝西方出師也

太傅性質直雖在上前不少改越音為館職

時嘗因奏事極言治亂舉笏指御榻曰天下
姦雄睥睨此座者多矣陛下須好作乃可長
保明日仁祖以其語告大臣曰陸某溥直
如此

太傅幼孤伯父中允公詳教養成就甚力其後

太傅納兩官乞追贈朝廷特許之贈太子中
允事載國朝會要至今為故事及得任子恩
推以予中允之後者四人

家藏太傅同判河陽特手書舉職方魯奏草及

臺移今載于此御史臺牒同判河陽集賢校
理陸度支准今月十二日勅數內度支負外郎
充集賢校理同判河陽陸某牒奉勅朕勵精
至治延訪羣材言念選調之中頗多廉幹之
士或沉淪之寢久欲自奮以無由特命內外
之臣式開慰薦之路必須察士操之無闕取
吏考之素深宜務推揚並從升擢當副舉知
之命允彰籲俊之求勉徇至公以悉予意宜
令王曙及令御史臺遍行告報盛度已下并

前項人等於前任見任幕職縣官內各保舉一
負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其所舉官須是兩任
六考以上歷任內無贓私罪犯其出身歷任
功過畫一開坐聞奏如犯公罪情理重者即
不得保舉其雖係私罪情理輕者亦許保舉
聞奏內有權要骨肉及親戚者並於狀內開
說如朝廷用之後所舉人犯已贓並當同罪
仍限勅命到半月內具姓名實封聞奏仍仰
更切不住催促牒至准勅故牒牒具如前事

須牒本官候到請詳前項勅命指揮依限保
舉官一面竇封聞奏訖具公文回報者謹牒
明道二年六月十六日牒推直官尚書都官
負外郎張押字朝奉郎尚書度支負外郎充
集賢校理上輕車尉臣陸某准御史臺牒准
勅節文於前任見任幕職州縣官內保舉一
員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其所舉官須是兩任
六考以上歷任內無贓私罪犯其出身歷任
公過畫一聞坐聞奏者臣今保舉見任天平

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事關魯具開坐

在下項一關魯是大中祥符五年三月內御

前進士及第一初任滁州軍事推官經二考

一件公罪為不將巡檢元解賊人照勘鹵莽

情罪罰銅該赦釋放一件公罪為不將該赦

賊人奏取勅裁罪愆罰銅該去官并德音釋

放一次任衡州軍事推官經三考四十三度

差遣了當內六度勘事一次任權太平州軍

事判官經三考三十六度差遣了當一任次

奉勅監勅州茶鹽務經二考一件公罪為據
舉人施萬等陳論試院官負解發不當差表
州判官張均推勘本官具述備論舉人追捉
未到該赦恩放一見任太平軍節度推官知
杭州仁和縣事天聖七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到任至今合成三考二考並無責罰合書中
上考一考未見本州申到一本人並無權要
骨肉及親戚在朝任用者右具如前其見任
太平軍節度推官知杭州仁和縣事關魯素

脩儒行擢自文科雖廉幹於公方久沉延於
賓席前後經歷六任書成一十三考罹公罪
並該赦放臣今保舉堪充京官親民任使如
朝廷任用之後犯正入已贓臣甘當同罪不
辭謹具狀奏聞伏候勅旨明道二年七月日
朝奉郎南書度支員外郎充集賢校理上輕
車都尉臣陸某狀奏

家藏太傅除糾察在京刑獄勅其辭曰中書門

下牒尚書工部郎中直昭文館陸某牒奉勅

國家精求化源明慎刑典況輦轂之下斯謂
浩穰獄訟之間尤謂繁劇苟聽斷稍乖於閱
實則蒸黎或陷於非辜伏念軫懷當食興歎
宜申條制式示哀矜乃眷近臣慎求公器察
其枉撓舉彼稽留庶遵隱悼之規以召和平
之氣宜差同糾察在京刑獄其開封府應在
京有刑禁之處並仰糾察其逐處據斷遣徒
以上罪人旋具供報內有未盡理及有淹
延者並須追取元案看詳舉駁申奏若是曠

予舉職致刑獄有所枉濫別因事彰露其所
委官必當重行朝典更有合行條貫事件仍
擘畫開坐聞奏牒至准勅故牒慶曆六年九
月日牒工部侍郎叅知政事丁押字按大中
祥符二年始制糾察在京刑獄以兩制及朝
官充然實錄國史不載其職事之詳此勅可
備史官之求也

太傅有贈真行大師詩云語錄傳來久所明機
妙深霜天七寶月禪夕一真心祇有道為證

更無塵可侵前溪漚出沒誰自感浮沉有題
版在福州西禪寺署衙云轉運使尚書兵部
賁外郎蓋使福建時也

楚公

諱佃字農師

元祐中自金陵守丁內艱歸鄉里

凡墓客米皆束帶與之坐每曰先墓所託其

敢忽也

入筆記訖

楚公仕宦四十年竟無屋廬元祐中以憂歸寓
妙明僧舍而已晚得地卧龍山下欲築一區
竟亦不果山麓有微泉引作一小池名之曰

三汲泉今歲久遂不知其處矣

王禹玉作上永裕陵名表云垂精七閏之餘表
猶未出楚公與衆從官見韓玉汝玉汝曰今
日左揆上陵名表用七閏字何所出坐客莫
能對玉汝乃特以問公公不得已徐曰五歲
再閏注似云十九年七閏為一章聞者駭服
是時禹玉已病矣猶如是之工

楚公於應對間逡巡退讓不肯以所長蓋衆此

吾家家法也

楚公精於禮學每據經以破後世之妄惟合

411

祭天地一事獨以為是常曰祀天百神皆從祀地示亦當從祀但不可云合祭爾

楚公為吏部尚書使契丹張芸叟為吏部侍郎每出省輒至吾家坐廳事西階呼人宅老卒歷問家人安否又呼卒長令約束守宿人乃去非齋祠疾病不廢也

楚公言 神祖語皆成文公在後省日嘗因進

呈脩勅日盱猶反覆考閱未已時 上疾初

平公乃請俟他日帝整容曰非喜勞惡佚也
蓋享天下之奉思以此勤報之當時語實如
此無一字潤色

東坡先生守錢唐六祖

祠部公

諱傳字
岩老

為轉

運司屬官頗不合紹聖中章子厚作相力薦
以為可任諫官御史遂召對哲廟語吃公至
殿上立未定上即疾言曰蘇軾公度章相
必為上尹錢唐不合事乃對曰臣任浙西轉
運司勾當公事日軾知杭州葺公廨及築堤

西湖工役甚大臣謂其費財動衆以營不急
勸止軾遂怒語郡官曰比舉一二事與諸監
司議皆以為然而小勾輒歔歔不已小勾蓋
指臣也然是時歲凶民饑得食其力以免於
死徙者頗衆臣所爭亦未得為盡是 上默
然章相聞之亦不悅以故仕卒不進

徽宗初郊內侍請以黃金為大裘匣度所用止
數百兩然議者皆以為郊費大不應復於故
事外妄費一日 上謂執政曰大裘匣是不

可耶楚公對曰大裘尚質誠不當加飾上忽
變色曰如此可使罷之受不得豐稷煎炒矣
楚公退謂韓曾二公曰使如相之者常在經
筵人主豈復有過舉耶豐公是時蓋為工部
尚書以本職爭論云

元符庚辰夏秋間豐清敏公為中丞楚公權吏
部尚書一日見曾子宣於西府色極不樂曰
豐相之乃如此不曉事方幸可回又壞事矣
近者對乃論司馬君實呂晦叔等皆忠賢豈

可因赦叙復 赦但當及有罪耳無罪何赦

418

也 上問渠光公著改更 先帝法度亦無

罪耶渠輒曰合改有何罪其不婉順如此

上不能平頗疑 朝廷皆假建中為說而意

實鄉元祐也柰何楚公答曰公誤矣上牽於

父子之愛所謂建中亦勉從耳惟聞有此等

議論到上前則建中之政可守但悉言路無

繼之者耳不患壞事也未幾清敏竟改尚書

而王明叟為中丞故群姦尚有所憚明叟罷

本欲用鄒忠公以母老力請去小人乘間得進事遂大變識者皆服楚公之先見也

楚公在海州和查朝散應辰雪詩云無地得施調

國手惟天知有愛民心蓋公雖恬於仕進而

志常在性民如此

楚公紹聖中坐元祐脩史奪職守泰州方在史

院時與諸公議論不合者實多至或勸公自

辨公笑不答到郡以啓謝執政曰論消塵之

小補或有可矜責天地之大恩誠云不報議

者謂非獨得近臣之體亦可見儒者氣象也
420

楚公為太學直講累年既去而太學獄起學官

多坐廢元豐中侍經筵神宗從容曰卿在

太學久經行為士人所服卿去後學官乃狼

籍如此公曰學官與諸生乃師弟子今坐以

受所監臨賦四方實不以為允龔原王洸之

等皆知名士以受鄉人紙百番筆十管斥廢

可惜願陛下終哀憐之且臣為直講時有

親故米亦不免與通問使未去職亦豈能獨

免昔蘇舜欽監進奏院以賣故紙錢買酒召
客坐自盜贓除名當時言者固以為真犯贓
矣今孰不稱其屈臣恐後人視原沈之等亦
如今之視舜欽也雖不見聽然上由是益知
公長者

滿中行為太學官獄成獨以不絀吏議被賞楚
公歎曰此賞豈可受也由是薄中行為人

楚公自元祐中出守汝陰歷紹聖元符十餘年
常補外嘗賦梅花詩云與春不入都因淡教

雪難如只為香蓋以自況也

查匪躬

許國

崇寧初見楚公於政府故事 皇子

422

皇女初生輔臣皆有進獻是日適有之楚公對匪躬喟然太息匪躬私念秦陵終無嗣而上多男子臣民之所共慶公乃有憂色何也固請其故楚公又歎曰祖宗欲大臣亟知宮中事故立此制防微之意深矣然某備位半年已三進矣上春秋富寵嬖已衆大臣之責也願未有以節之柰何匪躬每歎前輩識慮

之遠

元豐庚申冬慈聖光獻太后上仙明年春將

百日故事當卒哭楚公時以集賢校理為崇

政殿說書因對言禮既葬而虞而後卒哭古者

士三月而葬三虞而卒哭則百日卒哭者士

禮也今太皇太后宜俟山陵復土九虞禮

畢然後行卒哭之禮且古者初喪哭無時卒

哭則朝夕哭而已今但俗初喪纔朝夕哭卒

哭則并朝夕哭亦廢非禮也神祖好禮悉

如公言之

祖宗官制於流品最精凡遷改悉不同制舉進

士門蔭流外及曾任清望曾犯贓罪之類色

色有別自元豐官制一切掃去楚公在後省

嘗建言曾孝寬比為簽書樞密院官纔起居

舍人

合換朝散郎

而今堂吏乃有至朝請大夫者

非朝廷休謂宜稍視舊制分流品神祖以

為然而王相禹玉持立賢無方之說議格至

元祐始以左右字冠階官之上初議贓罪人

帶左字者降為右諫官謂如此是許帶右字人犯賊遂命賊罪人並去左右字今蓋用元祐之制然使公卿子弟與史胥雜流一等亦非甄別之意要當盡倣祖宗舊制為善耳

建中初石格為刑部郎官嘗與長貳詣曾丞相白事曾怒長貳皆退格獨曰天下之議以為如彼相公獨以為如此格寧得罪於相公不敢屈天下公議願相公姑置是怒以理察之卒得直而去楚公時為執政深愛歎之以為

可用會去位蔡京用事格遂不復顯亦可知其為人也

蔡元度解易相見乎離云刑相出見也万物皆相見亦然又解論語云四體不勤墮支體也五穀不舂黜聰明也孰為夫子無我無人也龔深甫給事嘗與楚公言及此大怒曰小子敢爾盖聞法吏舞文矣未聞書生舞經也

楚公在史院一日呂汲公大防來過局偶問皇甫

湜何字持正坐客莫能對楚公曰此湜字詩

中有湜湜其沚汲公歸府纔下馬即呼子弟檢
毛詩曰陸侍郎畏爭名不肯衆中明言必是出
處在此既檢視果出此句注中

楚公守蔡一日有赦書蓋哲宗服藥赦言夙興御
朝數冒寒氣者公即日躬往遍禱神祠仍於廳
事建道場祈福設次於道場之側晝夜不入私
室數日間徽宗即位赦與哲宗遺詔俱至公啓
緘即慟哭公壻龍圖楊公彥章趨出叩之見遺詔
亦掩面哭而入家人始知其為國恤也有頃郡

官相繼來公皆號哭見之乃宣遺詔凡不食者
終日食粥者三日

六叔祖祠部平生喜作詩日課一首有故則追補
之至老不廢年八十餘時嘗有句云枕上吹蘼
醒宿酒窻間秉燭拾殘棊又有聞亂詩云寧知
小兒輩竟壞好家居

崇寧元年正二月間有一武人調官京師以相術
自名楚公舊在南陽識之因其求見問朝士孰
貴答曰大宗正丞鄭居中極貴其次大學博士

李夔法當有貴子又曰今年廟堂當一新惟溫
右丞不去然亦不佳溫右丞者益也是年自韓
丞相忠彥以下悉罷惟益遷中書侍郎然未幾
卒於位李夔蓋建炎丞相綱之父也武人自先
君已不能記其名其術之妙至此可謂異矣

楚公性儉約尤不喜飲酒每與弟子諸生語至
夜分不過啜菜豆粉山藥湯一杯或進桃奴
丸一服而已

李作又知剛 楚公之壻才極高公愛之作又與

馬巨濟善巨濟在太學有聲及赴省試作又
擬杜子美杜鵑詩體作詩戲之曰太學有馬
消南省無馬消秋榜有馬消春榜無馬消公
聞之不樂作又曰某與巨濟忘形故有此戲
公曰與人交當有禮何謂忘形凡世之交友
卒為仇讐者皆忘形者也常記熙寧中與舒
信道彭器資同在景德考試信道一夕中夜
叩器資門欲有所問器資已寢亟起來帶信
道隔門呼曰不必起止有一語欲求教耳器

資不荅束帶竟開，延坐然後共語，信道頗不樂然。處朋友間，當如器資，乃是。

三十九伯父

諱元成

字

文學早成，在蔡州時猶未

二十作別友人詩曰：園花今爛熳，一一手親栽。惟有新離恨，東風吹不開。楚公見之不懌，曰：花皆爛熳而獨言東風吹不開，是兒其不達乎！伯父果不達，早世。

元豐八年禮部貢院火，試官馬希孟燔死，蔡卞

亦幾死。京方知開封募力士踰牆入，挾卞以

出遂再引試楚公知舉取焦蹈為第一故當
時諺云不因試中火安得狀元焦蓋是歲亮
陰無殿試也蹈答策有曰論經不明不如無
經論史不達不如無史楚公大愛之以為有
揚子雲之風

韓康公尹大名有余行之者上書其言狂悖至勤
康公為伊霍之舉康公得其書未讀偶門客
取讀之大驚徑入卧內白康公即日捕得行
之械送京師其實病狂無他也有司鍛鍊遴

以為謀逆請論如律楚公時侍邇英 神祖

眷侍方厚有嫉公者輒讒公以為與行之善
上以問公公曰行之嘗官越州臣越人實識
之狂易人也棄妻子出遊二十年不歸其子
長大間父客京師米省之拒不見子泣而去
觀此非狂而何上惻然曰然則誅及其妻子
得無濫也耶羈置遠郡足矣於是獨誅行之
而妻子皆得免其後趙諗事作遂得用行之
比自父庭臣及母妻皆免吳儲吳侔之獄又

用論比悉免當從坐者議者謂由公一言之
利云

司馬溫公初秉政一日謂從官曰比年法令滋
彰太甚如三省法乃至數百冊又多繁詞不
切於用如其間一條云諸稱省者謂門下省
中書省尚書省豈不可笑耶時諸人多與備
書者皆唯唯楚公獨起對曰三省法所以多
緣并格式在其間又所謂三百冊乃進本大
字而進表及原降指揮目錄之類自占却不

少若作中字則不過五六十冊皆舊日中書
條例所減乃過半非滋彰也至如諸稱省謂
門下省中書省尚書省者蓋以內侍省亦稱
省若不明立此條慮後世闕寺盛或敢妄自
張大故也溫公改容曰甚善至崇寧後群闖
用事遂改都知為知內侍省事副都知為同
知內侍省事押班為簽書內侍省事以僭視
樞府則楚公所論可謂先見遠慮矣

楚公少時病羸瘠骨立忽夢一老翁曰吾為老

聃與子有緣當愈子疾遂探取腸胃於流泉
中洗滌之復納腹中既覺猶痛甚自此所苦
頓平晚自政府出守亳社謁太清宮始悟夢
中之言

楚公在亳屬疾嘗晝卧忽見左右數十人列侍
皆古衣冠初謂平生篤意禮樂且病中恍惚
不以為異也已而及見之始以語門生子弟
未幾公歿

元豐七年秋燕神祖方舉酒手緩盞傾覆酒露

御祀時都下盛傳側金盞曲有司以為不祥
遂禁之明年宮車宴駕楚公進挽辭曰花是
高秋燕後姜意蓋謂此佛經天人五衰如宮
殿震身光滅之類花姜亦其一也

已入筆記
天人五衰

無記所

先君言楚公嘗戒門人子弟曰蔡文忠謚議謂
文忠一言之出終身可復後生立身當以此
為根本若於此未能無愧何為士也

楚公元符庚辰冬自權吏部尚書受命為回謝

北朝國使與西上閤門使泰州團練使李嗣

438

徽偕行

嗣徽字公羨仁唐朝駙馬都尉璋之子

北虜遣金紫榮

祿大夫檢校太傅左金吾衛將軍耶律成朝

議大夫守太常少卿充史館脩撰李儔米迓

儔自言燕人年四十三劉霄榜及第今二十

八年矣行過古北口數日置酒會仙石

查道梅詢

嘗飲酒賦詩于此因得名儔忽自言兄儼新入相時已十

二月中旬後數日至其國都見虜主洪基則

已苦肺喘不能親宴勞移宴就館明年正月

旦南歸未至幽州聞洪基卒孫燕王延禧嗣
立延禧長徽宗七歲以故事稱兄號天祚儼
相延禧專作威福窮極富貴而死初元豐中
蔡京使虜儼館之情好頗厚及崇寧後二人
者皆專國每因使聘往來輒問安否而二人
者卒皆為國禍基可怪也宣和末有武人劉
遠者殿帥昌祚之子為京東提點刑獄謂先
君曰嘗使虜識儼之子處溫處溫言儼事洪
基時嘗獻黃菊賦洪基賜詩荅之曰昨日得

卿黃菊賦碎剪金英排作句袖中猶自有餘
香冷落西風吹不去霞溫亦貴於其國方耶
律淳妃蕭氏偕立時霞溫用事欲執蕭氏以
幽州內附事泄與妻子皆誅死後朝廷既得
幽州追贈霞溫燕王且以其居第為廟妻邢

亦追封燕國夫人

蕭詩入
筆記

北虜崇釋氏故僧寺猥多一寺千僧者比比皆
是楚公出使時道中京耶律成等邀至大鎮
國天慶寺燒香因設素饌公問成亦有禪僧

乎曰有之頃有癡照大師深通理性今亡矣
公又問道觀幾何曰中京有集仙觀而已以
知北虜道家者流為尤寡也先君言高麗之
俗亦不喜道教宣和中林靈素得幸乃白遣
道士數人隨奉使往謂之行教留數月而歸
所遣皆庸夫靈素特借此為丐恩澤耳不知
所謂行教者竟何為也

楚公使虜歸携所得貔狸至京師先君言猶記

其狀如大鼠而極肥膾甚畏日偶為隙光所

射輒死性能麋肉一鼎之肉以此物一鬻投
鼎中旋即糜爛然虜人亦不以此貴之但謂
珍味耳

黃安時自言少時見楚公以所著春秋論為贄
其間有論董仲舒不合聖人處楚公從容曰
仲舒讀此書三年不窺園乘馬不知牝牡吾
子曾如此下工夫乎安時言自聞此語終身
不敢輕立議論

三十八伯父

諱倌字
元長

楚公長子公得子晚年三

十八始生伯父遂以三十八為行第伯父不
幸少抱微疾故事執政子弟許陳乞在京釐
務差遣韓師朴數語楚公郊社令了無職事
賢郎雖有小疾拜起書札皆無害能屈為之
否楚公卒辭不可

楚公在政府時有大卿岑岩起 手簡云前日

登門展慶蒙公敷萬事契俾納貴禮於公有
撝謙之光使老者增僭易之過然大將軍有
揖客古人以為美談今文昌綱轄有受拜客

願不美於前人哉岩起所謂事契者游生晚
不及知又得此書時先君已捐館無所質問
然不敢不記者著前輩之風俗也

楚公使虜時館中有小胡執事甚謹亦能華言
因食夾子以食不盡者與之拜謝而不食問
其故曰將以遺父母 公喜更多與之且問
識此何物也曰人言是石榴意其言食餽也
又虜人負載隨行物不用兵夫但遇道上行
者即駈役之耳一日將就馬一擔夫訴曰某

是燕京進士不能負擔公笑為言而遣之
楚公早貴而諸父生晚故少時文章多亡逸胡
循之治為先君誦楚公回師朴謝入館啓云
富貴奕世而有寒畯之風文學絕人而無暖
昧之行今家集亦亡之矣

楚公尤愛毛詩注字皆能暗誦見門生或輕注
疏歎曰吾治平中至金陵見王介甫有詩正
義一部在案上揭處悉已漫壞穿穴蓋繙閱
頻所致介甫觀書一過目盡能記然猶如此

楚公極愛王輔嗣解易云剛而又方柔而又圓
求安難矣以為天下至論

元祐中李作又嘗為楚公言蘇子瞻作富公神
道碑言爭歲幣用獻字甚力某以當時國書
考之畢竟許他納字則富公乃是不曾爭得
碑既不言許之復以能拒虜請為富公之功
豈非誤乎公曰此非誤也大抵大典策與尋
常文字不同須有為朝廷諱處如歐陽公作
范文正碑言天子將率百官為太后上壽以

文正爭而止後米蘇明允姚子張脩太常因
草禮見當時實 上壽便以歐陽公作不知
此亦是為朝廷諱尔此等文字必傳之四夷
若人改主過罪已之類自是好事直書無害
若如此二事則繫國體不得不諱也

紹聖初王君儀昇米省楚公公問君儀近讀何書

君儀對曰讀諸史一遍否渠便是一遍也蓋君
儀諸書一字有疑亦不放過

楚公未第時游四方留高郵最久蓋從孫莘老

游客於處士傅瓊家傅氏孫興祖字仲脩實

448

受業焉仲脩不第自號且翁

楚公輔政時嘗謂賓客曰今日天下大勢政如
久病羸瘠氣息僅屬之人但當以糜粥養之
於茵席間耳若遽使馳騁騎射豈復有全人
哉

祖母楚國鄭夫人撫視庶子與已子等先君與

四十二叔父提舉公

諱宗字元珎

同歲方懷孕時

祖母作襁褓二副付侍者曰先產者先用之

已而八月祖母生先君九月杜知婆生叔父相

距財二十餘日也

先世以米庶
母皆稱知婆

楚公生於魯墟故居太傅曰是兒必榮吾家遂

以榮為小字先君生於京師是時楚公為小

宗伯居麗景門

楚公有詩曰麗景門
東地小偏蓋記所居

故以景

為小字游因讀柳氏序訓載先世小字故謹

記之亦懼子孫寢遠有不知者也

楚公言遠人雖外竊中國禮文然實安於夷狄

之俗南使過中京舊例有樂來迎即以束帛

與之公以十一月二十日 日至中京遼人作

450

樂受帛自若也明旦迓使輒止不行曰國忌
行香公照案牘則虜忌正月二十日也因移
文問之虜輒送還移文曰去年昨日作忌今
年今日作忌何為不可蓋利束帛故徙忌日
耳又西遼送使聞其主喪而不能作裸色幘
頭但以墨滅其光行數日既除服則佩服如常
矣獨副使忘洗幘頭見者皆笑公平生待物
誠雖於夷狄不變也因從容 語使洗之副

使亟謝

楚公在廟堂時有內臣郝隨者本陳太妃閤中

舊人與將作監許幾同管勾京城所幾欲以

雜墜居隨上而隨不肯曰昔閤守勤序位在

李士京上即例也各申省公建議曰諸葛亮

所謂宮中府中俱為一體用雜墜是也例豈

可用耶遂畫首幾位隨上隨大恚不肯入局

泣訴於上上慰勉之曰當為汝改差遣雜墜

是先帝時所定安敢廢耶此崇寧初也公論

之 蓋如此

楚公元祐中為禮部侍郎時議者欲更太學法

452

制公獨以為不可曰若學校專恃法令則舊法已善若學校當先風化則改法愈非及秉政有建議學制者公又非之曰吾嘗孰思之以利誘學者法雖百出安能無弊不若慎選師儒以至誠教育如昔安定先生能使學者敦德樂義而忘干祿之志則庶幾矣

楚公為金陵守有白容縣民三人同殺一人皆

論死錄囚已引服矣而囚父詣府稱寃公受其訴通判狄咸爭以為既經錄問不當聽公曰姑緩十日當得之即設方略購捕果以八日得真賊蓋死人之弟與嫂通畏事露因害其兄一問即服而三人者皆平人也即日破械縱之

曾丞相一日堂中語曰范鏜雖章相所厚然非他人比楚公曰何謂曾曰鏜昨日自言從子厚者從義不從利公歎曰士大夫議論如此

正今日可憂者也方人盛時屈意附之事變

454

則曰我前日從義不從利可乎

放翁家世舊聞上

放翁家世舊聞下

先君

諱宰字元鈞

言青州王沂公所居坊有榜曰三

元文正之坊又嘗見沂公登科報其父書曰

曾今日殿前唱名遂忝第一皆先世積德大

人教訓所致然此亦是世間有底事大人不

須過喜因言楚公登科時第四人張中在殿

廷喜甚挈楚公手曰如何得鄉里知去楚公

不荅及歸密謂所親曰此殆非遠器也中為

明州象山縣官坐私與高麗人朴寅亮倡和

詩傳官終身沉滯雖一時不幸坐法亦器宇
非遠大也

宣和末蔡京病極篤人皆謂必死矣獨晁叔用

冲之謂先君曰未死也此老敗壞天下至此若

使晏然死牖下備極哀榮豈復有天道哉已
而果然

宣和七年黃安時安自壽春來山陽見先君歎

曰乱作不過旦暮矣天使蔡京八十不死病
亟復蘇是將使之身受禍也天下其能不亟

乱乎

入筆
記註

往時殿廷宣制皆曼延其聲若哦咏者故蘇黃
門詩云明日白麻傳好語曼聲微繞殿中央
今但平讀不復曼聲矣先君云政和初方如
此游在都下時嘗以問閣門官無復知者

入筆

記註

先君言故事省劄下故相不敢斥其官姓止稱

杲霞相公而已謂如留守西京則曰京相

公之類元祐中蔡相確責命下劄子尚云劄

送鄧州相公今此制廢矣

先君言蔡京設禮制局累年所費不可勝計惟改朝靴為履耳初以履易靴議者頗疑自是盡易朝服傳布漸廣於是販僕頭帽紗者皆不敢上京貴至數倍又班五禮新儀置禮生令舉行而民間喪葬婚姻禮生輒脅持之曰汝不用五禮新儀我將告汝矣必得賂乃已民廬隘陋初無堂寢陞戶之別欲行之亦不可得朝廷悟其非乃詔以漸施行其實遂廢不

行矣河朔有柳公權書何進滔德政碑號為
絕筆迎合者遂磨之以刻五禮新儀云

先君言崇寧間初鑄大泉當十號烏背赤仄其
次漉銅製作皆極精好然壞小錢三輒可為
一大泉利既不貲私鑄如雲論罪至死雖命
官決杖黥配然不能禁又懸烏背赤仄及銅
漉銅錢於通衢使人識之好事者私謂與私鑄
作樣後無如之何卒廢為當五旋又廢為當
三初熙寧間鑄折二錢故崇寧大泉始亦號

折十已而群閹謂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

460

非佳名遂稱當十已而遂降旨云

神宗第十子俊早世

故宮中謂上為十大王

先君又言改當十為當五也會

稽天寧能仁二僧寺方大興土木郡守密召

天寧長老滋湏能仁長老大智告之且曰得

密報如是度不過明日朝命必到聞二寺積

當十錢多宜速以酬物價工直勿緩也既退

智即召知事僧如所言悉散之甫畢而市已

揭榜矣使偵天寧則湏自郡即稱疾掩方丈

卧聞揭榜乃出智大媿服然識者謂湏既不
可當以告智乃賣之以取名亦賢也守私
二僧而使民受害其賢否又可知矣

先君言鴻臚舊號為睡卿謂所掌止道釋及四
夷朝貢之事極為簡靜也政和以後尊尚方士
建議者因謂釋教出於西域鴻臚掌之可也
道教以黃帝老子為宗豈夷狄也於是改命
祕書省掌之其後高麗屢入貢於是又詔升
高麗視夏國隸樞密院而鴻臚益無事至終

日不署一字謂之夢中作夢

先君言元符末章相罷政出東水門至淮門道
旁堠上盡署大字云是我里堠奉白子厚山
陵歸後專此奉候沿路無一遺者先君自京
師侍行赴亳社時猶見之

宣和末有故契丹臣夔離不者號四軍大王或
謂之燕王收餘衆犯景蕝朝廷命郭藥師出
兵敗之遂函夔離不之首來獻以大旗引首
函曰偽燕王夔離不首級京師少年爭往陳

橋門觀之大臣建請御殿受賀然夔離不實

未嘗死雖部送諸卒亦自竊笈識者皆憤點

故敢欺朝廷而歎大臣之阿諛附會也先君

偶以書問晁叔用都城近事叔用報曰亦別

無他但聞捉得燕王頭耳京師舊諺謂張大

矜伐者曰恰似捉得燕王頭初莫知何謂也

先君使淮南被命與廉訪使者邵成章鞠常州

制獄成章雖官者然有直氣每為先君言童

貫梁師成輩以家奴為公師雖自古大亂之

世亦不至是彼趙高稱中丞相龔澄樞稱內
太師猶不敢為丞相太師也今貫輩豈不過
之又指其頸曰成章輩不幸自幼為內臣他
時必隨例斫頭矣

先君言問貫師成用事之由成章言貫自中宮

為房院時給事閣內

禁中謂宮女得
幸者為房院

元符建

中之間蔡京以宮觀居浙中宮遣貫詣天

竺禱觀音求嗣京素與內臣交通然不識貫
也因候見之於天竺山中邀與歸置酒甚歡

因問禱聖嗣以何為佛事貫以實告京陽驚
曰富人家求子亦不至如此之薄貫乃曰宮
中何從得錢京又歎曰朝廷乃如此不應副
耶國家府庫如山如海皆上物也貫既歸大
播此語於是宮人近習人人恨不得蔡內翰
即日為相矣京既大用因言舊嘗聞李憲言
憲輩已老西事當得信臣有童貫者雖年少
奇才也於是遣貫使陝西措置邊事矣師成
自幼警敏知書敢為大言始自言母本文潞

公侍兒生已于外舍者或告以師成貌類韓
魏公因又稱韓公子久之有老女醫言蘓內
翰有妾出外舍生子為中書梁氏所乞師成
於是又盡變其說自謂真蘇氏子每侍上言
及公輒曰先臣聞者莫不笑之故事內臣不
拜節度使京乃請降旨有邊功者毋用故事
蓋為貫地已而攀緣者即又曰繕郊廡建明
堂鑄九鼎治大河制禮作樂皆大勲勞豈減
邊功耶於是得節鉞者益衆矣成章又歎曰

今通侍大夫乃昔日內客省使也累朝未嘗
除授張茂則宿衛四朝當宣仁同聽政為兩
省都知尊貴莫比病篤欲求內客省使宣仁
終不許召其子宣諭曰垂簾時不欲開此端
非獨太皇免人議論汝父死後亦做得箇十
全好內臣其子泣拜而去今為通侍大夫者
比有往往猶有滯留不遇之歎天下安得不
亂乎

先君言永昭陵道旁壁間或題絕句曰農桑安

業歲豐登將帥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歸夢

468

想春風吹淚過昭陵不知何人作也或云農

歲常登遙將無功吏不能四十二年
如夢覺東風吹淚過昭陵未詳孰是

先君言范忠宣公紹聖謫居零陵寓一寺中杜

門不接賓客惟僧及道人未則見之所寓寺

長老義霞者頗朴茂公亦間招與語霞深感

公屢欲為公築生祠公每戒之元符末公既

召還霞即日築祠偶像奉事甚謹未幾傳聞

公以觀文大學士中太一宮使還朝中使問

勞係路且虛左揆以待於是零陵官吏競米
焚香增飾祠宇張設供物已而公歿時事一
變又聞追奪碑額世濟忠直之碑鑿削恩數遂無一
人復至者崇寧癸未正月公大祥霞獨牽其
徒致祭作佛事不少變時鄒忠公亦以謫房

寓此寺多霞之義作詩贈之曰鍾銘勲業今
何在土偶形容尚儼然惟有老僧心不改慙
懃歌唄作三年大觀已丑先君為江陰酒官

時忠公自嶺表歸毗陵從游甚款親聞此事

先君言鄒忠公元符中諫立后疏畧曰乃者宗

470

景有立妾之請陛下震怒即加責罰今禁何

自為之自此宗室戚里及士大夫家有以妾

為妻者不治則傷風敗俗無以為國治之則

上行下倣難以責人大槩不過如此俗所傳

詆訐者崇寧中忽自內與昭懷后訴章同出

莫知誰所為也忠公再貶昭潭有醮詞曰追

惟當時奏御之三章初無殺母取子之一字

偽疏云劉氏殺
卓入取其子

不知此疏撰自何人雖巧為

誣陷之謀人誰敢議然隱在幽冥之內天必
盡知

壽春縣古壽州也有漢淮南王安廟載在祀典
邑人思劉仁贍欲為立廟而不得乃作劉侍
中像於淮南廟好事者為詩曰劉安據國叛
西京仁贍擔身保一城今日鄉人聊合祭不
應同食便同情先君為淮西提舉常平時始
為仁贍築廟且具奏得頌曰忠顯先君親書
榜焉晚年嘗語及淮南廟中詩因言唐會昌

沙汰時廬山有古佛像當毀寺僧惜之以送
道觀加冠巾為老子像亦有題詩者云赤土
坡頭古寺基老君元是一牟尼時難只得同
香火莫信他人說是非亦可笑也

先君又言初在壽春建劉仁贍廟後餉軍河東
嘗謁王彥章畫像於滑州鉄槍寺至潞州又
謁裴約廟會邦人修廟求扁榜五代所謂
全節三人者相去數千里而皆嘗謁其像一
為築廟乞額兩為書榜似非偶然云

先君言蔡京既為相以為異時大臣皆碌碌乃
建白置講議司首及大樂然京實懵不曉樂
官屬亦無能知者或言有魏漢津知鑄鼎作樂
之法漢津蜀中黥卒也自言年九十五得法
於仙人李良良蓋年八百世謂之李八百者
是也數往來京師京師少年戲之曰汝師八
百汝九百耶蓋俗狂癡者為九百惟京見悅
其孟浪敢言漢津謂以鉅黍定律乃常談不
定用今當以天子指定之京益喜願以其師

李良特方士恐不為天下所信則鑿空為言

474

漢津所傳乃黃帝后夔法皇祐中嘗與房庶
同召至京師陳指尺之法會既逸作黍律已成
遂見排擯時好事者言京為漢津撰脚色樂
局官又從而為之說曰昔禹以身為度即指
尺也其誣偽牽合如此漢津乃請上君指三
節為三寸三三為九而成黃鐘之律君指者
中指也久之或獻疑曰上春秋富手指後或
不同則柰何漢津亦語塞然樂已垂成所費

鉅萬因遷就為說曰請指之歲上適年二十
四得三八之數是為太族之統過是則寸餘
不可用矣其敢為欺誕蓋無所不至然初
謂漢津皇祐中嘗陳指尺是時仁廟已近四
十則三八之說不攻自破矣樂成實崇寧丙
戌秋也賜名大晟府置大司樂典樂樂令主
簿協律即漢津積官至太中大夫老病卒
先君言今臨川集中有君難說一篇是平甫詩

自載平甫集議者便謂荆公去位後所作此

淺丈夫之論也

陳輔之為先君言荆公元祐改元三月末間疾
已甚猶折花數枝置牀前作詩曰老年少歡
豫況復病在床汲水置新花取慰此流光流
光只須臾我亦豈久長新花與故吾已矣兩
相忘自此至歿不復作詩此篇蓋絕筆也

先君言荆公賜馬死命俞秀老作詩秀老口占曰
相君高卧朝天晚立損階前白玉麟此去定
生獅子國却來重載法王身荆公亦用此韻

作一篇末句云天廐賜駒龍化去空餘小蹇
載閑身蓋公晚年常跨驢出游也

先君言米元章書瓜洲閘三大字神彩飛動妙
絕古今非惟他人所不能髣髴元章自書亦
無及此者嘗於膝上以指畫此三字歎息不
已因言元章晚病瘍前知死日買棺舁至便
齋倦則卧其中客至邀坐棺側卧與語如期元
且死索筆大書曰吾自衆香國米今復歸矣

先君為淮西提舉常平日因行部至舒之三祖

山所謂山谷者也其長老惟照號照闡提偶

478

出先君留頌壁間曰芙蓉已入雙林窈山谷
今傳佛祖衣千里客米何所遇夜堂人靜雨
霏霏照歸作四頌和荅曰芙蓉已入雙林窈
掛角羶羊無氣息立闕撥轉異中米借問時
人何處覓其一山谷今傳佛祖衣一回拈起一
回疑豐干饒舌可知也引得寒山不肯歸其二
千里客米何所遇一念超然無去住全身放
下火中蓮誰能更覓無生路其三夜堂人靜雨

霏霏潤澤焦枯搃不知堪笑當年淨名老對
文殊語恰如癡其四芙蓉者照之師芙蓉庵主道
楷也又有正覺者住持泗州普照寺為其徒
道瓊守鄆所訟州方窮治先君為淮南漕適
至臨淮即日杖道瓊守鄆逐出境人皆莫測
方是時照與覺皆未甚為人知覺又年少先
君獨深知之後兩人者果有盛名為縉流之
傑照住寶峯覺住天童學者至千餘人先君
之知人類如此

先君言玉璽舊有六而已其文曰皇帝之寶皇

480

帝行寶皇帝信寶天子之寶天子行寶天子
信寶雖各有所施其寶皆藏而不用凡詔書
別鑄書詔之寶而內降手札及與契丹國書
用御前之寶而已至紹聖末得秦璽青玉也
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故改元元符崇寧
中又獲一璽文曰天既億永無極莫知何代
物然此二璽及祖宗時六璽皆朴質亦不甚
大蔡京乃請別求璽材即用舊文重書刻之

謂之八寶皆美玉大璞絕勝舊寶然篆文皆以意造為蟲魚鳥獸蛟龍之形筆意華藻柔弱無復古法矣又得玉璞絕大者於于閩色如凝脂玉工皆謂目所未覩乃琢以為璽徑九寸細為九龍文曰範圍天地幽贊神明保合大和萬壽無疆謂之定命寶冠八寶之上總稱九寶定命者時方興神霄之事言神霄帝君賜上定命故以名寶置符寶郎又以內臣為內符寶郎緘啓沐浴皆內符寶郎司之

所謂符寶郎者莫得與也

先君言元圭者赤黑玉也初莫知何物狀亦殊
與圭不類而議者附會穿鑿以為元圭遂降
詔御殿受之壽春處士李璞見其議歎曰是
玉柙也小窾蓋穿貫金珠處是必秦漢陵墓
中物後乃聞本出楊康功家實得之長安璞
博洽蓋無所不通云

先君言昭德晁氏多賢自蔡京專國以來往往皆
安於外官無通顯者有疏族居濟州以京

薦為大晟府協律郎舉族耻之宣和中有御
史晁氏婚也舊有喘疾一日與叔用言自入
臺後喘良已叔用之妻顏夫人正色荅曰某
郎莫是不敢否蓋其習為正論雖婦女亦漸
漬如此

先君言何文縝稟蘇在庭元老皆以宗東坡為中

丞擊罷謂之曲學文縝謝表云師友淵源安

追參於千載文章戶牖期自立於一家嘗簡

聖知何名曲學是時黨禁方厲士氣頹弱文

續猶能不屈於言官如此亦可喜也至在庭
表云與彼逐臣則由高祖既同譜牒難逭刑
書則賢士大夫少之矣

先君言紹聖初宗室仲忽得古銅器有銘曰魯
公作文王尊彝以獻詔送秘閣而館中劾奏
仲忽所獻寶非古物請正欺誕之罪於是仲
忽坐罰俸一月蓋是時猶惡其以怪竒惑人
至也至崇寧後古器畢集於御府至不可勝
計一器之直或數千緡多因以求恩澤所至

古冢創鑿殆遍而仲忽所獻巍然冠群器之上矣有博古圖百卷然猶其略也宣撫司入燕得古玉器以獻亦編入圖命王黼作序館中代之云宣撫司俘耶律德光所盜上世寶玉當時阿諛之士翕然稱其工云得尚書春秋之法其可笑如此

壽春一士人所居瀕淮有小樓一日坐樓上望

淮灘雲氣如綫俄而震雷暴雨有龍騰躍升

天明日因至灘上見一蚌房頗大怪之懷取

視則房中乃有龍迹蜿蜒蟠屈頭角尾足鱗

486

鬣纖悉皆具士人遂持歸寶藏之先君蓋目

覩嘗為游道士人姓字今忘之矣

入筆記訖

先君言鄉人姚待制輝中

勳

嘉祐四年進士及

第年三十為縣令以母老疾遂衣致仕冀亟

得朝官封其母母卒輝中哀毀瀕死屏居窮

巷者十五年歲時上冢終身常徒步往返且

行且泣路人見者皆為感動

先君言故事侍從以上奏事 上有所褒稱則

拜謝於殿上而退政和中蔡京致仕謝曰凡
曲謝者十五六其實眷遇已哀懼為人所乘
故曲為詞說鈞致上語僅得一語則亟拜
示人以上眷不替其姦如此

有兩曲謝
欠一曲謝

黃安時名安其先處州人父克俊任至尚書膳
部員外郎安時少有聲太學徙楚公授禮春
秋父死即罷科舉退居於壽春縣之鳳橋自
號鳳橋耕叟初安時妻與弟寬妻不相得安
時妻早死遂終身不娶布衣蔬食閉門教授

禮之度數因草他人累歲不能窮者安時對

488

客指畫解說皆粲然可見如言其室中事也
晚好易尤尊伊川程先生之說方是時天下
無為程氏學者安時卓然不徇世俗如此嘗
曰程先生於易深矣然如蠱之九二則非也
其說曰周公輔成王能使之為成王而已守
成不失道則可矣固不能使之大有為義黃
堯舜之事也是不然以成王為中才後世之
論也古蓋以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為六君子

成王之幼雖嘗不知周公及周公教誨之輔翼之既久則成王亦周公矣若周公朝夕教誨輔翼而成王終為中才不變則周公亦何以為聖人而成王又安得與禹湯文武並稱君子哉且以守成不失道為中才而必以大為為賢者正近世儒者之蔽也當成王之世不知謹守文武之業而復思大有為吾見其妄作以禍天下而已安時著書數百卷不幸遭亂無復傳者安時亦死於兵有子曰牧

兒獨得脫先君物色求之竟不遇每以為恨

490

先君言楚公罷政吳材章疏也先是材及王能甫文章論呂希純劉安世不當還職朝廷為寢二人之命而材歷詆元祐人不已公乃請降詔一切不問詔下侍御史鄒餘言當堅守詔書公又請榜其章朝堂且進曰此詔臣願以死守之材大不快復求對力論元祐人不可不痛治徽宗曰已降詔且大臣力謂不可姑止如何材乃曰請不可者陸某也某乃

黨人正恐自及耳明日乃上章專論公曰位

雖承轄情實黨魁時壬午六月然章乃不出

但中批謂名在黨籍耳是晚遂命蔡卞代為

左丞因言元符之末臺諫論蔡卞并及京方

是時京為翰林學士承旨議者謂必去矣而

京自若則皆曰太后主之欲專付以兩朝史

事也俄而太后歸政則又曰京結外戚向宗

回宗良內臣張琳劉瑗裴彥臣故太后雖歸

政猶預政事 上欲從衆議去京而不得也

於是陳瑩中陳伯脩之徒皆上疏兩宮攻之
不置京卒逐去奪職奉外祠 太后亦崩矣
而太學博士范致虛者忽除諫官命自中出
乃以其投匭上書乞用京為相故也然後中
外知上意亦屬京矣是時諸賢在朝公論獨
未屈會致虛又乞昭洗安惇蹇序辰其言曰
若不明二臣之非辜何以解兩朝之深謗願
正議臣之罪以慰在天之靈臺中論之遂出
致虛知鈞州後省以為謫輕封還改通判郢

州致靈雖斥而吳材輩繼在言路為京道地
愈力已斥者皆復還於是遂相京此治亂之
分也

先君初有意居壽春邑中亦薄有東粵矣宣和
末方欲漸葺治之會亂不果晚與客語及淮
鄉魚稻之美猶悵然不已也

建炎之亂先君避地東陽山中者三年山中人
至今懷思不忘有祠堂在安福寺方先君之
歸也嘗有詩云前身疑是此山僧猿鶴相逢

亦有情珍重嶺頭風與月百年常記老夫名

494

先君臨終之歲嘗夢侍楚公登海岱樓楚公願

歎曰汝在此日纔數歲今亦老矣而洗我乎

先君既覺悲感泣下嘗有詩云歲月悠悠悲

往事川原冉冉夢重遊蓋記此夢也

先君言蔡京自少好方士之說自言在錢唐嘗

遇異人以故所至輒延道人輩崇寧初作相

即為徽庸言泰州徐神翁能前知未來事元

祐中蘇軾知揚州遣人往求字神翁大書曰

池慢墮地獄禍及七祖翁神翁雖方外之士
而能疾元祐人所宜褒顯其言可笑如此然
上頗喜之群閣又言元符中哲宗嘗遣人密
問聖嗣神翁曰吉人君子吉人者上名也於是
召至都下上用 太宗見陳搏故事御條褐
即便殿以賓禮接之又有劉混康者茅山道
士其師祖朱自英以傳籙著名章獻明肅太
后臨朝時嘗召至京師從受法籙故混康亦
得召混康頗有識善劾鬼神然未嘗行每曰

安能敲初擊鎖作老獄吏耶二人者既至皆

496

物故 上疑其變化仙去益求其類初京為
真定帥道人王老志自言鍾離權弟子嘗言
京必貴極人臣至是物色得之京館之後圃
引與見上老志敢大言孰視 上曰願記老
臣否上亦自記嘗夢遊帝所有仙官贊拜者
其面目真老志也恩禮尤渥車駕游幸老志
輒羽衣導駕言有非常輒能知之未幾老志
夜叩京門告以鍾離公大怒我敢涉欺誕行

當謫墮公福亦不終矣明日得疾力辭歸河
朔而死自是方士自言有異術者相踵而林
靈素最後出尤為魁傑靈素字通叟本名靈
璽温州人少嘗侍僧為童子嗜酒不檢僧笞
辱之發憤棄去為道人頗知小術亦時時自
寫所為歌詩遺人然筆札辭句皆鄙惡了無
可觀既得幸其徒黠者稍潤色之然靈素本
庸夫每陞高座說法肆為市井俚談聞者絕
倒或擇日施符水為人治病車駕間幸其所

居設次臨觀則陰募京師無賴數十人曲背
為偃扶杖為盲噤口為喑曳足為跛既喫水
投符則偃者伸背盲者捨杖喑者大呼跛者
疾走或拜或泣各言得疾二十至三十年一
旦都除歡聲動地上為大悅靈素以為未足
則又倡言神霄事謂天有九霄神霄最尊上
為神霄帝君實玉帝長子下降世間而其貳
曰青華長生二帝君實治神霄府事每齋醮
上必親札辭表以禱二帝君或久無靈響亦

禱焉好事者或謂青華為上長生為鄆王
蓋過矣然宮觀設醮亦或言見上御道家
冠服跨金龍冉冉自空而降呼奉祠官及道士
與語其事秘不可知也惟擲果自空而墮則
往往得果皆絕大異常靈素又自謂已乃神
霄計吏褚慧有兄曰褚嘉卿位至右樞仙嘉
卿今亦生世間是為王黼黼和御製詩有
曰君王猶記褚嘉卿是也其他如蔡京則左
元仙伯范致虛則東臺典籍王孝迪則西臺

詳閱真文史靈素與王草有隙則曰草廐吏

500

也嘗與帝君馭馬其他有名者甚衆是時明節
劉后方辛又曰后在神霄為九華玉真安妃
蔡京曲燕詩云保和前殿麗秋暉恩許塵凡
到綺闈曲燕酒闌傳密詔玉真軒裏見安妃
是也安妃在真誥蓋天之高真而靈素敢瀆
冒如此又嘗密奏玉靈真裔將誕蓋明節方
就館也靈素賜號藻珠殿侍宸金門羽客通
真達靈先生上刻玉為降真召靈之寶自

用之而賜靈素塗金印文曰通真達靈之印
班視執政錫賚至不可計有弟子姓丁自言
謂四世孫上為下詔贈謂少保士大夫無耻
者日萃其門所薦進皆即拔擢又著令道士
居僧上而道士入僧寺輒據主席已而遂冠
笄僧尼矣先是宮中數有物怪或見一老媪
黃衫黃帽抱十餘歲兒紅袍玉帶乘輦鳴蹕
而出媪兒皆有悲泣容其將見必有聲如雷
宮中謂之雷聲去上嘗手札賜靈素略曰元符

三年冬內人自永泰陵還摘皂荚一籠閃宮

502

門籠輒自躍皂荚皆跳出自是嘗物顯行宜

崇

善治之勿為髡徒所笑靈素竭其術不効既
久上益厭遂放靈素歸故郡宣和末病死靈
素之暹憾釋氏也每謂之金秋亂華又創圖
宮殿為仙女騎麟鳳之狀名之曰女真皆言

妖也

金秋語已入筆
化餘皆未入

先君言宣德門本汴州鼓角門至梁建都謂之
建國門歷五代制度極庠陋至祖宗時始增

大之然亦不過三門而已蔡京本無學術輒

曰天子五門今三門非古也天子五門謂臯

庫雉應路蓋以重數非橫列五門京徐亦知

其詳而役已大興未不知所出其客或謂之曰

李華賦云複道雙回鳳門五開是唐亦為五

門京大喜因得以籍口窮極土木之工改門

名曰太極樓或謂太極非美名乃復曰宣德

門而改宣德郎為宣教郎門成王履道草詔

曰閣道穹隆兩觀騫翔於霄漢闕庭神麗十

扉開闢於陰陽十扉謂五門也昔三門惟乘
輿自中門出入若賜臣下旌節則亦啓中門
而出蓋異禮也至是中門之左右二門亦常
扁鐫賜文臣旌節則啓左而出賜武臣旌節
則啓右而出門雖極精麗然氣象乃更不及
昔之宏壯矣

游外曾王父唐質肅公

介字子方

忠言直節備載國

史當南遷時朝士多作送行詩如李誠之所
作山字韻一篇及梅聖俞書竄固已盛傳於

世謝景初師厚五篇尤高妙而世少知者今
見於此長蛇齒牙毒誰使赤手捕六月河破
堤捧塊捍奔注匹夫徒昭昭天下皆慕願後
世有至公此計不為誤其一木秀風所折膏明
自煎然折固理之必明性其可遷趣向人各
異公議日月懸開言死不測喑噤責且年其二
鬱鬱炎海旁氣蒸霧露毒得罪往投昇幸貸
抗頸戮彼心學聖賢於義無不足柰何觸主
威未嘗有是辱其三身任言責地眼見公路埋

胡寧色心顏踐履天子階言出謫隨至更送

506

南海涯一臣不足惜喋血俱與材

其四

諫逐古

今有例為朝政庇況與廊廟臣世復惡其私
安危治亂迹此事姑置之倘未監諂者失得

何須悲

其五

此詩可謂妙矣黃魯直自言得句

法於師厚豈虛語哉又劉宏絕句數首亦甚
工其警句云黃茅苦霧宜加意莫累吾君殺
諫臣其措意殆非常人可到也先夫人嘗言
李誠之詩本云未元姦諛骨已寒世所傳本

乃曰已死姦諛骨尚寒蓋畏禍者避斥潞公也然不知如此則句乃不工

質肅公喜作詩世所傳者惟渡淮遇風一篇耳先夫人嘗為游誦公九日贈僧小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語籬下菊花

黃

質肅公長子司諫公

淑問字士憲

宣仁臨朝召為左

司諫同時召蘇黃門子由為右司諫命下公

已歿矣識者咨惜焉紹聖流竄元祐大臣范

忠宣歎曰使唐士憲程伯淳不遽死元祐之
政可以無憾亦當能弭今日之禍其為正人
所推如此

質肅公之第三子大夫公

嘉問字顯夫

亦以直名紹

聖初至京師調官謁時相相府接客有定數
數溢輒却之公一日坐客次聞門外有喧競
聲頃之一人朱衣象笏匍匐自門闥下入蓋
以來暮在數外為典客不納者也問之則嘗
為江淮郡守矣公歎曰士大夫汨喪廉耻乃

至是耶即拂衣徑去自此終身不求堂除不
謂執政每官滿輒從吏部注合入闕以去仕
亦至遠郡守積官朝奉大夫

游之外王父奉議公

之問字
季實

質肅公季子博學

篤行所交皆知名士尤不喜進取終身常為
筦庫錢穆父呂原明皆深知之宣仁山陵錢
公以京尹為頓遞使奏公領汜水頓中人往
來如織公一以法令供給之非法雖東甯不
與錢公亦為公危之而公不恤也黃魯直以

史事拘於陳留或謂大臣且坐以謗訕先烈
置極典雖親戚不敢與通公獨自京師馳至
陳留謁之比魯直謫命下公又調護其行至
衣襪茵被皆出公家陳無已客京師食常不
足公分米給之者累歲仕既不偶又教以觸
當路自免去最後得監中嶽廣而歿過江後
士大夫惟呂居仁猶能道公言行蓋公與原
明尤善也

質肅公之父宮師拱已有盛名宮師弟殿丞極

亦豪傑在場屋與孫漢公齊名早登甲科與
寇萊公丁晉公皆交舊恃氣不肯屈終身州
縣謝希深判銓特薦之始遷大理寺以殿中
丞致仕真淡先生既字潛身殿丞公之孫以伯父質
肅公任為試將作監生主簿調巴縣尉棄官歸
江陵遂不仕自號真淡翁所居曰藏拙堂炙
背庵博通六經尤精於易亦頗好道家說平
生不服藥不晝卧夏不持扇冬不衣纊雖燕
私必莊坐拱手日夜玩易自謂了了見虔犧

文王周公孔子非以意度之也彭器資鄒至
完皆師尊之至為下殿歿於元符庚辰歲臨終
洒掃道室燕坐而逝先生不甚著書既歿獨
有春秋說二卷一論三卷行於世門人魏倚
等集其言為說約十卷

舅氏處厚^恕居正意皆司諫公之子崇寧末羣
閹恣橫凌駕縉紳二公皆仕州縣即相約棄
官歸鄉里杜門不復出居正歿於宣和中處
厚南渡後仕至徽猷閣待詔政和中朝廷

已與女真通使女真來約我共滅契丹而分
其地大臣力主之以為不及今與定要約異
時女真滅契丹且與我隣柰何或以訪居正
舅氏居正為言曰今與女真共處契丹未必
能得地也而先棄信義無以復御夷狄況女
真契丹勝負尚未決萬一契丹復振能敗女
真我海上結約之事理無不知一旦以大義
責我師直為壯何以待之若中道遽絕女真
亦未必能全契丹舊好而徒又與女真交怨

皆非計也為今之計莫若厚禮重幣以通女

514

真而書之大指則曰聞契丹得罪大國兵久未解本朝與契丹有百年兄弟之好不忍坐視今欲與契丹議脩封冊建立大國各捐細故共圖休息若契丹車服儀物有未脩者本朝當以相給又遣使告契丹曰聞女真連年侵犯未已本朝念祖宗盟誓之重兄弟急難之義已自海道遣使和解又慮北朝和輯女真或須金帛欲先借歲幣一二年者亦准輸

使契丹不亡其德我亦深和好當益堅使女
真滅契丹亦服中國禮義易以懷柔此邊鄙百
年無事之策也識者謂自通女真以來或言
當通或言當絕無一人論議及此者惜乎不
見用也

唐子西庾晚自領表歸客荊州與處厚居正兩
舅氏遊因通譜為兄弟其自荊州歸蜀也來
別兩公而居正出獨見處厚約復來卜鄰且
留詩為別曰舊交零落半存亡晚歲荊州得

兩唐臨別眼中無小謝再來天外有他楊
預行後日誅茅地要近先生避世牆會與幽人
數朝夕安能結客少年場

居正舅氏精於史學考驗是非尤精審有滁州
漢高帝廟碑陰記乃紹聖初所作是時年尚
少也今具載于此滁之西曰豐山其絕頂有
漢高帝廟或云漢諸將追項羽道經此山至
今土俗以五月十七日為高帝生日遠近畢
集薦肴觴焉某嘗從太守侍郎曾公禱雨於

廟因讀庭中刻石始知昔人相傳蓋以五月

十七日為漢高帝忌日按漢書高帝十二年

四月甲辰崩於長安宮五月丙寅葬長陵

注自

崩至葬凡二十三日疑五月十七日必其葬日又非忌

日也以曆推之自上元甲子之歲至漢高帝

十二年四月晦日

是年歲次丙午

凡積一百九十三

萬六千三百六十三年二千三百九十四萬

九千五百九十一月七億七百二十四萬六

千八十五日以法除之算外得五月朔己酉

十七日乙丑則丙寅葬日乃十八日也班固記

518

漢初北平侯張蒼所用顓帝曆晦朔月見弦

望滿虧多非是故高帝九年六月乙未晦日

食夫日食必於朔而食於晦則先一日矣豈

非丙寅乃當時十七日乎不然歲月久傳之

者失也遂以告公命刻其碑陰紹聖二年五

月旦日江陵唐某記記中所謂太守侍郎曾

公者子開也時蓋坐修史事于滁云

入筆記云

彥猷侍讀詢質肅公無服兄弟吳越之末唐六

有名渭者從其王歸朝得為王官出領歸州
刺史遂居荆渚質肅公之祖也名渙者留居
錢唐侍讀之祖也侍讀平生酷好硯甚愛紅
絲石以為備硯之美非端歛之比紅絲者侍
讀始得之青州山穴中紅黃相間紋如纏絲
以分布滿硯為尤貴亦有如山峰林木花卉
之狀者瑩潤而有銜故宜墨而不損筆石中
往往自出膏液與墨相和落紙如純漆天下
石無此奇也每一作墨旬日不乾匣必用銀

若用漆匣則氣液蒸潤未幾輒敗然侍讀言
自得石纜琢二十餘硯而山穴為崩崖所窒
遂不可復取今世所有皆山外頑石徒竊其
名耳後人詆紅絲硯至以為但堪研朱及作
投盆蓋徒見頑石竊名者不足怪也

已入筆
記訖

陸敬翁家立舊聞二卷乃六俊袁氏故物恨羊生太拙於書
丁卯春從雜熙寺西冷攤得之汲古毛十丈見而驚喜不
謂此書人間尚有全本也余家書室宜陋習此乃可以夸於十
丈真僅有之事因識之俾

敬翁家世舊聞下終

此書似宜鈔一本付影印流傳
胡適敬記
のハニシタハ